

漢口防水彙刊

第一種

國民十二年漢口大水記

謝菴茂編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八月

漢口特別市政府彙印

漢口防水彙刊第一種
謝 蓀 茂 編

民國二十年漢口大水記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八月
漢口特別市政府彙印

北京農業大學圖書館藏書

登錄號

71283

編目

548.314
0444

民國二十年漢口大水記目次

序	蔣堅忍
自序	謝菴茂
再版自序	謝菴茂
引言	(一)
漢口大水災的原因	(六)
漢口大水災的經過	(一二)
第一時期	(二三)
第二時期	(三八)
第三時期	(八三)
漢口水災實地視察記	(一三九)

目 錄

三

附 錄

民國二十年漢口長江水量紀錄	(一八九)
關於水災的言論	(一九二)

序

洪水對於我們的威脅，對於我們的摧殘，從此次不幸和死亡底喊聲中，從人畜和波濤底交流中，從沖擊和捲漩底侵襲中，證實了洪水的暴力底偉大！同時也顯示了我們無抵抗的懦弱的渺小！你看，滾滾江流泛濫了數省，奔騰澎漲橫決了萬里，一片汪洋萬家號，只要你是有血性有感情的人類，那得不流盡熱淚千行！

這是怎樣的一個使人們感着不可磨滅的創痛！又是怎樣的一件人類被自然界所征服的可恥的紀錄呵！

也許有人會認為這是無法抗拒的天災，將付之於天意，取決於命運吧！這是一種錯誤的見解。我們該明瞭洪水的泛濫絕不是單純的無法抵禦的災害，也不是淺薄的一種天

對於人類的懲罰；雖然我們不能否認這是自然界不可預測的變態的現象，然而至少他是具有複雜的深遠的因果關係的！也可以說這是人禍到了極點的必然的影響的結果。帝國主義的侵入，促成了中國農村經濟的破產；軍閥叛逆的倡亂，戰爭造成了失業的增多，社會生產力的低落；土匪痞棍的橫行，動搖了社會的基礎。這些都是人禍嚴重的顯著事實，正因為由於人禍底擴大，致使社會的機能失去了征服自然的作用，自然反征服了社會，人力既不及天，天災乃橫衝直突大施其神威了。

所以我們在努力於救災運動的時候，千萬不要忘了如何使減少助長天災的人禍！而在如何減少人禍的要求之下，我們首先要敲碎不平等條約的桎梏，讓我們中華民族的生命自由地伸張；肅清軍閥叛逆土匪的騷擾，解除社會上種種不合理的束縛，讓我們全國同胞齊心合力集中於改革建設和創造，樹立個燦爛光輝民有民治民享的新國家。這樣人定勝天，危難之來我們何愁不能戰勝一切呢！假使我們再浸染於苟且敷衍的惡習裏，或者沉迷於聽天由命的觀念上，那末這惡習，這觀念，將做了我們滅亡的先鋒！

使我們鼓舞快慰的是全國同胞之見義勇為，慷慨輸將；政府軍隊之盡心竭力，奮勇

施救；充分表現了人類豐富底同情心，盡量發揮了中華民族高尚底義憤精神！

從救災的問題上，我們連想到總理孫中山先生整理揚子江水道，導濬淮河，以及移民東三省內外蒙古新疆青海計劃的偉大與切當，如果救災不僅僅在於救目前，也該救將來，救災不僅僅在於求治標，也該求治本的話，那末孫先生的計劃誠為我們救將來求治本的唯一的方法。

法開蘇伊士運河打通黑河和江海的聯絡，美開巴拿馬運河使大西洋與太平洋的海道貫通，秦造萬里長城，隋開運河，都是中外歷史上唯一偉大的工程，難道我們這一時代的中國人就無力完成我們救自己救同胞的神聖任務嗎？請記取！就在這個神聖任務上來試驗我們國家人民的力量！就在這個神聖任務上來證實我們能不能戰勝環境！努力吧！你這神明華胄的民族啊！進取吧！你這二十世紀的新國民啊！

我的朋友謝蔣茂同志，與我同樣是此次和洪水搏鬥的一個，他將洪水的猖獗，鬥士的戰績，被害的慘狀，作一有系統的真實的記載，假使從這裏能夠喚起同胞們懲前毖後責任上的自覺，度己度彼良心上的感動，這不是沒有價值的！我們應該表示萬一的感謝

民國二十年漢口大水記

！我想這血和淚所凝結的文字，死亡和毀滅所編成的紀錄，也許是人類最悲慘歷史底一頁吧！

蔣堅忍，二十年九月六日於漢口。

自序

人類全部的文明，是一切經驗的積疊。這句話我相信是的確的。而經驗的保存，則有待於紀錄，書契發明以後的文明，比結繩時代發展更快，就是這個緣故。對於人類生活中一切特殊的變故，加以忠實而詳明的紀錄，使人類應付這種變故的經驗可以傳諸久遠，實在是大有必要的。

這次漢口的水患，據說是空前的大災。正惟是空前的大災，所以被災的人沒有應付的經驗，不得不現出手忙腳亂的情形。然則把這次災變加以紀錄，使以後讀到的人略略可以得到一些警戒，似乎是有益的。就是把這種紀錄光是作為被災者一個慘痛的紀念，也是必要的。

民國二十年漢口大水記

在這次漢口大水災中，編者在漢口新民報服務。當時漢口各報大都因水停刊，或者縮小篇幅，減省銷行數量，勉強維持殘喘，新民報總算能夠竭力與洪水抵抗，照常出版，而且在水災期中，銷數的增加，也能和水量的增漲成正比例。所以新民報對於漢口水災的紀錄是比較完備的。江漢印書館經理唐性天同志因此託我為水災編一冊專書，我當然不好意思拒絕他，於是這冊『漢口大水記』產生了。

材料的大部分是取之於新民報。而新民報的材料，則是幾位同事在烈日之下洪水之上掙扎而來的。我既然是不勞而獲的，所以深願以本書編者的資格，向他們表示感謝。此外，我的朋友蔣堅忍同志在軍書旁午之中，特為撥冗替本書寫一篇熱烈的序，我也願意特別表示感謝。至於我自己，除了因本書編輯的草率應該向讀者道歉外，實在不能夠再說什麼了。

一九三一年，九月一日，謝蓀茂誌於新民報編輯室。

「漢口大水記」再版自序

漢口之有水患，乃是地理形勢所生的自然結果，並不能算是天災。因為漢口是江漢洞庭三大水脈交會中的沖積層低原，長江環其東南，漢水繞其西南，其正南即江漢交會之點，成一鈍角，北面則交錯着支渠湖沼，江漢二水可以互通，在這種三面皆水的情形下，漢口好比是一個臥帚形的孤島，浮在水面，每當夏秋之交，江漢洞庭的水勢皆漲，則漫溢上岸，市內便有其魚之嘆。所以唐宋以來，武漢雖向為國內名鎮，但當年市集繁盛之處，乃在長江北岸的漢陽鸚鵡洲一帶，和長江南岸的武昌漢陽門至鮎魚套一帶，而現在的漢口，那時不過是蘆葦叢中的三數漁村而已。唐羅隱憶夏口詩，「漢陽城下多酒樓」。宋范成大吳船錄，「鸚鵡洲前南市，在城外，沿江數萬家，塵閤甚盛，列肆如節，

民國二十年漢口大水記

酒墟樓欄尤壯麗，外郡未見其比，「這都是指長江北岸鸚鵡洲一帶的市況；至陸游入蜀記，則謂：「出漢陽門，江濱堤上，居民市肆，數里不絕。其間復有巷陌，往來幢幢如織。蓋四方商賈所集，而蜀人爲多，」這是指長江南岸漢陽門一帶的市況。爲什麼當時的市廛集中在這兩處呢？則從地形上研究起來，就可見漢陽門適當黃鵠磯頭，而鸚鵡洲則在龜山之麓，傍山倚水，地勢較高，既饒舟楫之利，復鮮秋澇之患，可見當時邑肆的發展，亦以免除水患爲惟一的條件。後來市集之所以能夠漸漸移至漢口，實以漢口能夠漸因人工的設施防禦水患爲最大的原因。簡單地說，漢口市所以有今日之繁盛，都是先朝地方官築堤障水的功勞。第一個是明朝的通判袁鋁，在今舊市區之中心築長堤，後人稱爲袁公堤，舊志謂：「每值夏秋水漲，四面巨浸，僅賴此堤，爲廛居保障……今則居民鱗比，十倍於前，但名堤街，不知湖堤矣，」據此推測，可見袁公於市中築堤，使水漲時人民可以避居堤上，所謂堤街，意思就是說堤上之街。現在堤街尙存，地勢確較他處爲高，民國二十年大水災時，堤街附近，亦未波及，所以我們可以說有了袁公隄，漢口就不至於盡成澤國了。第二個是清朝的湖廣總督張文襄公之洞，他在市區北面，築成

半弧形的長隄一條，將洪水障於市外，這可以說是漢口防水的小長城，所以「懶園雜俎」說：「光緒庚子後，建築京漢一帶鐵路，於漢口設四車站，一曰玉帶門，二曰循禮門，三曰大智門，四曰劉家廟江岸，又奏請拆廢舊築城堡，新修馬路一條，以便交通，（按卽後城馬路，今改中山路）並於劉家廟暨戴家山姑嫂樹一帶，圍修隄防，而後湖一片汪洋，今已翠植成疇，號沃壤焉，飲水思源，其亦南皮張文襄公之賜也，」這就是現在所謂張公堤，是數十年來漢口水患惟一的保障。

但我們上面說過，漢口附近，都是沖積層低原，河流至此，水勢緩慢，河底泥沙，易於堆積，河床逐年增高，堤防亦必與之逐年增高，方足以永遠收防水之效。如果河床日高，而堤防如故，則數十年後，一定要失去障水的效用。張公堤自築成後，向未培修，所以民國二十年，又形成一次大水災。那時候作者服務於漢口新聞界，一方面爲着探訪新聞的需要，一方面因爲參加救濟災民的工作，終日划着一隻小舟，在當頭火傘，滿街洪流之中，到處游行。當時因爲聞見較真，曾有「漢口大水記」之編著，以爲這次空前禍患的紀念。但是草草成書，未惶修飾，災梨禍棗，頗增媿慙，所以自己也未曾留稿，

民國二十年漢口大水記

中經變亂，久已絕版，自己手頭也久無此書了。漢口事變後，南皮范卿張公，以文襄哲嗣，來長是邦。丕承先澤，勤卹民瘼，於百廢具舉之餘，尤注意於防水。對於張公隄及沿江各隄幾經盡力培修改良之後，復搜求地方文獻，偶在破紙堆中發現此書，欲加重印，以爲治水的參考。以此因緣，使我這一部久已失去的舊著，得以重見天日，這在我個人說來，實在是一件非常快慰的事。可惜因付印時間匆促，沒有餘暇可以稍加刪削，所以祇好略述漢口防水工作的重要，以及先民防水的往績，並略識重印此書的緣起，以告讀者。將來漢市如有地方專志之編纂，當由此書刪繁節要，貢獻一部分資料，原書就可

以之覆誦了。

民國三十二年八月四日作者識於漢口寓廬。

引言

今年（一九三二）中華全國的大水災，可以說是自一九二三年日本大地震以後東半球最大的天災。被災的區域，達江浙皖贛鄂湘魯豫冀遼粵桂等十六省之大。被災的人民，據中宣部所得報告，至少在五千萬以上。至於所受損失的總數，一時尙難於統計，可是我們目前所可斷言的，則是這次全國的大水災，必將過分損傷中國的元氣。不但身受其災的國人，對此次大災驚惶失措，就是東西各友邦，對此也都覺得萬分震駭，羅馬教皇與美總統胡佛，已直接致電我國政府慰問，其他有約各國，亦紛紛由其駐華使領代達慰問之忱，國際賑恤，亦在進行，可知這次中國水災業已引起全世界的注意了。這次水災，的確是全地球近百年來少有的。

在這次全國大水災中，遭難最烈，受災最甚，而損失最大的，恐怕要算揚子江流域中心的武漢了。武漢是中國的第二個大都會，其地位的重要，和美之芝加哥，英之曼却斯特，日本之大阪，不相上下。對於全國的經濟民生，是有絕大的關係的。這次水災，居然把整個的漢口，半個的武昌，以及一部份的漢陽，統統浸在水中自數尺至丈餘之深，而且浸在水中有一月至二月（？）之久，大家試閉目想一想，這是什麼一回事？這對於中國的經濟前途，該會發生怎樣的影響？倘使芝加哥和曼却斯特也同樣浸在水中，試問對於英帝國和美利堅台衆國會發生怎樣的影響？只要這樣想一下，大家便一定要目瞪口呆呆了！

然而水災業已發生，防禦工作業已等於枉費，可憐受災的老百姓，於沉淪之餘，只有眼巴巴的等待水自然退去。「終有一天要退的！」這是老百姓唯一的安慰，也是主持防水的人唯一的解嘲。我也相信「終有一天要退的」，雖然一月二月還不知道。然而退了之後呢？難道又就此苟安了麼？這終不好意思罷。這次水一退，至少有兩個問題會自然地擺在眼前。卽一：怎樣辦理善後？二：怎樣防止明年的水患，關於第一個問題，中央政

府已有發行水災善後公債八千萬元之決定，又聞國府美顧問林百克氏，建議向美國舉行麵粉借款，就是賒買美國過剩的麵粉，以救中國的災荒，這個辦法中央也已在實行。至於武漢的局部方面，將來地方當局自然也有各種特殊的善後問題急待處理。關於第二個問題，就是治水的問題。這應該屬於國家的百年大計，因為中國的水災，是歷史上民族大危患，自夏禹因治水而得國，歷代君王，莫不以治水為大問題。雖是不懂科學方法，也未嘗不知慎重將事。就是清朝，對於黃河治水工程也特設方面大員（河督），歲費國帑千萬以上。就本年的水災而言，則長江水災居然已可與黃河水災並駕齊驅，別處不用說，先就武漢一隅而論，真已到了像老殘遊記所描寫的程度：「大船若蛙，半浮水面；小船如蟻，分送饅頭，」恐怕歷來黃河決口，也不過如此，如果不加預防，每年任其泛濫一次，那錦繡的揚子江流域，真要變成荒野了。所以此後的防水問題，不得不詳密計劃。聞湖北省府主席何雪竹氏，已有請中央撥款疏濬長江之議，是否能夠實現，現在還不可知。然而此後對於水患，必當有一個可信賴的保障，則是我們最低限度的要求。

人類是能夠役使自然的動物，人類的一部進化史，就是不絕地和一切天然災患抗爭

的紀錄。每經一次災患，就增加了一些經驗，每經一次抗爭，就增加了一些智識，經驗和知識疊積起來，就促成了人類的進步。所以我們對於天災不必抱悲觀的態度，也不該抱悲觀的態度。我們應當爲求生而與天災抗爭，在天災中增進我們經驗，在抗爭中增進我們的智識。這樣方才足以表示我們是有生存能力和有生存價值的文明人。如果我們在災患之中，既然不知爲本身的存在而奮鬥，只有眼把把的望其自生自滅，到了災患一過，又不能利用在災患中所獲得的經驗和智識，從事於未來災患之防禦，仍然苟且偷生起來。這種人可說是沒有生存能力的人，也可說是沒有生存價值的人，所以大水以後這兩個急待進行的問題，就是一，水災的善後問題，二，未來水患的防止問題，應當在目前開始籌畫起來，這不但是我們爲求生存起見所必要的工作，就是爲表示我們生存的價值起見，也是必要的。

在這次武漢大水之中，編者也是受災患者之一。因爲自己的職業是新聞記者，對於水災中的防禦，交通，衛生，公安，秩序等各項問題，隨時提供了一些意見。尤其對於我們對於在大災患中應抱的態度——奮鬥的自信，和同情的互助——在可能的機會裏作

了一些微薄的鼓吹。所可惜的是並不見得發生怎樣的効果。目前武漢的水勢已有下退之傾向，「終有一日要退的」那一日，大概已不甚遠。因為希望武漢的居人們不要在水退完之後，就把這次可怕的大災患忘去，更希望當局者不要於水退完了之後，就把善後問題和未來防禦問題忘去，所以特為將這次武漢大水的經過，作一個簡單的紀錄，結果就編成了「漢口大水記」這部書。這本薄薄的小書，對於這次被難的同胞們，可以算作一個慘痛的紀念品，而對於從事水災善後問題和治水問題以及其他關心水災的先生們，也希望成爲一種應有的參考書。

漢口大水災的原因

——地理學上的原因——

——氣象學上的原因——

在漢口大水災的中間，我們很聽到許多鄙陋可笑和滑稽無根的迷信傳說。有的說這次大水災是龍王顯靈，因為漢口人把龍王廟毀了，所以龍王用大水來淹沒漢口，有的說因為漢口的人心太壞，大水災是一種不可抵抗的天罰，所以一切防禦工作都是枉費心力的，日本租界雖然極盡防水的能事，然而結果仍不免於陸沉。這兩種說法在略明事理的人聽來固然不值一笑，然而在漢口却很流行。聽說不但無知愚民相信這種說法，就是一部份自命為智識階級的士大夫，也頗相信。曾有人到龍王廟去祈禱，許願於大水退後重修龍王廟。這種迷信，就是使漢口人對於水災抱聽天由命的態度的原因，非根本打破不

可。所以我們特爲對於這次水災的原因，作一次科學的觀察。這觀察可以分爲二方面，一方面是從地理學上觀察的，一方面是從氣象學上觀察的。

就地理學上觀察，漢口的地勢本來極大，凡是北嶺以南，南嶺以北的水，除直接入海者外，（如淮河與浙江）幾乎都經過漢口，然後再入海。揚子江吸收青海，西康，四川，雲南，貴州各省區的水，襄河吸收陝南豫西的水，洞庭湖吸收湘省的水，濱水，潯河，灑水等吸收豫南的水（此三水在漢口的譙家磯附近入江，且以後湖與襄河相通），都一齊匯注於漢口附近，然後東行入海。所以漢口可以說是青康川滇貴湘陝南豫西豫南各省區水道的焦點，漢口附近，實在可說是長江流域中心的一個大溢地。至於漢口市區，西南臨襄河，東南濱長江，北枕後湖，形如臥帚，實在彷彿是一個三面環水的三角洲。這種江河交匯口的三角洲，受水淹沒，可以說是地理學上的常例。而況襄河的性質有些像黃河，常常改道，常常泛溢，漢口附近當然常有受洪水泛濫的危險。所以漢口本來是一個蘆葦荒洲，在明朝洪武年間，尙無人居，直至明天順時，方才漸漸有人民墾地築屋，至明末崇正八年，通判袁塌，鑑於漢口歷遭水患，遂在鎮後創築一堤以障水，居民稱爲

袁公堤。現在的堤街，就是袁公堤的遺址。據漢陽縣誌所載，每值夏秋水漲，四面巨浸，僅賴此堤爲廬居保障，里人歲加修築，終未完固，水勢若虐，卽慮泛溢，可見當時的水患。

前清洪楊之亂，漢口被燬。同治三年，漢陽知府鍾謙鈞，知縣孫福梅，暨紳士胡兆春等，爲防備匪患起見，就後湖一帶，築堡開濠，上自礮口起，下至沙包止，環漢鎮西北面，缺其東南臨江河處，計長一千九百九十二丈二尺，這就是漢口的城堡。目的雖在防匪，然亦兼可防水。故自城堡築成，從前袁公堤已無效用，漸漸變爲堤街了。

至光緒庚子後，京漢鐵路築城，粵漢川漢二路也開始建築，漢口的地位頓形重要，人口亦頓時激增。舊城堡以內的市區，已漸漸不能容納。於是鄂督張之洞，就在劉家廟，戴家山，姑嫂樹一帶，圈修堤防。將後湖的大部分，圈入堤防以內，於是一片汪洋，變成良田。當時後湖地價極低，不用丈量，惟用篙撐小船，以一篙之遠，爲地皮單位。現在濟牛馬路附近一帶，當時本係湖蕩，就用這種方法買賣的。張之洞所築的堤就是所謂張公堤。自張公堤築成，城堡失其效用。張之洞爽性奏請將城堡拆了，闢爲馬路，就

是今日的中山路。而模範區一帶前之爲水滄子者，亦漸漸闢爲市場。這種事實並不是很遠的掌故，凡是在漢口住了數十年以上的人，都會目見由水滄子變爲怡園的經過。我們這時候所以要把這些掌故重提一下的緣故，就是要表示漢口本是水災常常光臨時地方，漢口這地方所以能夠繁殖人口，完全是賴袁煇，鍾謙鈞，張之洞等幾個關懷地方的好官築堤障水之力。今後我們如果仍要在漢口活下去，對於防水工程是萬萬不能忽略的。

漢口的地勢既然極低，而長江的水量，也和別的江河一樣遵守地理學上的原則，於每年夏秋之間，（即七八二月）十分高漲。這原因是因爲夏秋間雨量增多，而巴顏喀拉的積雲，也於此時融解，匯往長江，這時候長江的水量自然激增。漢口江岸與長江「河床」之差，平均不過四十尺。所以每年夏秋之間，江水一過四十尺，江岸必有一部分被淹沒，一過四十五尺，江岸必有一部分被淹沒，一過五十尺，江岸就要全部被淹沒了。漢口的江岸一部分被淹，幾乎是每年難免的。

本年的水標，最高的時候達到五十五尺零，打破歷年的紀錄，所以今年的水災可以說是百年以來所未有的。何以今年的江水特別激漲呢？如果不信龍王顯靈，就應該從氣

象學上去找答案了。

氣象學上的問題比較專門，比較特殊，不是整天在天文台研究的專家，是很難解答的。現在只能根據氣象學上一般的原則，及上海徐家匯天文台之報告，略略說明一下罷了。

漢口的氣象學上的位置在北緯三十度三十二分五十一秒，東經（即英倫格林威治天文台東）一百十四度十九分五十五秒。每年春夏之交，受北半球貿易風的吹噓，所以夏季雨量增多。同時漢口以西之長江流域各省，雨量亦必增多。故夏秋之間，長江水量必高。宜昌以上，多山地，荊州以上，多邱陵，故江水不至泛濫。至漢口則為溢地，故江水每於夏秋之間，幾乎一定泛濫。這也如非洲尼羅河下游每年的定期泛濫一樣，成為定例了。（故欲根本救濟長江下游的水災，非對於長江的水道加以疏濬和節制的工程不可，見總理實業計劃）今年更因南洋方面的濕氣，浸入中國南部，與自中國北部（即漢北）而來之冷空氣相接觸而變雨，故黃河淮河長江珠江各流域的雨量，皆比往年特別增多。依據氣象學上的慣例，每年夏秋之交，中國東南海岸，必有颶風，將濕空氣和冷空氣吹

散，降雨即止。而今年不知因何種原因，自夏及秋，始終未見發生颶風，故霖雨至秋未止。而各省水患，亦有加無已，這就是本年水災突過往年的原因，也就是長江水量打破歷年的紀錄的原因。

總之，氣象學上的原因是非人力所可挽救的，而地理方面的缺陷則未嘗不可補救。我們此後只要竭盡人事，未嘗不可防災。荷蘭的國土濱海而反低於海面，尙能築堤拒水，漢口距海岸線六百餘里，難道就沒有辦法麼？

漢口大水災的經過

1 漢口被水之三時期

水災的原因既如上述，則鄂省災情之重，實可想見。而尤其震驚中外人士之觀聽的，則為全國第二大都會之漢口市全部陸沉。自本年入夏以來，霪雨連綿，鄂省沿長江及襄河各屬，於七月中旬已苦水災，紛紛電省請賑，而災民亦陸續到省避難。當時都以為武漢一區，比較的尙是樂土，決無被水之虞。至七月下旬，災情愈趨緊張，水勢愈趨高漲，武漢近郊，亦多被水。至七月二十三日，漢口市內之低處亦被水淹。自此以後，直至八月二十四日，整整一月之中，水勢有漲無退。最高時為八月二十日，水標達五十五尺餘，向稱為漢口中心點之怡園附近，水深過頂。至八月二十五日以後，水勢方以每日一寸至二寸之速度，繼續退落，然直至九月六日，所退之水不滿二尺，怡園附近水深仍

有三尺餘，究竟何日退盡，本書付印時尚不能確定。

自漢市初被水患起，直至目前，約可分爲三個時期。第一期自七月二十三日至八月一日止。仍沿江法租界第三特別區及接近後湖之鐵路外一帶被水。自八月二日平漢路基之單洞門潰決起，至十四日止爲第二期，除日租界因防範得力而無水外，其餘漢口繁盛市區，上自正街，下至特三區，幾完全被水。自八月十五日以後，爲第三期，因風雨交加，江水續漲，日租界亦於十五日上午進水。而華界較高之處，向之露出水面如島嶼者，亦相繼沒落。於是漢口全市，真無一片乾燥土矣。

茲將上述三時期中漢口之被水狀況，搜羅報紙所載，依次紀之如後。

11 第一時期（最初被水起至八月一日止）

自七月二十三日以後，因連日霪雨，江水盛漲，漢市低處，多被水淹，軍政當局，對於堤岸，早經派人嚴防搶險，近又據報，襄河水頭，又漲一丈三尺餘，前途危險甚大，民廳特代電市政府，市公安局，水利局，特三區，市商

洪水
初至

會，設法防範。近日調查漢口市內，除鐵路外較低處各棚戶均被淹沒外，自怡園至江漢關一帶，因連日暴雨積水過多，加以本月二十三晚大雨，兼日未停，早已成爲澤國，怡園附近生成里等處，均已積水數尺，江水連日泛漲，除較低處江岸多被淹沒外，較高地方刻亦將滿兩尺，若再連雨數日，則漢市將盡成爲澤國矣。漢口市政府，已奉省政府令，飭爲防範，當經派員赴江岸分別查勘，遇有較低地方，卽搶築壩塹，以防患於未然，而維地方之治安。

七月二十八日，漢口某報記者視察水勢，其視察之結果曰，記者於本日上午九時歷由猪巷子轉前花樓直奔特三區，車過五福里，見該里巷內亦由地下暴發江水，直向特三區流去，當時特三區之水，只漲到一碼頭臺灣銀行門口，迨下午四時，記者因事往上海銀行，則該行門首，驟成澤國，該行庶務，指揮土工，運料堵水，防護下層地庫，恐水浸入，未幾水滿特一區一碼頭全街，赤足往來者頗衆，入夜十時，水勢更大，記者爲切實查明水區，特再乘車沿河街直上探查，經過民權路，沿江馬路，江水離岸，尙差一尺二寸，下行至馬王廟河街，該處已早爲水淹沒矣。周家巷，小蔡家巷，老河街，亦水深

尺許，至民生路止，再至河街一碼頭，水深約一尺六七寸，又從豬巷出沿江河路，再直上招商局門口，河路兩邊，均被水淹，下行至江漢關，則全路皆水，最深處約二尺有奇，轉車出前花樓，則水更深。再由特三區，一，二，三，四，五，六，各碼頭視察，滿路皆水，僅六碼頭，尚有一二尺高處。此外特三區中，除湖北路全路之右邊未浸水外，其餘均一片汪洋，再下往特二區，至三四碼頭，有數處因積水不能流出，至法國租界，有法人數名，在美國領事館門首，及百代戲院側，用抽水機，將積水向外排出，外面江水，已超過馬路平面一尺有奇，再下行至特一區江岸，雖亦堆有土包，而一碼頭內亦已浸水。特一區之中街裏街均無水，但其沿江馬路，共計六個碼頭，均已被水，再下至日本租界，其外街有水之處，與特一區六碼頭街相連，中間堆積土包，使特一區之水，不能入內，故該租界內各處均未見水，至三元里外華界地面，則陸地俱堪行舟，由此折回，經過德華里，華景街，及法租界如壽里，恆生里，公德里，輔堂里，偉英里，三德里等處，均水深及膝，惟特三區裏街，尚可步行。十一時到怡園，而水已漲至浙江興業銀行，時向三分里方面溢去。此外中山馬路及交通路，府東五路，亦均告水滿矣。

米珠
薪桂

連日大雨，武漢一般米商紛紛乘機漲價，現在特字號米，前只售十四元三角者，現已漲至十五元零，天字號米，前只售十三元六角者，現已售十四元二角，最低之米，亦售十元零，此外菜價亦飛漲，真有一日千里之勢，如大椒豆，日前兩百錢一斤者，今忽漲至四百有奇，東瓜南瓜，日前每斤需錢不過八十文，忽漲至一百六十文，竹葉菜莧菜，從前每斤不過需錢六七十文，今忽漲至一百五六十文，其他如新上市之白菜蘿蔔菜等，價格之高，尤為不可思議。

影響
交通

今夏霖雨連綿，江流日漲，漢市底窪之處，早被淹沒。詎水勢仍日益洶湧，特三區一帶，盡成川澤，郵務管理局門首，水深過膝，往來寄信人，咸感不便，該局有鑒及此，特備民划多隻，循還往返怡園鄱陽路口，後花樓，前花樓，河街口，洞庭街口等處，專載至局寄信之人。又該局以洞庭街，及鄱陽路口，均已築堤間隔，船隻不能通過，故於該二處，特備民划數隻往返駁運，以期啣接。

大水為災，交通方面，有線電報四處線路，完全被水沖壞，刻已停止收發。武漢三鎮電話，線路大部份，均埋地線，此次為水所淹，因此損壞者，竟達千戶以上。如能即

日修理完竣損失已屬不貲，內河小輪，自二十九日起，已相繼停駛，官商事業，無不直接受其影響，惟人力車莫不利市百倍。

近日武漢江水增漲，幾有一日千里之勢，市民莫不驚惶萬狀，百計預防，某報記者昨特驅車環察漢市被淹地點，民生路江漢路及中山路一帶，皆成澤國，行人均以車代渡，然該處各商店，初未慮及有何危險，至前昨兩日生意皆極蕭條，無異停業，而一般住民，見市中經營糧食之少數奸商，乘機抬高價格，又因水勢漸漲，亦皆莫不大起恐慌。

與同治
年水災
之比較

據故老相傳，漢口在前清同治七八年連患大水，當時漢口市區，係在前後花樓迤西後城馬路（即城垣）以南，至於後城馬路以北及特三區以東，曩時尙爲荒湖曠野潞水之區。而當年水勢，曾將舊市區內董家巷郭家巷及關道街一帶（民權路以西）浸沒有深至數尺者。現本市之水，尙僅漫溢於新市區及中山路六橋渡下，而民權路一帶，則尙未波及。是當年水勢之大，猶有過於今日。不過本市市民見數十年未有之大水，不免自相駭怪以爲奇觀，故連日在街賞此奇觀之市民竟滿坑滿谷，甚至多佇立水中，相率爲戲，以致秩秩凌亂，交通爲阻，連日報紙記載頗詳。至江河水勢，日

來亦尚有增高，武漢當局正防護未然，急進不懈。

夜間
戒備

警備司令部以武漢街市被水淹沒，一般無聊市民佇立街頭觀水，以致秩序凌亂，交通阻滯，宵小乘機，不無可慮，故於二十九日呈准行營，施行特別戒嚴，此項命令，即於二十九日午後下達，自二十九日起，水面自夜十時，陸地自夜十一時，至翌晨五時一律斷絕交通，並於當日發出布告，日間則令崗警哨兵驅散觀水閒人，以免妨礙交通。

可注意

之

張公堤

本年因水勢過大，屏蔽漢市之張公堤堤面，距水不及一尺，其勢頗危，警備部除派巡查汽車按日在堤巡視，以備奸宄外，並派隊駐防堤上，協同防護，所派部隊，以一部駐戴家山，監護姑嫂樹至譙家磯一段，以一部駐竹台寺黃家祠附近，監護姑嫂樹至橋口一段，連部則駐姑嫂樹，以便居中指揮，監護部隊在堤上分段設哨崗守望，另派巡查班日夜梭巡，夜間尤為加密，復令稽查處及漢公安局偵緝隊派便衣稽查，日夜巡視，入夜後，張公堤兩側，除巡查員兵及搶護員工外，其餘一概不許通行，又張公堤外側沿堤各處，除姑嫂樹原有之碼頭外，其餘不

許船隻靠近或停泊。至武昌漢陽各堤，亦令監護部隊照上項要旨辦理。又警備部以各縣大水，難民逃漢避水者甚多，爲防奸徒濶跡難民之中，故特令警備部隊除協助慈善團體救護難民外，並隨時嚴加查察，或施以檢查。至難民收容所成立後，各分區指揮部應於其分區內收容所派隊維護。又該部二十九日接平漢路局函稱：「大智門江岸，江水已平鐵路路面，自江岸至譙家磯一二〇〇公里地方，江水已上堤面，以上兩處，與張公堤密切相連，同其重要，設有危險，其害與張公堤潰決相等，請派兵防護，以免意外。」該部據函後，一面轉函水利局迅速派工前往防救，一面飭警備部隊嚴密監護。

分金爐

堤先潰

分金爐堤防，因搶護不力，竟於二十八日清晨潰決，住居堤外專以種菜爲業之民家，同時皆爲澤國，所有應用家具，半皆不脛而走，隨水飄流，情形極慘，雖事在白日，尙未傷人，但衣食住一旦盡付東流，其苦痛之慘狀，似更甚於死。幸由徐軍長與原二吉署長協商，借定日租界之洋火廠，爲其暫居之地，今後日食，則由徐夏兩軍長，分別担任。分金爐災民數百人，得中日當局之維持，可謂不幸中之大幸。

丹水池
路基
之續潰

二十九日晚十一時許，漢口下游江邊亞細亞煤油堆棧，附近丹水池地方，鐵道突被衝破一段，決口先時不大，約寬一丈餘，十八署及附近居民聞警，紛向當局報告。適何主席，徐軍長，夏軍長，何市長等，在某處談話，公安局長汪世鑾轉據報告，何主席當飛令漢口防水事務所，火速派員前往會同駐地軍警，竭力搶護。防水事務所當召集職工四五百人，十二時由循禮門登車，馳往冲破地點，從事搶護。該處駐軍四十八師，派士兵數百，及附近居民，均幫同援助，時正三十日晨二時，其搶護方法，用巨石填塞破口地方，上加麻袋所裝沙土，當時頗見效果，行將破口堵住，殆至五時許，水勢愈加洶湧，新填石土，不敵水力之大，忽霹靂一聲，又復潰決，決口增至數丈之長，最後已達十餘丈，終歸搶護無效。計該處沖決後，劉家廟，譙家磯，及循禮門，橋口鐵道以西之地，漢市附近之處，二三十里已成澤國，被災難民，首當其衝者，已有數千餘人。水災急賑會聞訊，當由救濟股主任蔡輔卿，派王森甫，率領救護隊，前往救護災民，計當日救到慈善會收容所者，有千餘人，不願來所者，就地分散餵頭。漢口防水事務所人員，見丹池水決口，搶救無效，乃為退一步

保護街市工作，飛派工人，「指塞鐵道孔」，由日租界起，至濟生三馬路止，共計五處鐵道孔，悉行填築堅固，以免水浸市內。聞平漢路管理委員會委員長黃振興，以該處鐵路被沖，與鐵路交通，大有妨礙，當晚又約同漢口防水事務所，繼續搶護，以盡人事。

丹水池警察第十九署對面，即平漢江岸站鐵路，在江水漲溢時，該段地勢較低，已經被淹，至二十九日下午八點十分鐘許，江水突然增漲，水勢甚急，致被沖潰二丈有奇，寄居該處之人民及軍人，各淹斃十餘名，至十時許，又將該處上游德士古油棧附近鐵路沖潰一段，所幸入夜稍晚，未淹斃人，唯水勢則兇猛異常。

鐵路附
近先受
其殃！

丹水池鐵路路身，因江水過猛，發生險象，雖經各機關協力搶救，而卒因路身決口太寬，搶救無效，江水直往內注，幸水勢尚緩，至三十一日上午一時許，江水漸漸浸至中山公園及華商馬廠，時鐵路外居民均在夢中，猝見水至，遂紛紛搶護衣物包裹，羣起鐵路路面暫避，一時人聲鼎沸，夾以婦女呼喚，小兒啼哭之聲，厥狀亦殊慘怛，所幸尚未淹斃人命。原來鐵路外因連朝大雨，即被水淹，但深不過尺許，居民尚可架置木板在屋內居住，自丹水池鐵路決口後，江

水內灌，至昨晨二時許，水已深至數尺，棚戶被淹場者無數，居民遂不堪再留矣。當日除沿鐵路線被難民棲息已滿之外，所有府北一路及各里分內未被水淹之處，均為難民暫時棲止之所，而衣物器具，則散在滿地，夜則露宿馬路，晝則陽光蒸晒，無衣無食，慘不可言。是日水災急賑會因倉卒間不能砌竈施粥，故臨時派人攜麵包饅頭至府北一路及鐵路線散發，一面積極準備施粥，警備部為地方治安及保護難民起見，已派軍警前往，日夜妥為保護，並沿鐵路線密布哨兵，組織巡查班往來梭巡，以免奸人瀾跡，復僱用船隻在鐵路外往來梭巡，以期周密，而保安全。

省黨部

之報告

七月三十一湖北省黨部委員聞鈞天左鐸分別調查漢口武昌災區情形，並隨地拍攝照片，茲錄二氏向常會報告漢口方面之災情如下：（一）七署派出所所轄之西馬路，江漢路及查家墩一帶，水深數尺，其水災來源係由中山公園後面小堤崩潰所湧流者，計該地居民不下四五千戶，除七八十戶未被水淹，其餘均成澤國，災民丁口，約有七八千左右，均紛紛搬住鐵路一帶露居，上蒸下溼，兒啼女號，其一種慘痛情形，真屬觸目難堪，漢市受水災最苦之地，要以此為最（二）九署派出所所屬之新

馬路及何家墩一帶，亦被水淹甚廣，現由當地居民及做大小車工匠千餘人，用油簍內貯泥土建築土堤一道，計長約五六丈，高計三四尺，該地此堤築成，何家墩以南一帶居民，尚可安居，而新馬路以北之房屋，如水勢仍漲，將不免受累矣。(三)日租界漢景街一帶被水淹之面積亦廣，第二女中附近築有土堤一道，外面之水尚不致流入內街，其堤外水深處，則由駁船濟渡，居民來往搬運用具者觸目皆是。(四)調查救濟真象：慈善會內收容災民已達六七百人，內中以婦女與小孩佔多數，聞最近尚有四五百災民來會，已有佛教會紅卍字會紅十字會培心堂等善堂，分別担任救護工作。過去數日均散發饅頭，每日三次，現擬舉辦粥廠，賑會內房屋甚大，計尚可容災民數千，惟關於衛生方面尚宜特加注意。(五)六渡橋以上至觀音閣一帶，街道兩旁，滿坐難民，皆自他處搬來者，亦約數百人，暴露街頭，情殊可憫。因是於勘查後，當即函知救濟股分別賑藥與收容兩辦法，立即前往救濟。

可注意

之電廠

查本市電廠位置大王廟，在江漢兩水合流之處，此次江漢並漲，岸上水深數尺，該廠前後院及機房，均被水灌入，幸設法防堵，未至泛濫，惟鍋爐房烟道，與機器房，地下室，風箱間，地線地道，均位置在地平以下七八尺至一

丈不等，地面之水，因堤防得力，尙未灌入，但左右街巷房舍俱淹，水由土隙磚縫浸漬而入，滔滔不絕，以致地下室與烟道積水至七八尺深不等，各機房幾至不能開車，煤煙亦無出路，汽壓登時銳減，電力而隨之降低，情形危險，達於極點。幸該廠事前備有防水物料，當即督工用黃泥水，泥磚石，被絮等物，在各浸水較深之處，極力堵塞，以遏水勢。復以設抽水機極力抽起，以除積水。計裝抽水機九部，日夜抽起，片刻不停，乃得未遭淹沒。現在各機房鍋爐房積水漸減，尙能開車出烟，轉險爲安。然當時情勢迫切，稍縱即逝，蓋亦危矣！如果水勢再漲，救護卽感困難，該公司電器及機械工程師等，擬定以後救護步驟：第一步完全停止水廠用電，摻用上好煤質，第二步降低電力，全用上好煤質，第三步如至萬不得已時，酌量停止一部分供電。查該廠爲電氣發源樞紐，關係全市公用公安，當此防務吃緊之時，市面已半成澤國，人心異常恐慌，如果電燈再發生危險，影響公安，實非淺鮮。幸連日天霽，水勢亦定，卒因該公司當局，仍極力防護，得保安全。

再丹水池以上，後湖一帶，均被江水淹沒，水深七八尺，所有電燈電線，大半浸入

水內，電氣外洩，一觸卽有生命危險。因此該公司當決定對該被淹區域，完全停止供給電氣。

水中 雜事

1. 商民呈請拆除沙袋

本市中山路，江漢路，清芬二馬路，張美之巷一帶，早被水淹，雖經防水事務所，將三新街口，六渡橋口，歆生路口，怡園口，築壩堵截，免水後浸，但終於無效。刻各該地商戶，特在普濟保安會開會，簽以該商等困水十餘日，大小便均不能排泄，營業損失姑置不論，而感受時疫者，也十居八九，目下江水已退，積水自應疏通，以救民命，昨日特派代表數人要求防水事務所，立刻將沙袋除去，當由邱科長接見，以江水既增漲不已，鐵路外又水深數尺，一旦將沙包除去，水仍無處排泄，豈不是弄到別處又遭淹，各代表聞言，仍堅持請求，無法乃派技士一人，會同商民，前往查勘，斟酌情勢辦理。

2. 米商乘機漲價

連日以來，因大水爲災，收成欠佳，故一般米商，乘機壟斷，一日三漲，迨至卅一

漢口大水災的經過

日，最糙米每升七百二十文，聞尚有再漲之勢，誠足爲貧民前途悲觀。

市整委會以此次水災，歷年僅見，災民覓食維艱，已感創痛，而一般米商竟乘機高抬米價，殊防民生，特分函急賑會及市政府迅辦施粥，並禁止米商漲價，原函如下：「逕啓者，查江水猛漲，本市半成澤國，所有災民千百羣集鳩形鵠面，情極淒慘，而一般米商固米居奇乘機抬價，每石增至五六元之多，亟應迅辦施粥以惠災黎，一面禁止米商漲價而維民生，除分函外，相應函達即希查照辦理爲荷！」湖北水災急賑會，漢口市政府據函後，當着手辦理矣。

3 急賑會開始分隊散發饅首

湖北水災急賑會救濟股，七月三十一日派出外勤救護隊五十六人，總隊長王森甫，第一組張漢卿等十一人，第二組王松長等九人，第三組王國安等十四人，第四組張少良等十二人，第五組李蒙端等十人，隨帶饅頭及救濟水往後湖以外沿鐵路一帶及張公堤附近各災區散發，災民有願入收容所者，即由各組帶回送慈善會收容，迄午後五時止，據各組報告，第一組在三元里袁家墩散發饅頭五〇七七件，第二組第四組在市府後黃孝河

一帶散饅頭三五七〇七件，第三組在丹水池散饅頭一七二九〇件，第五組在雙洞門散饅頭三八八九件，救濟水五百瓶，惟災民多數不守秩序，救護隊長王森甫當致函商會賀主席，轉請當局派警彈壓，以資協助。

急賑會救濟股，八月一日仍派救濟隊全體出發，攜帶饅頭赴災區散發，計在雙洞門及西商跑馬場，袁家墩，劉家廟等處發饅頭六二七八件，並僱划多隻，救護中山公園各墩災民，又同日派第二組赴武昌會同省會公安局縣黨部散發救濟水五百瓶，仙鶴丹一百包，饅頭一五一三五件，又同日第三組在市府後黃孝河沿鐵路一帶散發救濟水百瓶，仙鶴丹一百包，饅頭五六四〇件，第四組亦在雙洞門一帶散發饅頭四一七八件，救濟水四百瓶，仙鶴丹一百包，慈善會內收容所至一日止，計收災民男二九一人，女五七八人，共計八六九名。又訊，該會調查股于一日派魏文裕，鄭少安，李綬新，陳又羣四人，調查鐵路上一帶難民姓名人口職業，原住地點門牌號數，並詢問願否往收容所。急賑會為收容鐵路外附近被災民衆起見，由救濟組主任岳綬廷，督率工人，在惠民大工廠搭大棚一所，收容該處難民，並函公安局警備司令部派隊引導該處難民前往居留。

4 傳諭各備油燈及臘燭

漢上連日水勢增漲，沿河之既濟水電公司及漢口電燈公司院內，機房已上水，若江流再漲，恐將影響發電機，故警備部當令飭公安局轉飭各署注意，必要時，傳諭民衆各備油燈及臘燭。

急賑會

之組織

1 首次創立會之詳情

湖北遍地水災，武漢江水泛溢，省府主席何成濬於二十八日午後四時，特在總商會大禮堂召集武漢黨政軍各機關代表開會討論救濟水災問題，計到會要人，有省府主席何成濬，省委彭介石，黃建中，劉文島，馬登瀛，朱懷冰，省黨委左鐸，汪世瑤，市黨委劉雲，李翼中，龐鏡塘，聞鈞天，警備司令夏斗寅，參謀長葉蓬，武昌省會公安局長蘇世安，市商會執委周鳳棠，劉經畚，賀衡夫，鄭燮卿，劉少岩，高伯常，江漢關監督席德炳，銀行界到者，有中央銀行王逸仙，聚興誠銀行楊培榮，四明銀行王毅靈，中南銀行胡彭壽，廣東銀行陳仲璧，交通銀行浦心雅，鹽業銀行吳新銘，大陸銀行楊子和，浙江興業銀行汪原潤，中國銀行俞重威，及武漢報劉靜哉，新民報謝楚

珩，公論報胡硯農，中西報王麗生，新聞報張雲淵，中央社殷季癡，導羣社湯濟民，光明社陳宗如等八十餘人，會場係假用總商會大禮堂，惟總商會空場，已皆爲水所淹，經搭木板橋供人來往，大門口爲簽名處，未開會時，所到各要人，則請至二樓該會會客室，主席室，常務委員室，分別就坐休息，開會時，則魚貫下樓，至會議廳開會，上爲主席席，兩邊爲紀錄席，及新聞記者席，各要人則分坐場中，並由民政廳調派科長黃季偉，股長丁壽石，高啓圭，徐則曾等，到場招待，公安局並派有保安隊多名，前往維持秩序，屆時即搖鈴開會，由何成濬主席，行禮如儀後，卽由何成濬主席致詞，略謂，今天邀請各位聚會一堂，係因連日陰雨連綿，本省發生自古以來未有之水災，亟須討論救濟方法，究應如何籌措，政府固應盡力營救，但因經濟困難，似覺力量有限，亟須羣策羣力，共同籌商方法，特請諸位前來，各本救人救己之心，盡量發揮意見，共商救濟方法，現省府方面，接到所屬各縣報告水災者，有雲夢等十餘縣，報告匪患者，亦有三十餘縣，但是各縣發生匪患，人民尙可躲藏，以俟政府派兵剿滅，仍可各安其業，但各縣發生水患，則卽無處逃避，今日天氣已晴，水勢當可望退，倘再繼續陰雨，恐受水災縣份

，尙不僅上述十餘縣而已，惟查各縣此次潰決堤垸，均係民堤，而水利局所建築之官堤，尙無一處潰決，蓋民堤平時建築因陋就簡，水利局無權過問，確爲潰決之一原因。過去已成既往，今後當謀防範，既未防患於未然，自當防患於未來。查各縣水災，始於德安潰決堤口，繼則雲夢孝感等十餘縣，相繼潰決，被災難民，僅各縣已有十餘萬人，田產被淹，衣食被沖，安身無地，就食無門，此十餘萬無衣無食難民，絡繹向漢口前來，若不事先設法救濟，深恐發生枝節，滋生事端。此次水災，不僅政府有關係，即地方亦有關係，究應如何籌款，如何拯救，請到會諸位發表意見，共籌辦法，藉資救濟。民政廳長劉文島報告外縣災况，及武漢江水泛溢情形，並提議擬即向漢口銀行界以堤款爲担保借款三十萬作賑災之用，一面通電全國及鄂省旅外同鄉廣募捐款，陸續儲入銀行，若募捐不及三十萬時，由省府負責籌還，繼由省黨部代表左鐸代表報告，略謂兄弟今天代表省黨部，參加水災急賑會，兄弟覺得最重要者，厥爲急急想法賑濟，同時希望謀一具體及完善方法，即時去做。方才劉廳長提議，向銀行界借三十萬，省黨部方面，極端贊成，惟省黨部尙有三點提出，（一）湖北省銀行所有之賑款約數十萬元，儘先提出應用。

(二)一方面積極募捐。(三)黨政軍各界實行減薪賑濟，現在第一步通過組織章程，第二步即時實行，這是省黨部意見。中國銀行行長俞重威，亦代表銀行公會出席報告，略謂鄂省近來，既遭赤禍於前，復有水災於後，民間痛苦萬分，現黨政軍諸公領導同人，努力於救濟事宜，實爲民衆前途慶幸，地方慶幸。至擬向敝行等商借款項舉辦急賑，敝行等素抱爲社會服務主旨，當可商洽。漢商會主席賀衡夫亦即席報告，略謂近來據報各縣災情，商會已組設水災義賑會，即日開始救濟，今晨復又據報，武昌武慶閘潰決，當派輪數隻，前往救護難民，又日本租界附近亦有一處小潰，現亦派員前往救護，現既蒙黨政軍諸公合力協議籌商賑濟，商會自當以全力供驅使。既濟水電公司劉少岩，亦即席提出兩點意見：(一)救賑已被災民衆，至爲當前急務，惟其辦法，亦請詳爲考慮，將來開始募捐時，除武漢外，京滬平津各地，皆可前往勸募。(二)尙未被災而其災勢危急者，應請工程當局，切實負責，努力督率，維持堤身，準備搶險。出席各要人先後提出意見後，即席討論，當經決定，辦法如下：

(一)即日成立水災急賑委員會，今日到會者，即爲當然委員，會址附設於總商會內

，並依組織章程，推定常務委員十一人，計被推者，爲省府何主席及委員馬登瀛，朱懷冰，省黨部左鐸，市黨部聞鈞天，漢商會賀衡夫，陳經畚，省商聯會蘇汰餘，善堂聯合會岳綬廷，慈善會蔡輔卿，銀行公會俞重威，卽刻開會，討論進行，按日到會工作。

(二) 水利局局長陳克明，因赴各縣視察堤工情況，關於武漢方面防護事宜，除水利局全體人員外，建設廳全體人員，應卽參加工作，由建設廳長方達智，省府祕書彭介石，(按彭爲前任水利局局長，交卸尙未及一月)負責指揮。

(三) 現留武漢各師旅部隊工兵營，一律參加搶險工作，必要時增調步兵。

(四) 建設廳長方達智，祕書長彭介石，應卽日往各堤查勘情形，計劃一切。省會漢口兩公安局長，應嚴行督率所屬查勘各堤，遇有破裂或潰決情形，應卽呈報。

當經一致通過，卽行宣告散會。

2 繼續舉行常會

大會散會後當繼續舉行常務會議，計出席者，有省黨部左鐸，市黨部聞鈞天，銀行

界愈重威，省商聯蘇汰餘，市商會賀衡夫，陳經畚，省政府馬登瀛，朱懷冰，仍由何成濬主席，先討論章程，定名為湖北水災急賑會，分設總務籌賑救濟審核調查五股，章程經詳細討論通過，常會中推定職員如下：（一）總務股正主任馬登瀛，副主任朱懷冰，（二）籌賑股正主任賀衡夫，副主任蘇汰餘，（三）救濟股正主任蔡輔卿，副主任陳經畚，（四）審核股正主任俞重威，副主任岳綬廷，（五）調查股正主任左鐸，副主任聞鈞天。職員推定後，市商會主席賀衡夫提議：（一）武漢難民收容所，現已開始辦理，為劃一事權起見，歸入救濟股辦理，通過。（二）在銀行界借款未交付前，先由賀衡夫借墊五萬元，蘇汰餘借墊一萬元，作為臨時急需。次主席提議，由總務股馬登瀛朱懷冰起草通電並登報宣傳，一面由總務股星夜趕辦捐冊，及關防應用，並定市商會為辦公地點，又定本星期四下午四時開第二次常會，遂散會。

3 湖北水災急賑會組織章程

第一條 湖北水災急賑會（後簡稱本會）集中各界力量辦理本省水災急賑事務。

第二條 本會委員由下列各機關團體領袖組織之：

漢口大水災的經過

- 一．省政府各委員，
- 二．省黨部各委員，
- 三．中央駐鄂財政機關，
- 四．漢口市黨部委員，
- 五．川湘鄂邊區剿匪督辦公署，
- 六．豫鄂皖邊區剿匪督辦公署，
- 七．警備司令部，
- 八．民政廳，
- 九．財政廳，
- 十．建設廳，
- 十一．教育廳，
- 十二．水利局，
- 十三．漢口市政府，

- 十四·湖北賑務會，
- 十五·漢口商會，
- 十六·武昌商會，
- 十七·漢陽商會，
- 十八·銀行公會，
- 十九·錢業公會，
- 二十·特業公會，
- 二十一·漢口善堂聯合會，
- 二十二·武昌善社聯合會，
- 二十三·漢陽善堂聯合會，
- 二十四·漢口業主會，
- 二十五·武昌業主會。

第三條 本會由全體委員互推九人至十一人爲常務委員，由常務委員中互推一人爲主席

，主持會務。

第四條 本會每星期二四六開常務委員會，每月開全體委員會一次，於必要時得召集臨時會議。

第五條 本會議決案之執行及事務之處理，以主席名義行之，但對外募捐啓事，得由全體委員列名。

第六條 本會設總務籌備調查審核救濟五股。

第七條 總務股掌理事務如左：

- 一．關於撰擬保存收發文件事項。
- 二．關於會計庶務事項。
- 三．關於典守印信事項。
- 四．關於其他不屬於他股事項。

第八條 救濟股掌理事務如左：

- 一．關於收容難民事項。

二·關於放賑事項。

第九條 籌賑股掌理事務如左：

一·關於勸捐事項。

二·關於收捐事項。

三·關於災款保管事項。

第十條 審核股掌理事務於左：

一·關於賑款收支事項及審核用途。

二·關於審核各屬報審事項。

第十一條 調查股掌理事務如左：

一·關於各處災况實際情形。

二·關於施賑實際情形。

三·關於災區各項統計及報告事項。

第十二條 本會各股設主任副主任各一人，由常務委員兼任，幹事若干人由各股主任選

漢口大水災的經過

員充任，爲無給職。

第十三條 本會因事務上之必要，得酌用臨時事務員及書記若干人。

第十四條 本會經費呈由省政府酌撥，不得在賑款內開支。

第十五條 本會放發急賑，經本會調查確實，由本會派員會同各縣縣長督同地方士紳辦理之。

第十六條 凡熱心勸募及捐助災款者，遵照內政部規定獎章辦法，得分別呈請省政府或由省政府咨行內政部發給獎章，以資褒揚，詳細辦法另定之。

第十七條 本會以本年水災救濟完畢爲止。

第十八條 本章程如有未盡事宜，由全體委員會議通過後，依照前條規定辦理之。

第十九條 本章程通過後呈准湖北省政府咨行內政部備案。

111 第二時期

單洞門

之潰決

漢市水災，日趨嚴重，居民早多蕩析離居，自七月二十九晚丹水池段欄江堤因防堵不力潰決後，江流灌入後湖，水深數尺或丈餘不等，致波及市面，張公堤如失作用，所幸尚有平漢路阻隔湖水，未至直流沖入內街，是平漢路已成本市唯一天然堤防，萬一又因防堵不力，發生蟻穴之潰，則全市數十萬衆之生命財產，將有付之波臣之懼。查平漢路路基鞏固，可無他虞，僅有通內街之涵洞六處，（循禮門，單洞門，濟生堂，雙洞門等），須切實防堵，如各孔道搶堵得法，居民自不至再有意外，近日省市當局，合組之武漢水災急賑會，亦尙能注意及此，曾分派工程人員督率工人搶堵，一般市民以政府雖未克防患於事前，尙能亟謀補苴於事後，均信任政府有防水災，保護居民之能力，羣以庸人自擾相戒。詎二日晨五時許，慈善會後之鐵路單洞門，竟以潰決警告矣，一時平地濁浪，澎湃洶湧，市政府一帶居民，自睡夢中驚醒，倉卒逃避，恐怖萬狀，以身殉者，頗不乏人，財產損失，更難數計，用將各項情形，分誌於次，雖屬東鱗西爪，諸多掛漏，亦可藉覘慘狀之一斑矣。

1 輟工片刻隨招鉅禍

漢口大水災的經過

自丹水池堤潰後，江水浸入鐵路埂外，離岸僅及三數尺，有漸向內街側灌之勢，一日午後單洞門雙洞門一帶，均呈險象，雖經防水人員施行搶救，而狂瀾終莫能挽，遂於二日晨五時許，單洞門路基，又以潰決兩丈見告，一般人皆以正在搶險之際，何以又至潰決，且該洞工程，並非十分艱鉅，據悉其中情形者云：該項搶險工程，計工作三日夜，工人等向監工葛某索消夜費，葛某未予照給，工人遂輟工移時，旋見穿通一孔，有水內溢，倘於此時急遽搶築，則蟻穴之微，未必大潰，顧有一工人高呼『壞了』，（猶言潰決也）相與驚走。設使監工能冒鉅險而鎮定工人，積極搶築，潰否固未可必也，不意監工者亦隨之而走，潰口乃漸由細而鉅，以至不可收拾矣。

2 生命財產損失無數

單洞門潰決後，一時水勢氾濫，附近居民，從夢中驚覺，扶老攜幼，倉皇逃避，始而水僅及膝，車馬尚可通行，富者重資僱用，冀免其魚之戚，貧苦之壯者泅水而逃，至於老弱婦孺，則拽杖挽臂，且行且泣，有行不數步，被車馬撞倒者，有甫行半途，水深不能步者，一路呼天撞地，哭兒叫娘之聲，慘極酸聲，記者目擊數人，行至福生里角，

突遭沒頂，而市政府及各機關之汽車則來往飛馳，搶救貴重物品，泅者受其浪波，其行愈緩，而其痛苦亦愈甚，蓋水流甚速，頃刻卽有性命之虞也。計自上午五時半起，至下午四時許，濟生一三三四五各馬路，水深平樓簷，附近各房屋，低者僅露屋脊，高者亦水及樓窗，傢俱，什物，漂流遍處，溺斃人口牲畜，不可數計。雙洞門湖淌處，浮起男屍數具，大豬三數頭，並有兩具無頭男屍，茅棚板屋全棟浮起，難民善水者，或伏屋頂，任其漂流，或攀電桿，疾呼救命，如煥英里，芝星里，助昌里，崇安里，裕耀里等處，建築較佳，屋上所置箱籠什物，踞坐號泣者，尤比比皆是。逃避不及，束手待斃，此情此景，心傷欲瘁，而路埂上之災民，則仍舊萬千成集，坐臥於水深火熱之中，無衣無食，哭聲播野，誠空前未有之浩劫也！截至二日晚五時止，積水侵入市內，街道里巷，頓成鉅浸，情勢極爲嚴重，歛生路以北，沿鐵路難民，紛紛向內遷移，所有民權路，歛生路等處，里巷街道，均爲難民盤據，被淹之街道，如三新街，府西一路等處，水深五六尺，此外中山馬路前後各里巷，亦水深三四尺不等，商店住戶，均無形停業，紛紛修築門前堤埂，住樓下搬樓上，而所有各旅館又人滿爲患，漢口區警備部指揮部，二日亦

移駐隨園二樓辦公。

3 慈航有限不能普渡

是日上午十時許，本市民衆慈善各團體始紛紛自江面雇定小划，由民權路用汽車運至市政府附近，放入水中，駛赴災區營救難民出險。時因難民衆多，船隻有限，遂予以限制，專救老弱婦女之不能泅水者，不許攜帶什物，拒絕壯丁登舟，記者亦災民之一分子，目擊所得，就中以慈善團體之小划爲最多，例如佛教會小划上所懸旗幟，均署「慈航」二字，其餘各書其團體之名稱，形色不一，慈航除渡災民出險外，並散發麵包，（每名二個）此外如警備司令部，水陸公安局，水災急賑會，船舶管理所等機關，亦均派有救護船隻沿途梭巡警戒，雖呼號之聲震耳，而秩序尚賴以未致大亂，惟沿鐵路之民房，多已水平屋簷，居民之未伍波臣者，高登呼救，而慈航有限，不能普渡。卽分發之麵包，一日之中，僅給二個，難供一飽。其連此區區而乞求不獲者，尙不知凡幾！蓋以如此空前奇重之災情，誠非少數慈善團體之力所能普濟，各界雖組有專辦急賑機關，以事出倉卒，具體辦法，尙待決定，故災民之呼號雖切，而實惠之施，仍尙無所見也。

4. 開始收容災民

今災象既成，善後宜急，值此數十萬衆生命財產蕩折漂流之頃，自應速籌安輯之方。水區內以及路堤上之居民，生命危險堪虞，應速劃定區域，廣建棚廠，以期盡量收容。尤應豐集賑糧，充分發給，庶難民之未死於水者，不至續死於飢餓。至如何排除積水，減小浸區，疏導河流，永絕後患，亦應權衡緩急，次第經始。現漢口方面，因水勢汹涌，慈善會收容所，已被水淹，幸急賑會當於刻午派員在萬壽宮布置臨時收容所，並奉何主席諭，設旗標指定途徑，以便難民得往收容所，一面在武昌長春觀寶通寺，嶽廟紗廠四局四處設收容所，以使將漢口難民移送武昌作長期居住，是日急賑會救濟股當又備民划廿餘隻，將難民分批移送武昌，由小輪拖渡，另備十餘隻民划，一律照舊進行。惟難民紛紛逃生。對食物反不甚注意，又梅神父醫院，特僱駁划八隻，專向危急水區拯救逃水市民，備多數藥品僱大船二三隻，向市中貧民區域治診，貧民不取分文。又本市公安局，因鑒於水勢過激，難民多無立足之地，一時老哭幼啼，慘不忍觀，特指定本市各大小旅館爲臨時難民收容所，以備難民歸宿之地，並派武裝警士督察各旅館，不得專圖營利，虐待難民。

防險

事務處

1 八月三日開始辦公

大水成災後，武漢軍界各要人，爲維護武漢治安起見，特於一日在行營開會，決定成立武漢防險事務處，加緊工作，三日已在漢口市商會，開始辦公，由徐源泉兼任督辦，夏斗寅兼任會辦，參謀長由楊紹東葉蓬擔任，對於防範水患，賑濟災民，維持交通，嚴防赤匪諸端，均甚注意進行，至該處祕書參謀書記副官等職員均常川駐處，悉由川湘鄂邊區剿匪督辦公署，及公安局，水上公安局，要塞司令部，水利局，建設廳，平漢路等機關，調派工作。

武漢防險事務處自成立後，積極工作，茲將四日工作情形，分別錄后：

2 徐源泉親督搶險

防險事務處督辦徐源泉，偕民政廳長劉文島親赴武昌徐家棚搶救堤岸，並攜大宗現款臨時散發，聞該處堤身漏洞裂痕均經搶救獲安，堤身亦已加高，徐劉兩氏，遲至午後六時始返漢，向主席報告一切。

3 函知漢口各領事

徐督辦夏會辦以漢市半被水淹，事關重大，特函駐漢各領事，大意如次：一，關於難民現已設法預備多數房屋，並搭蓋棚房，分別收容救濟。一，關於市內積水，設法流洩，並將本市區四週要道設法堵塞。一，關於各處堤防，嚴令各主管機關分別培修援救，以期堅固而免疏虞。一，關於治安已由行營嚴令各軍警機關，嚴密布置，除警備部隊外，另有八團以上兵力，在武漢附近控制，治安決無危險。

4. 兩令市長何葆華

防險事務處以橋口鐵路邊太平洋肥皂廠鐵路堤埂發生危險，令市府何葆華市長設法援救，又以皇經堂一帶堤身發生絕大危險，且夕可破，除令水利局負責搶修外，並令星夜前往協助搶救，勿稍敷衍，致于未便。

5. 三令水利局局長

該處連接皇經堂一帶堤身發生危險報告後，即迭令水利局局長陳克明氏，速即設法前往搶救，其三令大意：據報告，皇經堂堤身危險萬分，堤上災民麇集萬餘人，除函急賑會設法救濟外，合行一再令仰該局長督率多數工人，刻速遴派幹員，攜帶必需材料，

前往搶救，以維民命。設該堤發生危險，惟該局長是問等語。

6 千餘人搶險力盡人事

關於武漢各處防險情形，五日據防險事務處參謀長楊紹東對記者發表談話如次：皇經堂，皮子街，大平洋肥皂廠附近堤岸，現正極力搶救，不但加高，而且加厚，只要襄河水不漲，可告無虞，據四日晚報告，襄河水已退寸許。至武昌方面，晒湖堤危險堪虞，亦正趕塞破裂堤身及漏洞，有千餘人工作。大堤口，氈呢廠，徐家棚等處之堤，雖極力搶救，亦危在旦夕，吾人惟有盡人事而已，徐夏二督辦於五日晨均親往武昌各危險處督工，並視察工程。

7 徐源泉勘查皇經堂

防險處督辦徐源泉，於六日午後二時許，偕同漢口市長何葆華，乘粵漢路六號鐵駁，勘查防護皇經堂堤工實施情形，駛至福新麵粉廠起坡，勘得皇經堂堤最危險部份，已經市府督工搶修完竣，如江水不再陡漲，即免潰決之虞。又次要部份，約長三里許，仍由市府督工搶修，此外為川漢路基，內面均為丹水池江水衝潰，漏水之虞甚多，徐氏當

囑市府撥工堵塞，並撥四百元裝置沿路電燈，以便星夜動工，返漢時，已五時矣。又何葆華因遵令搶護該堤，除日夜親往督率外，特派工程師雷仲雲負工程上全責，並調工程師張有彬，汪華鹿，技士楊范金，測量王振雷，庶務熊樹生常駐該處協同辦理，以專責成，而免貽誤。

排水計劃

防險處對漢口市內築堤作埂，排洩積水工程之圖樣計劃，已於六日完全籌劃完善，準七日開始動工，對市內各路口原有之小埂沙包等，一律不准撤去，以便減少工程，並為謀事權劃一起見，六日特令李雲峯為辦公廳主任，田準棠為副主任。

又該防險事務處，於七日發出布告云：「為布告事，查漢市水災奇重，商民蕩產析居，損失不可數計，本處受命防險，對於救濟善後事宜，正在極力籌劃，先行排除漢口市面內街積水，減輕市民痛苦，茲經擬定兩步計劃，次第施行，其第一步辦法，自本市特一區沿江，經特二區法租界特三區花樓河街，沿江築一長圍，又於民生路折而至江漢路，抵老圃鐵路邊止，亦築一長圍，此圍築成後，用抽水器具數百架，將圍內積水，向

大江排除淨盡。此種計劃，施行收效後，再排三新街以上，市府路及其他各處積水，作第二步辦法。至築圍需土，向武昌方面取運，此種辦法，已與包工訂合同，即日施行，合亟布告商民，一體知照，切勿驚疑阻擾，致礙進行。須知市內積水，能早一日排洩，即商民早一日安居，其各凜遵勿違，切切此布，督辦徐源泉，會辦夏斗寅。」

建築業魯方才承包排洩漢市內街積水。其路線係自特一區，法租界，特二區，三特區至怡園轉中山路，左抵民生路，右抵三新街口，再由怡園至老圃鐵路邊，沿鐵路邊經模範區，到友益街止，又路線範圍內，沿江築一長堤，以防江水內浸。再由民生路口，三新街口，築一橫堤，經三新街口邊總商會，至興業銀行，轉三分里，到老圃鐵路邊，按戶門首，築一短壩以絕水源。八日已將特三區濱江長堤築成，均先用木樁夾板，再填實土蔴袋。九日仍繼續築堤，一俟此項工事完畢，即禁止任何船隻車輛，在堤埂內通行，以免妨礙堤埂，一面即開始排水工作。防險處以前項排水工程關係重要，當先發工程費一萬元，另派潘祖裕等督察工程實施狀況，並令該承包商人，限八月十二日前將圈定市街範圍內積水，抽除乾淨，如果逾限尚未抽乾，市民所受損失，均惟該承包人是問。

建築業魯方才，排洩漢市積水，原限十三日前有乾路可走，九日晚該民呈報防險處，略稱築壩工程，每被行人破壞，再江漢續漲，內街積水已增三分之一，請求俟水勢大定，再定排除限期，該處當令依限辦理，務於十一晨前開始排水。

九日爲漢市被水災之第八日，漢商會主席賀衡夫黃文植，以江水續漲，特乘船赴丹水池視察，誠以時屆秋季，若秋水再行泛溢，則漢市將不堪設想。武昌方面，堤防正在搶險，若再漲二尺，亦必遭危險，防險處爲急謀漢市恢復原狀起見，特令漢興昌包工之魯方才限本月十三日前，將漢市積水抽淨，（原限十二日抽淨）否則漢市水災損失，由該包工是問，現各處木橋均已修築矣。

漢興昌建築廠，承包排洩積水，原限定十三日完竣，惟十二日據該廠陳述，已築堤壩，因風浪沖洗，自六碼頭至五碼頭，被毀二十餘丈，五碼頭至四碼頭，完全被毀，四碼頭至三碼頭被毀約二十餘丈，二碼頭至一碼頭，被毀甚多，非水勢退至原計劃書度數，風息浪靜，實無從下手，已毀各段，能否恢復原狀，尙不可必云云。

十二日晚防險處令，責成該處加工搶修已壞堤壩，無論如何，須於當夜（即十二）開

始排水工作，勿得延誤，致礙交通，該廠當即遵令加工搶修。惟因武昌取土填壩，殊感不便，當改向漢陽官磚廠取土，並向漢口既濟水電公司借用抽水機。十二夜工作比較緊張，關於工人運輸材料，或換班休息及一切行動時，另由警備司令部，通飭各部隊，凡遇該廠工人佩有徽章符號，在戒嚴時期，一律放行，以免阻滯排水工作，並派員兵分段巡守堤壩，絕對禁止行人破壞。然終因水漲迅速，無法着手排水，一月以後，仍無乾路可走。

水深

火熱

1 收容災民情形

此次漢市水災，除淹死者尙無確數外，（大約總在千人左右）所有武昌漢口兩地收容災民已達七萬餘人，計漢口方面，新華三七〇名，福音堂一六〇名，新新戲園一四〇名，新安書院二六〇名，集家嘴茶廠三四〇名，上段保安會五〇八名，太平會館三四〇名，警察五署三千數百名，寶慶會館八〇〇名，湖南會館七〇〇名，孝感船幫公所四〇〇名，河南船幫公所一千餘名，以上共計九千餘名，應需食品由各保安會及各同業公會供給，此外慈善會收容兩萬人，新市場千餘人，怡和月棧七千餘人，

美最時洋行二千餘人，寶林洋行五千餘人，永興棧二千餘人，又餘記里空坪七百餘人，鐵路上無家可歸者七千餘人，至武昌方面，據省會公安局報告，八分局有災民四〇〇五名，九分局五八一〇名，五分局一三六七名，四分局七四〇名，紗麻四局二八〇名。

漢口市公安局長汪世鏗，連日督率各職員分頭工作，並令各署署長，盡量設法安置各處難民，現七署所屬之區域內之新市場及各旅館，已收容難民將近兩萬，八署地段收容難民約三萬有餘，其餘各署少則數千，多則一萬，總計漢口收容災民，除一部已運送武昌漢陽收容所外，留漢者尚約九萬餘人。該局對治安方面，除派偵緝隊保安隊日夜梭巡外，消防隊亦隨時出發，以備不虞。每日清晨，並備糞船多隻，分赴各收容所及各街巷，裝運糞穢，以重衛生。（最後調查報告附後。）

2 撈起浮屍千具

此次洞口潰決，水勢猛勇，人民逃避不及被水淹斃者不可數計，據救生局調查，近三日內已撈獲尸體千餘具，即以五日論，九洲旅社前已裝殮五十餘人。茲聞中山路新漢

舞臺對面，董義順鞋店間壁，有某商店，一家共有七人，因水來路急，忙於搬取衣物，詎該處房屋就後湖建築，樓板空懸，一被水冲，即行倒塌，七命均行淹斃，尸體尚不知漂流何所，亦云慘矣！又該日傳聞日租界鐵路外江漢高級中學附近，發現一家男婦老幼八口，有以草繩圍在一處，淹死水中。

3 強制災民搬遷並從事防疫

漢市築臨時堤抽出積水，曾領款萬元，積極動工，堤由民權路起，至日租界止，並由平漢路用火車運材料培塞單雙洞門缺口。鐵路上災民若不遷移，實影響運輸，因而和平勸告搬遷，如一二日搬遷不動，不得已祇好強制執行。此外市內積水發臭，妨礙衛生，恐將發生災疫，現正由漢市公安局，衛生管理處，省市立醫院共同組設防疫事務所，積極防疫消毒，並派船隻分赴各收容所及被水街市里巷，收取穢物。

漢市府於五日調查沿鐵路堤硬，難民尙留連不去，並派員前往勸導，從速離開險地，卒無結果。對於橋口太平洋肥皂廠附近堤硬，川漢鐵路路基，該府於四日下午奉令後，親率工程員夫，隨帶材料前往搶護，五日清晨，復命工程員夫前往繼續工作，限於當

日將沿堤危險之處修復，逆料不致潰壞。又皇經堂附近堤埂，亦盡力協助搶護。

漢市府七日分呈省政府防險處急賑會，報告當日防險防疫情形云：露宿鐵路上之災民，因被雨淋，染病不少，乃勸導其急遷入指定之收容所，不復如前之堅持。惟要求攜帶物件同走，似此情形，非多派船隻載運不可。否則恐陰雨連朝，則災民無一倖免矣。又所管搶修太平洋肥皂廠附近及皇經堂川漢路基等處灘堤，如水不再漲，決無危險，否則難以防堵。現正督飭工程員夫不分晝夜，加急工作。又防疫事件，已飭衛生管理處委派幹員，分赴被淹市區，切實調查，遇有浮屍，即刻會同善堂聯合會從速掩埋。又關於市面排水處置，七日大雨，水量又增五寸餘，特二區一帶無水之地，均被水淹，除督飭員夫加緊堵塞特一區外，並計劃排除特二區積水。

4. 張公堤上之難民

張公堤內被水淹之災民，曾經十八署派戶籍員調查，計有八千餘人，現多遷居於張公堤埂上，有搭棚者，有露天夜宿者，姑嫂樹堤街外兩頭堤上，幾如長蛇陣一般，大小男女，擁擠不堪，無食無居，啼哭殊慘，堤之內外，污穢不堪，有在堤上大便者，或將

民國二十年漢口大水記

其親骨之棺材，恐被水冲，抬在堤上停擱者，臭氣薰人，聞之欲嘔，十八署已嚴加取締，並派警開導，限令即日將棺材運往黃陂等處山上，並出示布告，禁止在吃水附近，任意下河。

5 設備爐灶開始煮粥

連日以來，各收容所災民，不下數萬左右，專賴發給饅頭麵包充飢，頗有供不應求之勢，急賑會特令各收容所趕置爐灶煮粥，較爲便利，聞各收容所主任賀衡夫，周允齋，高伯常，林順夏，周善夫，吳鏡波，任漢臣，石和湘等，特在漢口總商會會商辦法，準備即日開始烹粥，以資普遍救濟。

6 房租漲價

本市自單洞門被水冲破後，赤貧者除投入收容所外，餘均隨波逐浪，露地而居，而一般小可者，則紛紛避水武昌，或另租房屋，或暫寄住旅館，相繼接踵，踴躍異常，若輩業主及各旅棧，觀此情形，竟不念及患難與共，反而認爲有機可投，遂將房租價格，故意高漲，如住屋在往日爲三元者，此時皆漲至四五元，如旅棧每房間爲數角者，此時

必漲至一二元不等，在避水各住客，雖明知其爲故意居奇，尙多有求之而不得者。吁，人心如斯，無怪乎天災至如此也。

7 塌屋甚多

市區既成鉅浸，房屋建築較劣者，倒塌時有所聞，而萬國跑馬廠各看台上，共居留有災民數千，自被水淹，於五日夜十時，倒塌一部份，聞壓傷溺斃災民不少。同時橋口外新修之法國學堂亦被浸倒塌，災民亦有溺斃者。又同晚十一時許模範區藹吉里對面之義祥里亦倒塌三棟，幸該地水淺，尙未演成巨災。其餘未倒房屋亦傾斜堪虞。該處尙有居民千餘，如再不強制執行搬遷，恐將發生重大問題，刻由公安局八署向急賑會報告辦理，至萬國跑馬廠及法國學堂兩處，於六日已由急賑會派員乘船前往救濟。

8 中小商人之損失

今年水患遍及各省，而漢市受災則獨重，除有形的流離失所災黎，業經各機關團體合力賑濟外，其無形的市場所受損失，則爲數至鉅，非一時所能收拾，如不儘先排除積水。恢復交通，來日大難，洵屬可慮，查此次江水侵入市內，最初因外交部漢口特三區

市政管理局放棄職守，江水於七月二十二日由該區江岸直入，繼而鐵道部平漢路局之丹水池路基，迄未培修，於七月二十九日下午八時潰決，江水灌入後湖，最後單洞門防護不力，竟於八月二日午前五時繼續潰決，江水由後湖而入濟生各路，與特三區馬路之江水會合矣。日復一日，水終不退，致仍寄生水面。十二日漢商會黃文植陳經畬兩君談及漢市商場所受損失云：「此次水患中無形的災民，是漢口中小商人，自水患發生以後，全市商場，除日用食品照常交易外，餘皆蕭條已極，所受損失總數，尙待將來精確調查，今可舉以奉告者，全市約二萬餘商店，現在水區歇業者，已過半數，姑以一萬戶計，每戶經常開支，至少日需三十元，是每日直接損失三十萬元，假定歷時兩旬，商人本身已犧牲六百萬，况不知何日始能恢復原狀。」渠等言次均憂形於色。

八月七日，雷雨交加，水量又漲四寸，武漢內街，益以積水，被淹之處，較前增多。又重慶宜昌是日均有來電報告，謂仍有水繼續來漢，是則武漢堤防更危險不堪矣。

江水
激漲

漢口皂經堂皮子街一帶，以及太平洋肥皂廠等處，因襄河水勢仍在增漲，沙包加厚

一層，水勢亦加高一層，刻正由漢口市長何葆華督率搶救中。至晒甲山，東滑角險處及平漢鐵路譙家磯缺口處，亦在加工搶修中。七日漢口市黨部委員劉雲龐鏡塘，漢口總商會主席委員賀衡夫，及黃文植鄒協和等，均親往視察，並向防險處報告，謂防護周密，可望無虞。

查水勢自十日起，已略平穩，不幸十一十二兩日，東北風大作，武漢各堤開，完全被水浪振動，堤身異常危險，加以川襄水頭並到，故復繼續增漲，十二日晚已超過五十尺○八寸半，十三日又增漲七寸有餘，聞日內恐尚有水到。另據熟悉水利之某工程師云：漢市設再漲八寸，則武漢三鎮將皆成澤國，未來災象，當更形擴大也。

漢口方面，自十三日江水陡漲七寸後，各街市積水最淺者，達三四尺，漢興昌所築排水堤壩，已完全失掉作用。特三區老圃中山路等處堤壩已與水平，特一區及黃陂街等處，均已已有水由地面放出，日租界因堤身過高，不便再加，亦有被灌之勢，至於皇經堂太平洋肥皂廠等處堤防，均在危險之中，平漢路江岸機廠及橋口至譙家磯一帶鐵路路軌，亦俱被淹，約深尺餘，最慘者沿路災民仍棲宿路軌上，經公安局強制遷移，始相率離

開鐵路快快而去。

責任

與

同情

1 各機關攤解賑款七十萬

急賑會因水災嚴重，區域擴大，賑款有限，殊難拯救，特分途勸募賑款，俾難民同沾實惠。關於中央在鄂國稅機關，於八日由省府特派漢口市長何葆華，分途接洽，結果：平漢路局附征三十萬元，特稅處及統稅局各附征二十萬元，共計七十萬元，均分六個月攤解。

2 大批米糧運漢

急賑會為救濟民食起見，已函知各負責機關，維持民食，聞省府已於六日，令所屬轉飭各糧食商，嚴禁高抬市價，是日市內米糧各店，已遵照原價售賣，每石只較前加一元五角，合為市價每石十五元五角，又據該會接得上海江西來電，謂日內即有大批白米運漢，江西省政府主席，及蔣總司令，已通令贛省各產米地方，准許鄂省急賑會採買出口。

3 剿匪宣傳處關心災黎

旬日來，江漢暴發，漢市受災頗重，二日水勢益健，各堤相繼潰決，洪水灌入市區，商場頓成澤國，第二剿匪宣傳處蔣處長，當派全處工作人員，組織救護隊，出發參加救濟工作，由宣傳科陳股長率令全體隊員，僱民划十餘隻，向沿鐵路一帶搭救災黎，在新市場內組設難民收容所，當經各員分途救護前來，該所收容難民已達千人以上，交湖北水災急賑會辦理，一面印發救災傳單萬份，張貼災區，以慰民心。自八月四日起，該處復購大批小饅頭，藥品，開水及難民需用物件，分裝三隻小划，分三路出發，至災區散發以資救濟。

4. 水電公司運送自來水

水電公司經理劉少岩，以各災民多取積水當作飲料，於衛生大有妨礙，特派遣工人多名，僱船數十隻，運載自來水分送各收容所供給飲料。各要隘危險電線，已派工人多名，慎重修理，以免流電，並通知電廠廠長江述之，盡力防範電廠積水，以免電燈中斷。日前江水高漲，該廠廠長努力防堵電機，幸未被淹。

5. 武大救災防疫

漢口大水災的經過

國立武漢大學以此次武漢空前水災，亟應參加救濟，而水後癘疫，尤宜預防，特由校長王世杰氏提出第二百二十八次校務會議，議決參加水災救濟一案，即日起切實遵行，其辦法一方面約集中華華中兩大學，及該校留校全體員生，參加救濟工作，一方約集仁濟同仁醫院，商酌防疫辦法，同時全校教職員酌量盡力捐助月薪若干成，以爲醫藥費及賑款之用。

6 童軍救護難民

中國童子軍武漢促進會全體會員，鑒於漢市水災甚重，難民載道，應本童子軍助人精神，實行救護，刻正籌資購辦藥品，僱定船隻於七日起分走各收容所，及鐵路兩旁從事救護災民工作。

7 滬人助賑

陳行等在滬，爲漢災募集賑款，昨已墊匯三千元到漢，來電云：漢市水災，聞諸公已辦急賑，弟等均曾旅漢，同深軫念，擬就滬友與漢會有一日之雅者，募集捐款，俾資集腋，茲先墊三千元，由大陸匯奉，如捐款超過，再行補匯，偏勞至感，陳行，唐壽民

，陳介，沈爾昌歌。

8 陳光組等贈送藥品

此次漢市水災之大，實爲空前未有，武漢行營參謀長陳光組等觀此災狀，特捐助防疫藥水多種，函送急賑會，轉發各災黎，以資救濟，其原函云：「逕啓者，組等以此次浩劫之後，時疫堪虞，茲特捐廉購辦臥龍丹五十瓶，救濟特疫水一千瓶，平安散一百五十瓶，疾氣丸二十瓶，申公普濟水二十盒，如意丹四百瓶，行軍散一百包，紅靈丹二百包，人丹五十包，送請貴會檢收，至希轉發各災黎，是所盼禱，此致急賑委員會，陳光組，朱傳經，徐承熙，劉緒福，楊恩熙同啓。」

9 收浮棺二百餘具

漢市善堂聯合會，日前經急賑會議決派該會收檢浮棺，當即派員分途工作，前往收運浮棺，計八月七日收浮棺約百具，八月八日收浮棺百餘具，兩日共收浮棺約二百餘具，業已由駁船運送漢陽崩坎地點。

10 運送難民回籍

漢口大水災的經過

此次武漢水災，爲亘古所未有，一般湘人，在後湖及武泰閘種田者，深受其禍，旅漢長郡同鄉會會長石和湘等，特發起水災臨時救急會，積極資送回籍，已於八月四日及八日先後僱定鴻輝新鴻發兩輪，運送難民共一千二百餘人赴湘。此種善果，不僅於湘人有益，且對於漢口治安，實有莫大益處也。

旅漢黃陂同鄉會，以此次漢市水災奇重，黃陂難民不在少數，現特由負責人公同發起，僱定小輪船數隻，并購就整個車票，擬將旅漢同鄉，被災難民，護送回籍，庶免離居流亡之苦，並通告在漢被難各同鄉，如有願回者，即可來會報名登記，限期由漢乘小輪船至譙家磯，再行轉車回籍。

11 醫生送診

洪水氾濫，釀成巨災，漢口醫學刊社社長謝匯東，爲拯救災民生命起見，特呈省市政府，漢口市公安局，暨衛生管理處，擬組織災民送診所，請由全市醫士，負責送診，不取分文，並商請飲片公會，轉知各藥商號，對於災民醫藥，一律平價發賣。此種慈善主義，得深蒙各方之贊同。

12 源源收到賑款

十四日據漢口商會主席并急賑會常委賀衡夫語記者，連日水勢陡漲，各收容所多被水淹，刻正設法遷移，鐵路一帶災民，因路軌被淹，多數已遷往武昌凱字營等處。同時在武昌洪山一帶廣搭大規模帳棚，以便盡量收容，免災民流離失所。但連日水勢增漲，市內積水過深，人力車已不能通行，且船隻太少，致災民多涉水求生，甚至被水溺斃或折足者，亦時有所聞。急賑會為救濟起見，特增加義渡數十隻，以便災民隨時應用，至各處樂捐助賑款項，陸續匯來者，已不在少數。十四日商會常委周星棠先生又接得上海杜月笙先生來電，謂已運來灰麵一萬袋。該會已快函答謝，並請繼續協助。同時又收到蔣作賓先生由京匯來賑委會急賑款項五萬元。亦經復電，並請再電匯大批款項來漢，俾獲普遍救濟。再漢口美國總領事對此次武漢水災極為關心，除電該國政府盡量撥款救濟外，並於十五日在美領署召集各國駐漢領事及僑商開會討論。

13 搜埋淹斃屍身

者三人，已於十四日分令善堂聯合會及市政府，略謂：「案查本市此次大水為災，淹斃

漢口大 人水災的經過

此次武漢在少數，茲據報告，後湖及濟生馬路民房內，仍有淹斃尸體，閉於室內等語。查前次單洞門潰口時，水勢異常洶湧，附近居民逃避不及，淹死屋內，一時未及檢出者甚多，此種尸體，若聽其久閉室內，不為檢出，不惟有傷人道，且恐積久腐壞，臭氣薰騰，釀成疫癘，影響市民健康，至為重大，着即派員挨戶檢查，即予葬埋，並將辦理情形具報。」

14 紅十字會工作忙

中國紅十字會漢口分會救護隊，計分四組，自七月二十八日起，連在武漢方面，護運難民約二千八百餘人，均已送至就近各收容所，並代散發饅頭，掩埋隊分四組，自八月三日起至八日止，計掩埋男屍二十六名，女屍三十一名，外大小浮棺共五十八具，均送至漢陽空地掩埋。八日分兩組，第一組劉幼卿等八人，收浮棺六具，第二組鎮魁元等八人，收浮棺六具，小孩男屍二名，二十六師副官陳麟一名，由隊員蕭鴻鈞押運漢陽掩埋，醫藥隊分兩組，自八月六日起，至八日止，在公安三四五六七等署地段內各收容所，醫治災民疾病，計輕病六百七十三人，重病十三人，輕病服藥，重病送往市立醫院診

治，九日兩組，第一組李幼安等八人，在六署各收容所，診視輕重病一百六十餘人，第二組胡朝銀等八人，在三四署各收容所，診視輕重病一百六十七人，此外設義渡船九隻，派員役十八人，上至藥王廟，下至三元里等處。

漢口紅十字分會，於十一日又出發工作，計掩埋隊二組，第一組劉幼卿等，收大小浮棺十三具，第二組鎮魁元等，收大小浮棺八具，統由蕭鴻鈞押送漢陽空地掩埋，醫療隊計二組，第一組李幼安等，出發公安六七兩署段內各收容所，治療輕重疾病災民一百八十八人，重病災民胡少齋，王曹氏，姜姚氏等三人，均已送至市立醫院住診，第三組趙子霖等，出發公安一署段內之收容所，治療輕重疾病災民一百六十五人，又該會工作人員，是日出發至華商跑馬廠，看見台上災民約四百人，經大風兜吹，勢將倒塌，當即派船前往移運，詎該災民多不願從，該員等無奈，遂知照該管警署，勸諭移遷。

據紅十字會八月十一日晚報告，近兩日來，天氣悶熱，晚間蚊子成羣，足為病疫傳染媒介，因是派救護隊在漢市公安第一、第六、七署界內，治療災民三五三人，其中重病者三人，已轉送市立醫院，該會發覺，時疫似有擴大趨勢。又紅十字會，於十一日收

檢浮棺二十一具，屍首均離棺，當送漢陽掩埋。

15 創設慈濟會

近有中外好善之士，創設萬國慈濟會於漢皋，蓋取慈航普濟之意，以辦理慈善事宜為宗旨，其發起人聲明：「既無宗教派別，尤無政治作用，專賴中外熱心善士，興辦一切善舉，以盡吾人應有之職責與義務。」現該會已由發起人擬具簡章，正積極籌劃進行，茲記發起人姓名如次：吳任之，黃吉亭，梅堅，桑稼軒，宋如海，李少齋，任家亨，吳德施，皮考克，江順德，徐維榮。

16 美領協助急賑

駐漢口美領為協助湖北急賑會救濟災民起見，十二日特派該署秘書袁克勤，到急賑會探詢一切，當由急賑會救濟股主任蔡輔卿接談，十三日美領特請商會主席兼急賑會常委賀衡夫至領館會商一切，聞對此次災情，異常顧念，並願盡量協助，賀衡夫於是晚六時始返急賑會。

17 設法遷移難民

江水續漲未已，災區日益擴大，收容各方難民，如何方臻妥善，於「人道」和「治安」上，均有密切關係，固不容稍事疏忽也。據防險處傳出消息，該處奉行營命令，着將現在平漢路基難民，即日強制遷移，不得再任其逗留不去，比即轉令警備部市政府公安局，會同妥為執行，至難民攜有木具什物者，准容存附近轉運公司，給予收據，俟水退憑據領回。又據漢陽縣報告，上游難民，紛往下游就地覓食，已有數千行抵縣境，當令暫在天主堂收容，另令警備部水上公安局及武昌公安局派隊妥為照料，以免奸人混跡，一面派隊前往上游，勸阻難民東下，並就地設法收容。

鐵路上逗留之災民，真正難民，為數已少，日前經商會主席賀衡夫等視察結果，以彼等多係小經紀商人，誠以鐵路上地勢高而涼爽，每有從事賭博者，當於十一日起，停止供給食料，一面由公安局強制執行搬遷，惟准許其帶笨重器物，或代負保管之責，如此鐵路上運輸材料方便，洞口可早為填塞。

18 省府通令扣薪助賑

省政府曾通令所屬機關云：『本府第十六次委員會例會，據財政廳提議，擬具扣薪

助賑辦法。查吾鄂政費，月計約有六十萬元，其中工餉辦公費等項，實佔十分之四，俸給一項，至多不過佔十分之六，在此十分之六當中，月薪不滿五十一元者之金額，又有十分之一，茲就上述情形，擬具扣薪助賑辦法兩項於後：

(甲) 除月薪不滿五十一元者免予扣除外，其餘無論月薪多寡，一概扣百分之六，以三個月為限，共計約可得賑款五萬八千餘元。

(說明) 每月薪額總數，約有三十六萬元，於此三十六萬元之中，除去不滿五十一元之金額外，實在可扣之薪額，只有三十二萬四千元，一律照扣百分之六，每月可扣一萬九千四百四十元，以上三倍之共計，約可得賑款五萬八千三百元左右。

(乙) 除月薪不滿五十一元免予扣除外，餘則按月薪多寡，照後表累進扣薪，以三個月為限，可得賑款四萬三千餘元。

累進扣薪表如左：

五一元——一〇〇元	扣百分之三，
一〇一元——一六〇元	扣百分之五，

一六一元——二四〇元 扣百分之七，
二四一元——三〇〇元 扣百分之十，
三〇一元——四〇〇元 扣百分之十五，
四〇一元——…… 扣百分之二十，

(說明)每月實在可扣之薪額總數，只有三十二萬四千元，已於上項說明，如按照上表累進扣薪平均得數，只有四分之四·八，每月可扣一萬五千五百五十二元，以三倍之共計，約可得賑款四萬六千六百五十六元左右。

當經決議，照乙項辦法，累進扣薪助賑，合行令仰遵照辦理』

19 改良發放麵包

警備部副官處昨發通函云：「敬啓者，奉司令交下，漢口區指揮官第七十七團團長劉漢濤報告稱：據屬區第一分區指揮官范文印報告：(一)查賑災會及商家臨時組織之賑濟會等，乘坐民划，發放麵包，既無定時，復無定數，隨意拋擲，以致一般難民，任意搶奪，擁擠落水者有之，獨自向隅者有之，秩序紊亂，情復可憫，擬請飭各賑濟會改良

。(二)住居里巷樓房之災民，里門被水封，划不能至，呼救無門，勢將枵腹待斃，請飭各賑濟會設法救濟等情，奉諭，分函查照分別改善普及，以維秩序，而免向隅。」

武漢三鎮災民收容所，刻已不下百數十處，一切給養，除由急賑會盡量供給，並指定團體發給外，昨日急賑會，特函漢商會各委員，請將鐵路邊各處未入收容所災民，指定各團體分段發給饅首，以免重複或遺漏，茲將各團體分段支付情形錄後：(一)江漢中學，古德寺，日本營房，法國學堂等處由商會指定典業公會發給，華清街鐵路邊一帶由廣東同鄉會發給，皇經堂，宗關，丹水池一帶，由金業公會發給，濟生五馬路至鐵路邊至橋口，中山馬路至鐵路邊，由綢緞業公會發給，江漢路至鐵路邊由精鹽公會發給，橋口至皇經堂一帶由紗業公會發給，德國球場一帶由捲烟公會發給，武昌武泰閘一帶由正頭業公會發給，漢陽各處由漢陽商會發給。

20 各方踴躍助賑

急賑會又收到賑款如下：計有上海湖北同鄉會，由上海銀行匯來一萬元，軍政部駐鄂城殘廢教養院捐到四百元，又宜昌四川善後督署參謀長袁彬匯來四千元，袁等並來電

如下：「武昌湖北省政府漢口水災急賑會勸鑒，霖雨經旬，浩流氾濫，披閱各報，備述漢災蕩析民居，附岸皆成澤國，呼號道途，施賑難遍，羣黎飢溺之痛既深，救濟不容或緩，彬等驚悉災情，豈忘悲憫，爰於青（九）日召集宜昌各界發起漢災急賑大會，當由軍政紳商到會領袖，捐集賑款約五千餘元，先後交到者計四千元，茲交漢口惠通銀號匯漢，呈交貴會查收，備施急賑，車薪杯水，本不足以言仁漿，土壤細流，如不擇或資小補，收到即乞惠復，此間一面續募賑款，集有成數，再行奉上，合併以聞，」袁彬，張邦本，郭成却，冷開泰，暨賑會同人叩灰印。

21 急賑會勸告災民入收容所

十二日急賑會爲沿鐵路災民不願移居收容所，特發出布告如後：「爲布告事，查鐵路堤內外居民，前因被水淹沒，一時無處棲身，均就近在鐵路堤上聚集，不惟烈日之下，暑濕薰蒸，最易釀成疾病，一經天雨淋漓，水勢浸淫，更恐立足無所，至各災民，其所以不肯他去者，係因所帶器具，無地寄存，以致留連不能捨去。茲本會爲各災民謀安全起見，業經借得鐵路附近公興存轉運公司地址，將各災民所攜器具等件，由本會代爲

收存保管，以便各災民個人出外謀生，或往本會各收容所就食，其寄存器物辦法，只須各災民記清各人所有器物件數，交至公興存公司，由本會派員照收登記，一面由本會填給收條，交各災民自行收執，將來取物時，即憑此條往取，設有失落，本會願負賠償責任，此法最爲穩當。各災民務須即日照辦，一則器具有人保管，一則各人可以自尋生路，且免麇集一處，發生種種危險，想各災民等必能體諒本會代謀安全之苦心也。特此布告，仰各災民，一體遵照辦理，切切爲要。」

22 增加兩收容所

急會救濟股，爲廣事收容災民起見，除已設八個收容所外，昨又在大智門鐵路邊天成牛皮廠設第九收容所，派張幼泉爲主任，另在帝主宮設第十收容所，派楊顯卿爲主任，又據報華商馬場看檯上有災民四百餘人，檯不堅恐倒塌，昨即派人前往查察，以便令災民遷移。又張公堤上難民，因風十分恐惶，防險事務處已僱划前往巡查，一面函急賑會，速行設法救濟，又金口逃來外縣難民，已指定大軍山爲收容地點。

23 行營關懷災民住所

武漢行營頃以漢市水區難民，爲數甚衆，除由各機關盡量設法收容外，其麪集於鐵路堤上者，尙有十分之七八，匪特與行車交通有礙，抑且日晒夜露，實與衛生有關，如前十一日值狂風暴雨之際，各難民坐立不安，形狀極爲淒慘，如不設法收容，行見垂首待斃，因於十二日分令各學校及各團體善堂，迅將所空房屋讓出，以備收容之用，并分令漢市府及公安局妥爲勸導難民，從速遷移云。

24 開始防疫

漢口洪水爲災，全市淹沒，市民漏濕麪集，難免不發生疫癘，加以糞便無從排棄，浮尸露棺牲畜無人收埋，陰溝污水蚊蠅垃圾等類到處皆是，均足資傳染疾疫，影響民命。武漢防險事務處，特於十日前分令漢口公安局，市立醫院，衛生管理處，速組防疫事務所，設法救濟。該局等奉令後，卽日午召集本市善堂聯合會，保安聯合會，紅十字會，醫師公會，肥料公會，八幫公所，開會討論統籌辦法，當場推定汪世鏗，李博仁，王觀海爲籌備委員，以凌羣，張運漢，朱子和，王燮和，岳綬廷，焦達夫等爲各股股長，分任防疫，清潔診療，救急各股事宜，並經通過組織章程，覓定滿春堤街聖公會堂爲辦

公地點，呈報開始辦公矣。

本市時疫事項，除市內清潔由衛生管理處負責外，所有傳染病之預防，如霍亂，傷寒，瘧疾，腦膜炎，痢疾等，在此時期，最易發生，而脚病當為最多數，已由市立醫院，普利醫院，梅神父醫院，天主堂醫院，分別着手施射防疫針，並免費治療。

1 法院停止辦公

零零
碎碎

本市地方法院，自經前日院後之單洞門潰決，水勢瀰漫，猛勇直入，該院首當其衝，加之該院地處甚低，是以該院看守所進水盈深，所有在押人犯，當時危險萬分，幸經該看守所長查永漢，急報得力，當由該院檢察處，提出三百餘名，移送武昌法院看守所寄押。又該院院長楊尙時，見此情形，未能辦公，且以值此洪流，訴訟人民，亦無底定，關於傳案送達傳票，亦多不逮，一切訟案進行，現已無形停止，因是於十三日起停止辦公矣。

又訊：夏口地方法院，已被水淹，人犯三百餘人，除淹斃十餘名外，逃走百餘名外，下餘一二百餘人，均於昨日由該院函請警備司令部，派兵押解過江，送交武昌地方法

院，轉令一二監獄，分別監押云。

2 取締流氓

市公安局，准水災急賑會回報，日來有一班地痞流氓，假散賑之名，在楊森花園一帶戲弄難民，殊屬可惡，請設法取締等情，該局已轉飭十三署，從嚴取締矣。

3 查禁小孩游泳

武漢警備司令部參謀處，昨分函武漢兩公安局云：「敬啓者，案查本部第六十九次警備會報，據湖北水上公安局代表報告，查沿江一帶，水深數尺或丈餘不等，時見附近居民或小孩，在水中游泳，偶一不慎，卽有滅頂之虞，此次除職局已飭屬隨時查禁外，可否由鈞部令各陸上公安局，轉飭沿江一帶崗警，一體查禁等情，主席答復，由本部參謀處，函省會及漢市兩公安局，飭屬查禁等語，紀錄在卷，除分函外，相應錄案函達，卽希查照辦理爲荷。」

4 登記渡划

自單洞門潰決後，市區沒水過半，所恃爲交通利器者，厥惟划船，各機關團體及商

店住宅僱定之小划，爲數已達數百隻，警備部爲便於稽考起見，特設臨時船舶登記處於長陽飯店，凡僱有渡划者，均須前往登記，蓋印編號，並規定旗式爲三角形，高一尺二寸，長二尺，如無此項標旗，即不准通行云。

5 妖言惑衆

近日龍王廟一帶，一般無知住民，僱請和尚道士，唸經謝神，當局本未禁止，詎該僧道等，竟敢變本加厲，向衆揚言，政府不應撤除龍王廟，並須禁屠等，妖言惑衆，該管警署，昨已奉令查禁矣。

龍王廟河下，昨日現出石碑一塊，附近居民撈起，滿石青苔，後將青苔洗去，現出「七龍二鳳之清」等六字。

丹水池初潰之時，有某善社請仙降，以問水禍，亂筆批云「老漢無憂」四字，初不解所謂，迨慈善會後，鐵路身潰，中山路以外，全遭淹沒，其時舊市區內，尙未被水浸入，乃悟及「老漢無憂」者，漢口之老市街無憂也，一般信徒，據爲神說，而且故幻其詞，以欺無知，儼然有神，相送無替，而不料老漢無憂者，亦後新漢口市民之憂而憂矣。一

般入迷之徒，至此始啞口無聲矣。

6 頭等車亦將失作用

自市區變成澤國而後，往來交通，初猶舟車分效其用，日來水益加漲，昔之坐頭等車者（坐車背之上）尚可通行者，現已有滅頂之懼，有兩人一車，前挽後推，以頭承車棚之坐處，以擁車前進，而維護乘客安全者，慘苦則令人不忍目覩。車失其用，而車夫乃什九失業，一葉舟遂成爲交通上之唯一利器，而乘機取巧，惡索之現象，乃益顯著。記者昨舟過中山路，江漢路，特三區，特一區等處，雖沿途舟塞，而呼船之聲不絕於耳。偶見大書『義渡』『慈航』之舟，非停泊牆陰，若罔聞見，卽一二胸懸黃綾符號者，閒坐談笑其中亦置之不理。其有近而搶登者，非惡詞拒絕，卽婉言『尙有公事』，或云，『此舟只到某處』（如到總商會者卽不肯進交通路或民生路之類）已成最客氣最普通之答復，至其答復態度，則視求舟者之態度而異，卽強壯者尙可自便，而弱小者轉難邀一援手也，此外尙有茅盾之點，則爲明書『義渡』『不取分文』而舟子依然索錢也。又記者曾一登上署「水災急賑會義渡」之舟，詢以急賑會有舟數十隻，何以各重要街口，迄無所見

，據舟子云，大半爲送公事及委員出入之用，聞尙將添舟，專任義渡。因問以現有之舟既多不渡人，何必書義渡，舟子不能對，記者亦撫然。

7 泗水逃脫

連日以來，武昌各縣長，及省會市公安局，奉省府及行營命令，召募輸送夫役，以資前敵之用，昨晚已募得夫役數百，均在漢陽門上輸運應用，有一夫竟由輪船後艙，一躍跳入江心，泗水行走，至里許浮出江心逃還其家，莫不稱奇。

8 所謂抬錢

武漢蔬菜因多被水淹死，致來源斷絕，售價高昂，故武昌一帶菜販，多將小菜挑至漢口出賣，今晨有某菜夫，乘普安渡輪過漢，甫抵碼頭，即有多數碼頭夫要抬錢，其理由，係該碼頭，歸伊等管轄，雙方爭執不已，旋經崗警調解，始寢其事。

9 住戶函當局收埋屍棺

近日濟生江漢各路，水深數尺，沿鐵路旁，原有棄置大小屍棺數十具，現在概被大水漂起，流在街頭巷口，甚至流入災民宅內，此項尸棺，均係最薄板所製，經水浸多日

，棺板開裂，死尸傾出，結果尸棺分離，尸朽被水溶化，非獨臭氣逼人，而災區內數十萬居民，終日與此毒水接觸，縱不死於水患，亦斷難免於癘疫。八月五日該處住戶吳鴻達律師，特函衛生當局，設法救濟。

10 木硬阻礙交通

連日本市水勢，繼續增漲，舊市區較高之街道，略有增漲，截至十四日止，據調查所得，漢市已無一完整無水之大街，可謂千古之奇觀矣。倘濱臨襄河之堤防搶護得法，江河之水不再增漲，則漢市或可免於全沒。茲將十四日水漲之情況述之如下：外江之水，已湧至民權路中段，而鐵路內外，亦漸向外漫延，該路僅路脊尙露，兩側水已沒踝，如橫越路身，則非車莫涉，其他半邊街之水，已沒及喬家巷口，新安市場之水，已浸及新街口，至沿襄河各街之水，則已深至三四尺不等，其未遭波及之處，人心亦甚惶懼，深虞水之將至，惟聞日來川襄及湘水上游，無大水再至，則漢江之水，當不至再漲。又築堤壩排水一事，因未施工，交通被阻，市民深感不便，警備部爲顧全市民交通，已令將民生路等處木埂於十四日開放數處，以使舟車通行，故上下往來，已不如前日之阻塞

，市民稱便多矣。

電話多不通話

本市自單洞門潰決後，水勢汹涌，漫瀾內地，武漢電話局之濟生分局，適首當其衝，幸經總局得訊，派員搶護得力，全局機件，未經損失，所有該處一帶民用電話，經遭淹沒，數達數百戶，該局以電話機件，久經水淹，勢必損壞過重，特派遣全體工匠，分赴該處，設法打撈，日前已經撈起電話機一百餘具，其餘各戶，因水淹過深，無法打撈，一俟水勢稍退，再行設法。又本市電話不能通話者，約有五百餘戶，均為地線關係。雖經該局派工匠修理，惟水過深處，頗難施工矣。

大水中之治安

本市值此大水為災，軍政當局，除極謀賑濟暨善後外，關於治安防範，布置妥當，計劃週全，行營何主任，為際此大水之中，便於調遣軍隊，策應各方防止匪共起見，着調令湘鄂路局小輪船二隻，撥歸徐督辦源泉，夏司令斗寅指揮聽候調用，該兩輪船已停泊某處，專供軍差。

13 兵士駕划撞倒茅屋

八日下午四時許，記者因詳察水勢，路經劉家花園附近，見有身着制服兩兵士，自駛小划一隻，正舞揚撐駛時，因不善於盪槳，至將路旁茅屋撞塌，有一年近七旬老嫗，避水屋上，形極可憐，亦被其撞溺於水，幸行人援救，老嫗起而言曰『真鹵莽』。該兩兵士，不惟不向前道歉反拳打足踢，要將老嫗溺死，旁觀者雖大抱不平，亦只有歛歛而已。似此兇橫兵士，尙望其主管長官予以嚴重誥誡，以蘇民喘。

14 嚴防明取暗竊

漢口公安局訓令：「爲令遵事，案奉武漢防險事務處，訓令內開：「爲令遵事，查本市此次被水淹沒，災情較重之處，居民逃避一空，所有物品器具等件，遺留室內，無人照管，一班宵小之徒，乘機而入，明取暗竊，事所必有，言念及此，殊切隱憂，除分令外，合亟令仰該局長，即便轉飭各屬，嚴密巡查，不分晝夜，隨時注意，以資防範，而保治安，是爲至要，切切此令，等因，奉此，除分令外，合行令仰該局長即便遵照，轉飭所屬，一體嚴加防範爲要，此令。」

15 掘堤赤匪正法

警備部於九日發出布告云：「爲宣布罪狀事，案據武漢警備漢口區指揮官第十三師七十七團團長劉漢濤呈解，十一日下午二時，掘挖單洞門鐵路堤身之紅匪彭明清一名到部，迭經開廳審訊，該犯供稱，係於本年三月奉匪首偽令潛行來漢，乘機暴動，期於擾亂治安，此次結合匪黨三人，到單洞門各持鋤具掘挖鐵路堤身，原冀全市變動成爲恐怖局面，即可於中起事，以達目的，不料被軍隊目擊捕獲，除死以外，別無餘供等語，經飭特別看守密窺動靜，去後，該犯在押並敢自書先鋒隊長，字拜江西九江詹效堂，請來弟親流血等字函件，檢核係通知匪首表示狡強意思，復經提審，該犯一再抵抗，有任剛任殺，絕不供出餘匪名姓之決意，似此犯情重大，罪無可逭，應查照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第一條第一款第三款，及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〇四條，第二百八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分別宣告罪名，仍援用刑法第七十條第一例，處以死刑，除簽提該犯驗明正身，綁赴刑場，執行槍決，以昭炯戒外，合亟布告週知，此布。計開『彭明清』，年三十九歲，湖南人。

IV 第二時期

日租界
被淹沒

查此次大水中，自二號起漢市悉成澤國，而日租界因防範得力，延至十四日止，尙未浸水，爲市內唯一之乾淨土，然至十五日上午七時許，亦已成爲一片汪洋矣！其原因在連日水勢只漲不退，且該處地勢低窪，水一面從地中浮起，一面漫過堤防，計現已水深達四五尺矣。

水量續

漲不退

1 據談此次水災之原因

關於此次水災之原因，言人人殊，有謂天災猛烈者，有謂人謀未臧者，神語鬼話，傳遍漢皋，但近來水勢仍是只漲不退。據熟悉水量者言，今年非獨鄂省大水，而下游各省，莫不皆然，考其不退原因，係贛之鄱陽湖水，皖之巢湖水，均退落下游，因其退落水勢猛急，且揚子江久未疏濬，故不能源源而下，已在贛皖交流地點梗塞，所以吾鄂水勢不能消納，且有逆流高漲之現象也。

2 十五日水量續漲五寸

漢口大水災的經過

此次大水，爲從來所未有，尤奇者，時交秋令以後，仍日日增漲，尙無退落之望，據水利局報告，武漢於十五日又漲五寸，雖上游暫無到水電來，而情形岌岌可危，且現在水勢激流，各交通地方，已非舟莫行。

3 十六日又漲四寸

十六日爲星期日，武漢同時又增水四寸，而總商會內亦已進水尺許，水災急賑會均遷二樓辦公，所有中山路一帶商店，十室九閉，因事實上已不能營業，僅雜貨店各小攤勉強開店，市內惟銀行錢莊，米煤兩業，及典當等，仍工作如舊。銀行業當通告，十七日起，營業時間，自上午十時起，至下午三時止，惟因水災後拆息奇重，致申鈔與現洋匯水需一分有餘矣。自十一日以後，因江水陡漲兩尺有餘，勞動界本已叫苦連天，其中尤以人力車夫爲最，迄十六日竟不能工作矣。

4 水過皇經堂堤

十六日以後，皇經堂堤上水已內溢，是日視察該處，見有大駁船一隻，上堆蔴袋甚夥，均屬搶險時所需物。謂因水既越堤，遂將未盛之蔴袋運回。是日沿皇經堂堤河水，

橫溢西汜，向張公堤進襲，詢諸划夫。據云：河水高過蔴袋，故水內湧，若再加幾層蔴袋，或不至漫過去云云。又查水溢時間，據稱「係十六晨八點鐘淹的。」現蔴袋入水尙淺，分明可見，且所植木椿之頂端，尙有露出水外者，並不能通行船舶，其說自屬可信，又見二三處蔴袋已不能見，且水流亦急，據划夫云：此爲出進船隻所取去，俾便通行云。在此急流水口之對面，約距三四丈之遙，有一新建房屋，上懸『合興』『景福』兩橫額，蓋商店之市招也。屋迎水頭，尙未傾倒，足爲水勢不甚猛烈之證。過此西行，見張公堤堤上災民已滿，老幼男女，擁擠不堪，器具什物，充塞堤上，住戶正拆去屋瓦，並有軍警督工搶險，拒隄行人通過。兩堤間紮排打撈木器者，亦見數人。泰安紗廠與福新五廠之前，均有防水工作甚堅，水面已高於兩廠地基約二尺餘，福新廠有抽水機兩架，水管粗大，遙望如瀑布，而響聲亦宏，可知該廠已進水也。泰安廠側之小道，行人如常，又可知其防水設備尤佳也。舟由張公堤返輪，經過皇經堂堤，划夫殊爲吃力，足證河水橫流，其力之大小。

五十七十八水勢續漲

漢口大水災的經過

十七日爲漢口市被水之第十六日，自日租界，特一區，黃陂街等處，被水淹沒後，全市已無一片乾淨土，尤以皇經堂堤防及川漢路基關係尤其重要，加以連日大風雨，險遭不測。

十八日爲漢市被水第十七日，漢口自皇經堂灘堤潰決後，川漢路基水平堤埂，堤身無恙，惟皇經堂至宗關一帶現加工搶修，雙洞路軌淹過枕木。至十七日水勢復形陡漲，計又繼續漲三寸七分。

省黨部
之調查

省整委員會以武漢水災奇重，特組調查團出發災區實地調查，茲將七日之調查報告，照錄如後：

一 堤防調查報告

甲。地點及堤身狀況

(一)武豐閘，青山堤，荒五重，張公祠上，林場，武豐閘自潰決後，現已搶修完好。惟自青山至林場一帶，堤外水比堤內高一丈二尺半，堤身處處漏水，荒五里雖填土甚高，並打木樁，但仍有清水源源流出，林場堤外正在填土包，內有一處漏水，已用木樁

圍成「」形。惟張公祠上最爲危險，堤基已壞，堤內一丈餘，以足踏之，盡爲軟泥，僅有土包四個擋禦。

(二)武泰閘，賽湖堤，武泰閘堤因武慶閘沖破，閘內水又高於閘外，閘外水距離閘面二尺五寸，閘內水距離閘面二尺三寸，賽湖堤外深約二丈餘，現距離堤面一尺八寸餘，武泰閘自武慶閘破後，毫無危險，惟賽湖堤因年久失修，中段一帶堤脚及堤閘底口有漏水洞數處，甚爲危險。

(三)下新河，上新河，徐家棚，和尚路，鱧魚堤，由大堤口至爐坊口之江岸，一律堆有沙包五六層至七八層，工程尙屬堅實，縱水再漲一二尺亦無危險。上新河水距江岸僅二三寸，特字第一八號門牌前面，距江邊六尺之處，被人足踏穿兩洞，手探不能及底。足徵江岸業被衝激內潰，徐家棚，和尚路，武豐堤一帶，尙無危險，鱧魚堤派有民夫數十，挑土堆包以策自衛，至於中和，保安，望山，文昌四門，惟保安門外之武泰閘堤防，關係武昌生命財產甚鉅，惟自武慶閘潰決後，該堤防已失效用，至望山門文昌門，各處地勢低窪，若江水繼漲增高，有侵入城內之勢。現在各門已用沙包堵塞，計高約三尺許。

乙·防範情形

武豐閘搶險工夫約五百餘人，但因林場堤危險，已分一百餘人至該處，荒五里有三十人左右，張公祠上有五十人左右，武泰閘，賽湖堤，有五六百人，下新河至爐坊口，有工程師牛騰，率工程隊百餘名搶修，工程尙堅實，上新河有少數工人，在該處鋪有沙包一層，長度不及三丈，上新河特字第二八號門牌前面距江邊六尺之處，被往來行人踏穿兩洞，江岸已被衝激內潰，僅恃土堤一道，以爲防禦，工作似覺鬆懈，徐家棚，和尙路一帶，前本危險，今已填滿沙包，高八尺餘，縱再漲水二三尺，亦無危險，武豐堤溝口外邊水深丈餘，業已下椿一排，內填沙包，形式上亦頗完好，鯉魚堤有鄉民數十，自動築堤，以防青山之水。

丙·調查意見

(一) 賽湖堤，位置甚高，若一旦潰決，武昌全城被淹沒，應請防險事務處增加工人搶險，並派專員常往督察，以免出險。

(二) 其餘各堤，凡發現險象者，均應增加工人加緊工作，並增加材料，據林場黃某

云：「袋袋不敷用。」

(三) 水利局縣政府應會同令飭當地紳董率同民衆搶險，並須給以相當工資。

(四) 防險人員無責任心：(甲) 水利局工作不緊張。(乙) 工務局既不聽指揮，又不努力，時常休息，晚上不做工。

(五) 防險人員太拘泥，例如張公祠上，發生危險，猶諉稱候得青山之命令，再行工作。

(六) 只顧有險才搶，不能通盤計劃。

(七) 堤上已處處漏水，但無人時常巡查。

(八) 蔴袋裝土不能裝到五成，據云：「裝多則重，重則負不起。」

(九) 辦事者不要擺出官架。

(十) 辦事者不應藉公營私，例如蔴袋裝土，將土傾於堤內後，用原袋裝土，以便多報袋子數目。

2 災情調查報告

漢口大水災的經過

甲·調查地點及被災情形

(一)漢口慈善會住災民約一萬一千一百餘名，婦孺佔多數，會址浸入水中四尺餘深，屋雖大而人尤多，甚形擁擠，天氣酷熱，多生疾病。

(二)平漢鐵路上自橋口下至鐵路孔一條線住災民約有十萬，婦孺老弱佔多數，風吹雨洒，日晒夜露，水距路埂僅四五寸。因張公堤潰水入後湖，旋冲破平漢路單雙兩洞門，鐵路內外居民皆奔登其上。

(三)新市場住災民二千餘人，怡和棧約六千餘人，美最時洋行約六百餘人，戴生昌輪船公司約千餘人，係由鐵路附近搬來之貧苦工人，或碼頭工人眷屬。

(四)萬壽宮約住災民一千餘人，佛林庵約二千餘人，佛慧庵約二千餘人，武聖宮約二百餘人，帝主宮約八百餘人，太平會館約五百餘人，長郡會館約千餘人，麒麟庵四十餘人，皆係平漢路外遷來之貧苦農人或工人。

(五)漢口寶林洋行及永興洋行兩處，共住災民一千七百五十六人，此處災民係由沿鐵路一帶，如新馬路，球廠街，中路等處遷來。

(六)武昌武慶閘潰決後，附近被災人民，約四百餘人，現由急賑會收在官麻局居住。

(七)武昌中和門外一帶，有沔陽災民一百餘人，露天寄宿，選舉紳耆向水災急賑會乞賑。

乙·附災情提要

(一)漢口全市有水，因平漢鐵路丹水池地方潰決，水入後湖，旋將鐵路單洞門雙洞門冲破，致釀成漢市水災，水最淺一尺五寸，如民生路等處是，最深約三丈餘尺。

(二)漢市災民份子，貧苦農工佔十分之九。

(三)漢市災民約數二十餘萬。

(四)漢市災民住屋者半，露宿者半。

(五)漢市災民因感天氣寒熱不時，加以風吹日晒，飽一餐，餓一餐，漸染瘟疫，少壯面黃飢瘦，婦孺老弱呼號不休，厥狀至慘。

(六)漢市鐵路內外被水冲倒茅屋及老屋無算，器俱損失更難以數計。

(七)武昌武慶閘破後之災民現在慘狀，大略與漢市同。

丙·賑災情形

(一)發麵包：由武漢水災急賑會及善堂聯合會，又紅十字會等機關，用划子裝載麵包，每日至各處散發，一日發一次，一次無定數，在未發時雖然規定每人個數，然發時實任意散發，大半強壯者多取不厭，老弱婦孺有時一枚不得，此僅就常常散發之處而言。至若偏僻之收容所，甚至有竟日不見麵包船者，如餘記里新分里及聖若瑟學校，又濟生三馬路一帶，府南一路，府北一路等處，破屋樓上各處，所住之災民，卽其事實。至武昌方面除發麵包外，現在計劃發粥。

(二)送藥品及吃水：由武漢各慈善團體或藥店船載藥品及清潔之吃水，送給各處災民，分配甚勻，無搶奪之情形，此種救濟，殊於災民大有裨益。

丁·調查意見

(一)增設收容所，將露天之災民盡量安置，並要預備數月之糧食，庶幾危險可免。

(二)收容所應勻分人數，凡人數過多之處，宜另覓地址，將災民移出，並注意各種

衛生事項，以免發生瘟疫。

(二)分發麵包，應將各處災民造具名冊分爲若干隊，隊置隊長，每隊十組，組置組長，按名發放，庶免遺漏。

(四)麵包有霉毒及未熟者，應勿發給。

(五)積水污穢，多含毒質，不可食用，應設法解決災區人民之用水問題。

(六)刻下急賑所設義渡，不敷應用，宜添設多數船隻，以便往來。

(七)鐵道堤方面應劃分段落添設臨時崗警，並應清查人數，以防意外。

總部第二
宣傳處參
加救濟！

總司令部第二剿匪宣傳處，於此洪水氾濫倉卒濟難之時，亦慨然參加急賑，撫慰難民，自始至終，工作靡懈，且能於撫慰之際，致力宣傳，使奄奄垂斃意志頹喪之難民，猶能受三民主義之感召，而抖擻精神，力圖自救。

1 製訂參加救濟水災難民工作綱要

該處處長蔣堅忍氏，自聞雙洞門潰口水警後，除由該處及第二宣傳大隊各捐洋一百元於急賑會薄資救濟外，即令全處工作人員，分組分隊，輪日出發近郊災區，實施救濟

，並漏夜趕印安定人心之標語甚夥，張貼全市，人心爲之一定，復令第二宣傳大隊第二隊第三隊全體工作人員，協助急賑會，分別在武漢各收容所實地工作，並臨時製訂參加救濟水災難民工作綱要，作爲工作準繩。

2 直接放賑

當雙洞門潰決時，武漢各收容所尙未完全成立，多數災民，或蜷伏於屋頂，或麕集於鐵路，鳩形鵠面，待賑孔殷，此時一粒半粟，在施之者，雖輕若鴻毛，在受之者，已恩同再造。該處派員參加急賑後，即每日自備大饅首五千，在武漢近郊各災區劃分段落，按人散放，遇有感染疾病之難民，並施以救濟水，仁丹，痧丸等藥品，臨時治療，蔣處長亦親自視察各地，督促救災人員加緊工作，並實施安慰難民。後各收容所均佈置就緒，被難災民，已不散見於災區，但遠地轉徙流離而來之難民，仍到處發現，該處復派人划行武昌漢陽漢口各偏僻區域，作普遍之調查。如有難民，即勸導其往收容所居住。並由該處差划分送各地收容，倘遇情境特殊困難，不能往收容所寄居者，則按人給以現洋數角，藉示救恤。

3 協助急賑會工作

該處參加急賑人員，一部担負直接放賑外，餘均在急賑會協助工作，開始時，佈置各收容所，護送難民，協助管理，散發食物，自武漢各收容所均已成立，該處救災工作人員，即往各收容所實地工作。武昌各收容所由第二隊担任，第一組協助管理第一二兩收容所，第二組協助管理第三收容所，第三組協助管理第六至第七收容所。漢口漢陽各收容所由第三隊担任，第一組協助管理漢陽第一收容所，第二三四五等組協助管理漢口第一至第十一爲收容所各組最顯著之工作成績，在能使雜亂無章之難民均能謹守秩序，不但減輕管理人員之困難，并使難民自身亦免受意外之刺激，而安然相處。

4 調查各收容所一般情況

該處工作人員在武漢各收容所實地調查之情況頗稱詳盡，茲擇要分誌如下：

甲·武昌各收容所情況：

武昌有收容所七處，第一二兩收容所，設在兩湖書院及梅家山，人數達四千以上，其中染病者幾佔百分之四十，雖紅十字會竭力診救，死亡者亦時有所聞。第三收容所人

數達六千以上，所有棚屋，均係臨時在洪山附近搭蓋，天晴則暑氣蒸騰，天雨又漏濕不堪，以致時疫流行，死亡相繼。第四五兩收容所設珞珈山及千家街，約有難民四千人，秩序甚佳，患病者亦較少。第六第七兩收容所設在文華中學及第九中學，人數約六七千之衆，因有同仁醫院常川派人施診，病者甚少。惟各所難民每日僅發饅頭四枚，與各人平時之食量相差甚鉅，故無論老幼均呈營養不足之象。若不另行設法救濟，恐一般難民終將淪爲餓殍。

乙·漢陽收容所情況：

漢陽原有收容所三處，後因種種關係，合併於第一收容所管理。該所設在漢陽西門文廟內，辦事人員約五十人，均係各中小學校教職員，治事極有條理，因限於房屋，所內僅容難民三四千人，房屋尙清潔，空氣亦頗流通，惟所有難民均席地而臥，常發生痢疾傷寒等症。幸有中西醫常駐診所診救，無多死亡。每日午前九時，午後三時，由所發給每個成年難民饅頭三個，小孩二個，勉可充飢，惜漢陽祇收容所一處，大別山山頂山麓，及西門外各處麇集之難民，猶不免風餐露宿之苦。

丙·漢口各收容所情況：

1 第一收容所設在中山路慈善會內，當初收容人數幾近萬人，後因該所最低層悉被水淹，遂將下層難民分送至附近茶樓酒肆及各空隙民房，故所內現僅三千一百餘人，內外合計尚有八千餘人之譜。其中婦孺最多，壯丁次之，籍貫多係沔陽，仙桃鎮，每日由該所發稀飯兩次，災民差足一飽，惟所內房屋不甚寬大，難民太多，頗現擁擠之狀，幸紅十字會常川有醫生施診，災民尙少疾病。

2 第二收容所在新市場內，辦事人員近八十人，共分九處，每處設管理員三人，共有難民二千零八十七人，每日由所供稀飯一餐，約需米三石五斗，另給麵包六千個，佛教會每日補賑三千個，尙可勉維生活，所內衛生有萬國紅十字會，天主堂，四明醫院，梅神父醫院，派員到所監護，診治疾病，災民甚稱適宜。

3 第三收容所設大智門外怡和堆棧，共分五處，難民人數四千左右，每日發成年難民米一升，小孩半升，分戶具領，自行炊爨，衛生管理方面，均不一二兩收容所之完備。

4 第四收容所設三井洋行內，共有難民三百餘人，均係工人家屬，分工場內，煤堆

上棧房，平檯上三處，住宿多露天，無人負責管理，膳食均自備，僅八月二十四日有某善堂發饅頭一次，情狀甚慘！

5 第五收容所設大智門寶林洋行堆棧，共收難民一千七百餘人，分堆棧，二層樓堆棧平檯上，工場平檯上三處住宿，所內難民大都能自給者，其目的僅在求一住宿安身之地，故每日僅由該所發饅頭三個，以資補助，所內空氣亦甚流通，惟不甚清潔，每日由市立醫院派人來所施診一次，難民稱便。

6 第六收容所設萬壽宮，辦事人均係豫章會館職員，共收難民六百一十三人，分六室居住，每日每人發麵包八個，小孩六個，所需開支暫由豫章會館所屬各職業工會分別捐助，預備將來領到急賑會賑款時，作難民善後之需，該所內址廣闊，空氣極佳，各醫院亦按日派人到所施診，難民甚少疾病。

7 第七收容所設花樓太平會館，共收難民四百餘人，每日發饅頭六個，小孩四個，經費均由洋貨公會負擔。

8 第八收容所設董家巷長郡會館，自八月二日起，開始收容，難民進出入數，共七

千餘人，半爲湘籍，半爲鄂籍，湘籍難民已分別遣送回籍，鄂籍者已由急賑會負責送往黑山，該所遂於八月二十六日正式結束，至收容難民之用費，概由長郡會館所屬各商會團體樂捐，每日供給稀飯兩餐，自始至終，未受急賑會之接濟。

9 第九收容所設鐵路邊天成洋行內，收難民一千五百餘人，分四處住宿，每天每人發饅頭六個，小孩四個，該處因自來水管破裂，所需飲料，每天用長皮管灌送自來水一次，所內以棧房二樓較爲清潔，其餘各地頗形污穢，難民中常有發生疾病者，幸有各醫院常川施診，尙無多死亡。

10 第十收容所設黃陂街帝主宮，當大水初漲時，該所共收難民千餘人，現僅六百五十餘人，多黃安沔陽籍，每日供稀飯二餐，饅頭一頓，數量不加限制，各盡所需，其經費概由黃州同鄉會負擔，所內分六室居住，尙屬安適，一般難民得此寄身之所甚爲欣愉。

11 第十一收容所設在聖若瑟女校內，共收難民三百八十二人，每天每人發饅頭八個，不分長幼，所內分設醫治衛生管理等股，難民尙稱安適。

5 調查收容所後之建議

漢口大水災的經過

武漢各收容所俱倉卒成立，收容不週設備不善之地方，當在所難免。該宣傳處爲增加救災工作之效率，減少難民之隱痛計，每有所見，輒建議湖北急賑會，設法改良。茲將其建議之事項摘要於下：（一）漢陽大別山及西門內外一帶曾發現餐風露宿之難民二千餘人，該地收容所以房屋狹小不允收容，厥狀甚慘，請設法救濟以資普渡。（二）漢川縣謝家坑地方彼水沖沒，有災民數千人棲於高阜，無以爲生，請迅設法拯救。（三）武昌兩湖書院梅家山等處收容之難民，病者百分之四十，死者亦百分之二三，大半皆因寒暑失宜，飲食不勻所致。在兩湖書院收容所發現西廂隣居人民，竟有混入難民中，領取食物，公然轉售於人之怪現狀，洪山收容所災民無地棲身，秩序紊亂死亡相繼，千家街收容所，甚有五日未發粒食者，忍飢乞援，狀甚慘悽，至各收容所糧食分配之不勻，衛生設備之欠缺，災民中之強者飽而有餘，弱者飢而待斃等情形，比比皆是。（四）漢口雖設有多數收容所，而災民游泗水中呼號乞食者有之，身居危境，忍飢泣餓者有之，亦有不能識字及不知收容所址飄流市上者宜設法普救。（五）各收容所大半均無固定廁所，以致臭氣薰人，復以飲料不潔，多生時疫，而藥品之施發又爲數甚少，即宜改善設備增加藥品

防範傳染病之流行。

以上各項建議均經急賑會予以採擇。武漢各所之設備管理衛生賑救諸方面均臻完善，一般難民莫不感恩不置。

6 對救治水災之建議

蔣主席蒞臨武漢視察水災時，該處處長蔣堅忍氏草救濟水災計劃數萬言，面遞主席建議從根本上救濟水災，其計劃內容謂：「此次洪水泛濫，災區互數千里，災民逾五千萬，如此浩劫，中外罕見，若僅恃目前財物之救濟，既不普遍，又不澈底，且水災之後，必有凶年，非妥籌全善之方法，實不足以拯未來之災害，東三省及內外蒙古地曠人稀，物產豐富，足可容納災民數千萬人，政府應趁此時機，以迅速之動作，精密之方法，即以賑款之一部移送災民五百萬，於東三省及內外蒙古各地墾荒實邊，舉其利益之大者，有三端。

一。救目前數百萬浸沉洪水中災民之生命：「目前各地災民，轉徙流離於各大都市者，尚有政府及各公私團體之賑救！得幸免於餓殍，但社會之財力有限，徒事消費之救

濟，恐亦不能持久，不幸賑糧缺乏之日，此賴賑度命之災黎，非挺而走險，祇有坐以待斃，且窮鄉僻壤之災區難民未能逃至各大都市者，其人數必較逃出者更爲衆，其運糧濟賑，則阻於交通，運錢施賑，則絕於買賣，且杯水車薪又何足以人人普救，故爲此大量災民救死計，政府宜迅將各地城鄉災民設法運出境外，移民實邊，以免沉淪之痛。

二。免除將來匪禍荒年社會上之大紛擾；「沃土之民多善，瘠土之民多淫，淫則惡心生，打家劫舍，殺人越貨之事，便習於優爲，前年北方各省，旱災之後，盜匪滋生，社會紛擾不寧，至今猶爲民病，本年長江流域之水災，較之昔年旱災災情，猶爲重大，益以赤匪之煽惑劫持，災區難民老者弱者，祇有死於溝瀆，強者黠者挺而走險，作奸犯科，自屬易事，政府爲思患預防，泯滅隱患計，亦宜將此無術謀生之廣大難民，移地救濟。

三。抵制日俄兩國對東三省內外蒙古之侵略：我國滿蒙，日本已視爲侵略中國之根據地，我國外蒙，蘇俄則據爲赤化中國之大本營，而日俄兩國之侵略性質，雖有不同，而其所採之方式，則如出一轍，除武力政治經濟外，均利用移民政策，以是外蒙城鎮，滿眼皆黃髮碧眼之俄人，滿蒙則不論城市鄉村，俱有日人之潛勢力，近且因移民積進之

故，釀成萬寶山慘殺華人重大事件，我國爲防範日俄之移民陰謀計，允宜將內地過剩之人口，長期移殖於滿蒙，然後我衆彼寡，可以無形抵制其侵奪之詭計，此次遭受水災之難民於物質供給言，已成過剩之人口，於居住地帶言，亦成過剩之人口，縱捨救災之意義而不言，政府亦宜本抵制日俄之侵略政策，將此由災後而致過剩之人口，悉數殖於邊疆，方爲上策。

此項計劃，完備周詳，蔣主席閱後甚爲嘉許。將來政府採擇施行，不徒災民之生計可根本解決，卽社會之恐慌，國防之隱憂，亦可消弭於無形矣。

武漢防險事務處，十六日代電建設廳長方達智，水派局長陳克明，及漢市長力者之
何葆華，原電云：

懲處！

代電一：武昌建設廳方廳長水利局長均覽，查日來江水繼漲，堤防危險堪虞，迭經嚴令該廳長局長多派員工盡力搶護，頃查該廳所派搶險員工，竟有因循敷衍者，該局防險人員，亦有放棄職責者，該廳局長督飭不力，貽誤要公，殊屬溺職，着先予各記大過一次，以示薄懲，至搶險不力員工，卽由該廳局長等查明呈候懲處，現在秩

子街堤身竟仍潰決，江水繼續衝入都府堤，青龍街，草湖門一帶，行將漫至糧道街等處，人民譁譟，豕突狂奔，市面秩序，極呈紊亂，若再不迅予設法，加緊防堵，勢必漫及全城，響影治安，該廳局長職責所在，豈可一誤再誤，致干嚴譴，仰仍振作精神，力圖補救，分別查勘，切實防護，務須不避艱險，盡力補救，勿以水漲而氣餒，竟聽其潰決也，凜之切切！

代電二：漢口市政府何市長鑒，頃據查報，皇經堂川漢路基搶險員工，十六夜相率自動離開，直至十七晨尚未前往工作，刻江水已漫淹堤身，危險即在目前，該市長督飭不力，誤工溺職，着即先記大過一次，其放棄職守員司，亦應呈明聽候懲處，現該堤身，尙未潰決，仍仰迅即親督員工前往搶護，務須不避艱險，立圖補救，勿再稍涉敷衍，致干罪戾，凜之切切。

迎賓館
之倒塌

此次武漢大水，一切建築物，悉沉入水中自數尺至丈餘之深，一般市民，早已房屋倒塌爲憂，而實深建築惡劣之住宅，先後倒塌者，亦時有所聞，至數日前甲子旅館一部份之倒塌，已引起市民之大恐慌，幸所倒者不多，少未傷

人，至十八夜大智門迎賓旅館之倒塌，始肇大禍，茲將當時情形記之於後。

漢口老大智門迎賓旅館，開設已二十餘年，其房屋因年久未修，早有傾斜之象，此次大水為災，而老大智門一帶，水深六七尺，連日江水續漲，水流湍急，該旅館適處於特三區與模範區毗連之叉路口，正當其衝，而各處災民，多遷入避難，故該旅館一二三層樓上，大有人滿之患，加之貨物愈多，壓力愈重，竟於十八晚十二時，以倒塌聞矣。十八晚十一時半，該旅館前面一座牆基，裂口甚長，旋即倒塌，是時避居樓上之旅客，悉倉惶奔去，迨至十二時，迎賓之一二三層樓房，相繼倒塌，但後面二樓，幸未殃及，當倒塌時，並將附近電燈電話線桿，完全壓倒，以故紅光萬丈，電流四射，其電燈線浸入水中者，又起電氣作用，故街中積水，亦有電流，逃出旅客及路上行人，因躲避不及，計燒死十二名，一時哭聲震地，慘不忍聞，當一面由水電公司派工將電線剪斷，一面由警察八署傳知附近居戶，關閉電燈，並由警備部派兵一排到場彈壓，沿該旅館附近一帶，斷絕交通，至該處電話線桿，係漢口電話之總機關，所有電話線頭，悉集結於該桿上，自該桿被壓倒後，致漢口用戶電話損壞三千餘戶之多，將來完全修復，須在一月以

後，是今後交通上實感莫大之困難。

武漢災民

40萬全省

被災45縣

1 武漢災民之確數

八月二十日止，據詳確調查，武漢待賑人數如下：漢口約二十萬，武昌約五萬餘，漢陽約三萬，碼頭夫約十萬，不在此數，他如各縣災民，尙在調查中，又武昌凱字營收容所被淹已分別移至省一中，省師，女子職業等校校址，蘇布局收容所遷往兩湖書院，長春觀等處收容所均移往後門搭棚，又洪山寶通寺，亦盡量收容難民。

2 何主席報告全省被災人數

省府主席兼行營主任何成濬，爲全國水災急賑會在武漢組織分會事，於八月二十三日下午四時，在行營設備茶點，招待在漢各國僑商，「美孚」「怡和」「花旗」「匯豐」「安利英」「美最時」「英美烟公司」「三井」等行大班，及傳教師吳德施，龔神父，協和醫院之主暨中央派來調查災情辦理賑務之李組紳，劉瑞恆，貝克，漢商會周星棠，黃文植，王森甫，紗廠聯合會蘇汰餘。既濟水電公司劉少岩等，並請民政廳長劉文島，漢口市長

何葆華等作陪，入座後，依次散發「全國水災急賑會武漢分會成立第一次會議紀錄」「湖北各縣市水災概況表」「武陽兩區被水災民概數」「預定災民收容所一覽表」各一份，首由何成濬報告：略謂，今天謹備茶點，請在漢中外名人聚集一堂。今年湖北全省水災重大，爲歷年未有的大災，特向在座各位報告。現在武漢水災嚴重情形，已爲各位所目覩，毋待贅述。今天報告要請各位注意的，是湖北全省六十九縣，已有四十五縣被水災，其中災情最重，又有三十九縣之多，武漢災情固重，尙有相當救濟，而外縣因限於財力，不克及時辦理救濟，受災更慘，難民淹死甚多，以交通不便。尙未據報確數。此受災最重超過全省過半數之三十九縣難民，迄今尙未收容。查湖北地勢，在全國中爲最低，河南，陝西，湖南，四川，貴州等省江河水量，向係經過湖北沿長江而入海，今年河南等五省均患大水，益以川河襄水及長江河身，迄未疏濬，以致泛濫遍及鄂境，且水量之高，爲數十年所未見，故各主管機關所施防禦工作，終不能與之抵抗，足徵此次湖北水災，並非人事上防禦不力。漢口新聞界當此次水災將成時，認爲人事上防禦不力，據而向外宣傳，結果減少京滬方面援助力量，希望各位將湖北災情，直接或間接宣傳出去

，使各方明瞭是一種人力不可抵抗之災象，今天請各位在此茶會，應聲明的，是與國際政治，宗教，不發生絲毫關係的，完全基於人道觀念，請各位對於湖北水災，予以特別援助，俾垂斃難民，得以起死回生。猶憶數年前，西北陝甘旱災，賴各國人士組織十字會義賑會等團體援助，救治無數難民，至今中華民國全體人民，均異常感激，此次湖北水災，與前陝甘旱災比較，實重一百倍，湖北此次水勢急遽，人民衣物住宅，均被水沖去，甚至生命亦不保，田禾又盡淹沒，糧食更無着落，此誠中國歷年來未有之災况。現在武漢收容當地難民，已有三十萬，而進至四十萬，外縣難民因事先通令就地設法收容，絕對不准出境，否則武漢方面，尙不知增加若干難民，綜合全國難民，確實在一千萬以上，而急待救濟，刻不容緩的，當有五百萬人。最近中央特派李紹紳，劉瑞恆，貝克諸先生來鄂視察災情，並辦理賑濟防疫等事，經彼此商榷結果，爲集中力量起見，決定組織武漢急賑分會，主持一切，今天兄弟謹代表中央，特約各位共商進行。現在水災已經過三星期，業由各方盡量救濟，而難民被災之初，亦易掙扎，將來水退以後，救濟力量已竭，再加以不可避免的時疫，是難民今日以後迄至明春，比今日以前，更感痛苦，

被災難民過去和將來的痛苦既如此，今天不能不希望各位本人道觀念，盡量救濟，庶幾難民得以起死回生，不僅難民本身感激，即全國人民亦當永久感激。語至此，執杯謂謹代表湖北全省難民致敬在座各位一杯水，藉表謝忱。次由李組紳，貝克先後致詞畢，各國僑商公推傳教師吳德施致詞：略謂：今天承主席寵召，謹代表同人致謝，同人均在貴國作客，受中央和地方政府恩惠不少，此次湖北水災重大，關係賑濟事宜，同人很願意幫忙。最後何成濬答詞：略謂，今天到會各位，請担任「全國水災急賑會武漢分會」委員，方主席委員本仁，今明日即到漢，一俟會址確定，請各位到會共策進行，時已七時半，當即散會。

3 各縣災情輕重之區別

急賑會分別各縣災情輕重起見，特將各縣輕重分別錄後。

(一) 受災最重者，計有武昌，漢陽，雲夢，孝感，潛江，沔陽，漢川，黃梅，石首，天門，江陵，松滋等十二縣。

(二) 次重者計有應城，圻水，黃岡，廣濟，陽新，圻春，鄂城，安陸，大冶，嘉魚，黃

陂，咸寧，監利，枝江，麻城，蒲圻等十六縣。

(三)受災較輕者，計有公安，隨縣，鄖縣，當陽，宜都，崇陽，鍾祥，羅田等八縣。

收容所已患人滿

自漢成澤國後，武漢各界羣起救濟，可謂不遺餘力，所有漢口各公共場所，已收容難民殆遍，不料連日水勢增浸，各收容所受水浸入，難民大有不能容身之虞，前本擬移送武昌凱字營，因該處建造茅棚，可容三四千，現在已滿谷滿坑矣。因此急賑會對難民收容所地址，發生問題。該會朱委員懷冰，賀委員衡夫，聞委員鈞天，周委員棠星，對於此事，一再討論，未得良好辦法，故頗費躊躇，但急賑會布告災民，仍令速徙武昌凱字營棲息，布告云：爲布告事，查漢市慘遭水災盡成澤國，各市場會館所設立之收容所，均已住滿災民。本會已在武昌凱字營洪山一帶搭蓋蓬廠，可容兩萬餘人，且備有粥，藉以充飢，橋口皇經堂及上下鐵路一帶與各街口詹頭掩臥之災民，餐風宿露，殊堪憫惻，本會曾一再派人分途婉勸，並願負責代爲保存器具，而各災民以不忍與水中之田廬及隨身之用具相離，百呼不應。現水漲未已，退落無期，鐵路堤身亦岌岌可危，望即前往武昌洪山

凱字營各收容所安身就食，如能自去者固當盡量收容，如有稚弱，行動不便者，本會尙有船隻渡送至民生路招商局碼頭，再由招商局碼頭用本會專備船隻運載過江，本會船隻有黃旗爲幟，隨到隨送，決無阻滯，事關生命安全，幸勿遲疑觀望，其各一體知照此布。

5 公佈武漢收容所地址

湖北水災急賑會佈告收容地址云：爲布告事，本會自成立以來，在武漢三鎮，先後分設收容所，專備被災民衆棲息之地，但武漢地勢遼闊，災民衆多，除散居各處，經苦口勸慰不肯遷移者外，尙有私人，或團體收容，未據報到，本會正設法調查中。今先將固定各處，逐一列表，俾衆週知，此布。漢口各收容所：計開第一所慈善會，第二所新市場，第三所怡和牛皮棧，（大智門鐵路邊）第四所三井，（大智門鐵路邊）第五所寶林，（大智門鐵路邊）第六所萬壽宮，第七所太平會館，第八所長沙會館，第九所天成牛皮棧，（特一區後鐵路邊）第十所帝主宮，（瞿家巷）武昌各收容所：第一所蘇布局，第二所楊家山，第三所長春觀，第四所洪山，第五所凱字營。漢陽各收容所：第一所西門內文廟，第二所懷善堂內，（青石橋後歸元寺隔壁）第三所明德學校內。以上武漢三鎮收容所，

名稱地點，係本會有案者，其各私人所設未據報者，正在調查中，以後名稱地點，如有變更，或加增處所，絡續公布。

武昌方面，難民甚多，迄二十六日止，據急賑會左委員鐸語記者：難民約近三十萬，均分居武昌無線電台，洪山，紫金山，鳳凰山，黃鶴樓，及各學校各會館內，其中無線電台，業已搭好蓆棚，洪山上因蘆蓆缺乏，待南京蓆到，再行搭蓋。

6 皇經堂續到難划

武漢警備司令部，前據水上公安局代電報稱黑山一帶，廬集漢沔災民四千餘，請防制救濟，當分轉行營及防險處速籌根本救濟辦法。接行營辦公廳復函，謂已請急賑會辦理，經該會轉令漢陽縣，會同保衛團，將沌口災民資遣下游謀生，黑山災民，則已散糧救濟。又據水上公安局復報稱，要塞部，已派兵一營，屯駐黑山，治安無虞。又據水上公安局代電報告，連日皇經堂，續到漢沔難划百餘隻，堅不肯開返，經急賑會發米券七千餘份，難民愈集愈多，經要塞部派第二團第一營全部前往鎮懾，並由該局制止該難划等下駛，

奔走呼籲

1 中央衛生署長劉瑞恆之任務

中央衛生署長劉瑞恆十八日由京來漢，二十日發表談話如下：此次奉令來漢，負有查災及防疫兩項任務，同來者有衛生署衛生工程專家西人戴雅 B. Dyer 及鐵道部顧問西人培克 J. H. Baker 此外又派有衛生署醫政科長王祖祥，及技士楊銘鼎，馬育騏三人，亦於昨由京乘輪抵漢，協助防疫事宜，本人抵漢後，十九日漢口市長何葆華陪往後湖一帶視察。二十日晨復由民政廳長劉文島偕赴武昌視察，一般情狀，慘不忍睹，即以武昌方面而言，第一中學收容災民四千人，僅兩三日已死亡三四人，原因在飲料困難，該校有井三口，已兩井無水，此外糞便處已成爲重大問題。又同仁醫院內，病者大部以傷寒痢疾爲多，患病災民中，霍亂症尙少見，劉氏已謂目前問題，當從賑災與防疫兩方面同時着手進行，尤應標本兼顧，對於賑災方面，中央對鄂省災情及武漢慘况，業已明瞭，宋部長尤爲關心，故此次國府成立救濟水災委員會，決不按照從前普通辦賑的辦法進行，將用科學化的方法，大規模辦賑，隨余來漢之培克氏，原係鐵道部顧問，由財部借調委託來漢調查，培比過去對陝省旱災有極大貢獻，中央并以鄂省水災根本

救濟，應由水利着手，日內即將派水利專家來漢視察研究，以便短期內疏濬江流，至防疫方面，漢口江水尙在續漲，一望皆水，防疫佈置，着手不易，最要者須速將災民移送高阜之處，武昌地勢較高，又有山脈蜿蜒城中，而災民已達十餘萬，防疫應速急進行，爲今之計，在此炎熱天氣，收容所中，人民擁擠不堪，傳染病流行最易，故第一難民應分別移居高山稀曠之區，第二糞便如何處置及飲料如何取得及消毒，第三隔離病室，以絕傳染，第四注射防疫針。現國府水災救濟會衛生防疫組主任，即由余兼任，即在武漢設分處，主持防疫事宜，湖北省政府已令省市立各醫院及衛生機關，均歸該分處指揮，以一事權，而利進行。聞劉氏一俟視災完畢，二三日內仍乘飛機返京一行，以便向國府及救濟水災委員會報告。十九日漢商會主席賀衡夫晤劉署長瑞恆氏於某處，賀向劉指出意見兩點如次：（一）國內水災湖北爲最，當前漢市水災慘况，即其明證，所謂蕩析離居，大多無地可遷，流尸漂蕩，收不勝收，死亡率之增加可見一斑。查中央頒發湖北賑款僅十七萬，似覺杯水車薪未能均沾，此代表湖北災民請求中央增加湖北賑款者一。（二）民以食爲天，湖北素號饒薄，向賴湘皖贛三省穀米之接濟，此次水災，淹徧全省，山鄉所

收，不過百分之一，而武漢民食尤賴鄰省之接濟，乃湘皖贛，三省食米以阻禁聞，不啻置水深火熱之湖北災民於絕地。湘皖贛三省雖同屬被災區域，較之湖北，慰情聊勝，以時價而論，三省更應開放米禁，查此時湖南米價每石六七元，蕪湖米價每石八元餘，江西米價每石七元餘，此時漢市米價爲十五元，平衡湘皖贛三省米價與湖北較減低半數，揆以救災恤隣之義，此應請中央轉飭三省，卽予開放米禁，以救湖北災民者又一也。

2 中央賑委會委員李晉蒞漢

賑委會委員李晉二十日下午二時乘飛機抵漢，何成濬，賀衡夫，周星棠，蘇汰餘等迎於水上飛機場，李攜來賑款十七萬，據謂除此款外，中央尙擬大規模救濟，蓋中央對武漢災况，已極明瞭，惟對外縣災情，現始得悉，朱慶瀾先生日內卽可來漢察災，此外如濟生會，道德會等各慈善團體，亦均由滬買舟西上，又李氏臨行前由滬來電云：水災急賑會何主席，並轉黃文植，周星棠，賀衡夫，蘇汰餘，劉秉義，蔡輔卿，王毅靈諸先生均鑒，漢災奇重，晉奉派會同辦理拯救，現在與滬上公私團體趕籌運送船隻及糧食，並收容處諸要務，稍有頭緒，擬於養日乘飛機赴漢，追隨諸公之後，略盡棉薄，惟災民

衆多，對於登船手續，似應先行籌備登記，免得船到擁擠，發生爭執，在船隻未到前，可否設法將難民移居高原，俟船到挨次分別給票，先後登運，婦女老幼給予優先，凡此種種，敬貢芻蕘，或高明早已見及之矣，李晉叩。

3 方本仁二十三日返漢

中央政治會議委員方本仁，因應此間當局之請，二十三晚由潯乘輪返漢，主持全國急賑會武漢分會事宜，二十四午發表談話如下：此次本省水災特別嚴重，爲全國近代所僅見，余在牯嶺得悉後，卽深引爲不安，何主席十九日邀余參加賑務之電，以大水交通阻滯，二十一日始行接到，因此二十二晚始克返漢，但余願本個人精力所及，協助今後賑務進行，承推全國急賑會武漢分會主席委員，固可不必，頃已晤何主席（成濬）一切進行，尙待共同商榷，余意此次本省水災嚴重，武漢難民固待賑濟，而各縣難民待賑更迫，現在難於收容，將來更難於各得其所，除當前趕辦急賑外，將來尙須舉辦大規模之工賑，容納壯丁，對於老弱亦須衣食兼顧，庶免飢餓，對於農村稻種耕牛，尤須盡量補充，俾來年有所收穫，但以上非有鉅額現金，不能舉辦，例如救濟武漢一隅民食，舉辦

平糶，向西貢購米十萬石，假定每石八元，即須八十萬元，其餘可以想見，不僅地方無此力量，恐中央亦難全部協濟，現在於請求中央特撥鉅額賑款之外，惟有盼望官民合作，和難民自救，及各國人士，尤其是旅漢各國僑商，本人道觀念盡量協助，庶可度過此次水災難關，蓋救人即可以自救。試就各國旅漢僑商說，此次湖北水災，如各方果能共同救濟，將市場立予恢復，則各國在漢售銷物品，亦即恢復常態，否則即同受嚴重影響，至於施賑方面，如何方能使難民實際享受，又如何方能支配公平，不生一切流弊，均爲最困難問題，應加特別審慎者。現在各方面辦理賑務，情形甚佳，此又余代難民抱樂觀者。

4. 宋子文之來電

宋子文二十四日電漢口市長何葆華謂：「朱委員梓喬本日到滬，本會災區工作事宜，均由朱委員負責主持一切，所有漢口區內工作，亦應分別配定，俾專責成，關於全部及漢口衛生防疫事宜，應歸劉署長負責辦理，其餘救濟工作，應歸貝克負責辦理，李委員組紳協助，劉貝兩委員辦理一切，並担任與地方當局聯絡接洽事宜。」

5 朱慶瀾乘機抵漢

國府救濟水災委員會委員朱慶瀾先生，於二十七日午後二時由滬乘郵航飛機抵漢，同來者有華洋義賑會總幹事章元善，及查良釗二人，此間各界赴飛機場歡迎者，有國民政府救濟水災會湖北分會執委李晉，漢口市長何葆華，總商會賀衡夫，黃文植，鐵道部顧問貝克，及華洋義賑會武漢分會幹事胡必祥等，朱氏下機後，即赴德明飯店休息，是日何主任成濬，因出席省府會議，赴旅社晤朱，詳談鄂省水災慘重情況，暢談甚久，傍晚朱等赴各收容所視察，因天晚不果，夜間復在黃陂路三十八號開一度談話會，決定救濟方針與目標，以便返滬後提出國府救濟水災委員會決定施行，又朱氏以鄂省災域遼闊，慘象顯然，已無待一一查勘，只急須大規模賑濟，即於二十八日晨返滬上，促進實施救濟。

6 漢商會通電請賑

漢商會二十日通電全國請賑，原電云：（銜略）均鑒竊維此次大水為災，以鄂省為最重，以武漢為最慘，洪荒再見，浩劫當前，秋水長天，禍猶未已，緣以湖北位於長江中

流，湖汊最多，自古號爲澤國，武昌夏口，又當漢水合流之衝，以故年年有夏泛，卽年年有水患，本年入夏以來，霪雨兼旬，傾倒不止，山洪暴發，渠塘已呈濁流，平地風波，潦倒卽成巨浸，漢之廣水，川之巫峽，水高十丈，異道同流，而濱江帶湖之各屬，專恃堤防爲生命者，計有四十餘縣之衆，急流奔放，衝潰無餘，矮屋有渡頂之舟，長足無行陸之野，死者隨波漂流，遑問田禾，生如蟻集沙汀，境緣懸絕，頻驚噩耗，聞者傷心於斯時也，本會同人勉隨各界諸公之後，籌辦急賑，搶險防河，縮食減衣，但期有濟，不料洶湧之勢，防不勝防，漢市所賴爲保障之分金爐，丹水池，單洞門各堤口，先後潰決，淹斃人命無算，資產房屋，半付洪濤，深者數丈，淺者數尺，有水面而無市面，有舟子而無行人，一切生機，均歸斷絕，以云急賑，則災民數十萬，收容所百餘，流離轉徙，一日三遷，以云救災，則官盡災官，民盡災民，以災民救災民，以倖存救垂斃，後死之責，固不敢辭，而杯水車薪，聲嘶力竭，中央政府軫念民瘼，雖已電撥賑洋一十七萬元，然綜計鄂省災民，近將千萬，一饘一粥，日費不資，待哺嗷嗷，徒呼負負，望見武昌又爲漢市之續，舉目無一塊乾淨土矣，哀我子遺，窮愁莫復，纍纍山塚，與鬼爲鄰

，露宿風餐，飢疫交迫，人生到此，天道寧論，此非鄭俠流民圖所能形容其萬一也，夫人急難則呼天，以上天有如生之德也，偶病則呼父母，以父母有保赤之誠也，諸公或主持國計，或戡亂救民，或桑梓關懷，或同舟共濟，望本一夫莫獲之心，再施百萬不紅之粟，損上有義，逮下爲恩，載米分周，莫告勞干車馬，開倉賑濟，寧待罪於都門，解囊端賴夫仁人，成裘有待夫集腋，活人一命，蛇雀有知，救苦三塗，神明共佑，此本會代表奄奄垂斃之千萬災民，頓首百拜，呼天呼父母，以求立賜援手於諸大君子之前也，臨電迫切，不盡悽愴，漢口市商會叩哿。

7 方覺慧等之來電

旅京鄂省同鄉已着手組織籌賑救災會，茲錄方覺慧等來電如下。鄂同鄉來電：「漢口行營湖北省政府水災急賑會防險事務處諸公勛鑒，吾鄂水災，爲有生所未見，弟等逃聽噩耗，心憂如焚，爰集此間同鄉，組織籌賑救災會，托鉢呼號，勉竭棉薄，希將水災詳情示知，俾資進行，彭養光，方覺慧，朱和中，楊汝梅，劉遠駒，石信嘉，耿觀文，叩寒印。」方覺慧來電：「武昌何主席轉各委員勛鑒，吾鄂水災奇重，至堪憫惻，諸公爲

救災不遑寧息，尤佩仁懷，弟已約在京同鄉共籌救濟事宜，請將水災詳情及受災照片見復，以廣勸募爲禱，弟方覺慧叩文印。」

8 水災急賑會派員赴京報告災情

水災急賑會於二十六日晚常會議決，推朱懷冰等四委員晉京報告災情，朱等二十七日晚乘隆和輪東下，並攜去呈文一件，聞朱等此行，並將赴滬與各方接洽，約十日左右可返漢。

9 中央有意組織水委會武漢分會

中央對武漢水災，異常軫念，除日前派衛生署長兼國府救濟水災委員會衛生防疫組主任劉瑞恆偕同貝克戴雅兩氏來漢查災防疫外，聞國府救濟水災委員會復有電來漢，令貝克協同武漢各界商洽，組織該會武漢分會，經接洽就緒，由徐源泉，夏斗寅，劉文島，賀衡夫，王毅靈，李德齋，俞重威，駐漢美總領事，怡和大班，美孚大班，三井大班等三十二人爲委員，方本仁，周星棠，周蒼柏，貝克，吳主教，何葆華等七人爲常委，積極進行。

10 省黨部呈請急賑之馬電

鄂省黨部二十一日分電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及中央賑委會云：（銜略），鄂省本年水災奇重，全省六十八縣，除山僻貧瘠各縣不計外，濱江河四十餘縣，全被山洪沖洗，盡成澤國，災民達千數百萬，除死亡外，全數浸居水中，暴露山野，呼號漂沒，慘不忍言，即以武漢一隅而論，漢口全境浸入水中，高及屋頂，武昌濱江城區，受同樣慘禍，長街山前各地，亦朝不保夕，曠古浩劫，較任何地方災情為嚴重，本會目擊心傷，一再沉痛呼籲，敬請各方賑濟，惟杯水車薪，無濟於事，不獨民命堪虞，即治安亦恐不保，側聞賑委會僅撥急賑十七萬元來鄂，生機絕望，全省震懼，誠恐下情未達，僅此泣血哀告，伏乞俯念災黎，維護大局，（迅飭該會）從速籌撥急賑一千萬元，以解倒懸，而免意外，臨電倉皇，無任企禱，湖北省黨部臨時整理委員會馬印。

蔣主席
親
來視災

吾鄂此次水災，為從來所未有，中央方面，異常重視，除撥款賑濟外，一再派大員來鄂視察，蔣主席尤深軫念，於江西剿匪軍事勝利之際，特於二十七日下午三時由贛乘永綏艦起節來漢，專事視察水災，此間行營事先接贛營行

參謀處感電後，一面命第十三師七十七團，第十軍憲兵營，行營偵緝處，武漢警備部稽查處偵緝隊，在三北公司碼頭布置警戒，異常周密，武漢各界領袖如行營何主任成濬，徐督辦源泉，夏司令斗寅，方委員本仁，劉委員文島，錢教育長大鈞，陳總參議光組，葉參謀長蓬，范師長石生，張師長振漢，蔡特派員孟堅，朱參謀長傳經，馬委員登瀛，彭委員介石，蔣處長堅忍，丁局長士杰，賀主席衡夫，黃委員文植等先後蒞止三北公司碼頭歡迎，直至下午七時二十五分，永綏艦始行抵埠，停泊武昌江面，隨節到漢者有豫鄂皖三省綏靖督辦李鳴鐘，行營黨政委員會委員何其鞏，何主任等，即在三北碼頭乘小輪前往登艦晉謁，報告鄂省水災慘况，及賑濟情形，據聞蔣主席對於水災救濟辦法及善後方針，指示極為詳盡。

二十八日晚據蔣堅忍於謁蔣總司令後返處語新聞記者云，總司令以此次鄂省水災，較他省尤重，已對漢商會賀衡夫黃文植等面示三種辦法，（一）即電財部飭漢口中央銀行撥款三十萬活動金融，（二）已電令湘贛兩省府開放米禁，（三）一二日內即召集湖北各界討論救濟鄂省水災根本辦法。

水災中之社會情形

嚴厲取締木牌

自本市被水淹以後，當局爲顧全市面交通，昨由外江招僱民划，綜計在市內行駛者，已在兩千以上，加之一般居民自製造臨時木划及所紮木牌，尤不計共數，市街偪仄，不比江面寬闊，小划行駛，已感不便，而此等自造之船牌，數目既多，駕駛者又不嫻操舟之業，木牌體積更大，行駛更笨，以致梗塞交通，市民良感不便，而况所有自造船牌，多未履行登記，難免奸人利用，前往被水淹之區，施其竊掠，警備部於二十五日警備會報時，曾將此事提出討論，聞決定對於木牌，將嚴厲取締，不許其在市中行駛，以免妨礙交通，而防奸人利用。

2 典當展期三月

武漢水災奇重，被難災民，大都流離轉徙，所有典質之衣物，均未能按期贖取，如任其滿期失當，則災民所受損失更大，十九日省府特分令民政廳漢市府，轉飭武漢各典商，對於典當之衣物，自七月三十日起，一待展期三個月贖取，以恤民艱。

3 禁止屠宰

湖北省政府日前訓令所屬各機關云：「爲令知事，查吾鄂地濱江漢，入夏霖雨連綿，巨浸泛濫，有堤之縣三十有五，只襄陽宜城光化宜昌，未報淹決，隨隕兩屬，復告山洪，武漢市郊，亦成澤國，災民薄析離居，餐風露宿，撫衷深念，彌用疚心，嗟餓殍之載途，獨醉飽其何忍，擴仁愛之曰德，恣割烹亦非宜，念亂吊災，心同此理，省用減膳，古有遺型，爲此布告自本月二十四日起，禁止屠宰五日，關於是項稅捐，亦按日豁免，屏除肥甘之味，惜福卽以惜財，用爲推解之資，利人終亦利己，除業印製布告分發省會漢口兩公安局轉飭張貼曉諭並分行外，令仰該口卽便知照，轉飭省會稅捐所遵照，此令。

4 救護被難同鄉

上海寧波同鄉會，紹興七縣同鄉會，上海四明公所三團體，組織寧紹急救漢災會，特派主任毛和源，洪雪帆，魯指南三君來漢，並攜帶食物醫藥多件，設辦公處於甬興輪上，該會連日派糾察隊分乘小輪划子，向武漢兩處救護寧紹同鄉，第一次新寧興輪，已於二十六日晨直放寧波，計乘同鄉一千餘人，一律不取船資，並供飯食，第二次甬興輪

定二十九晨開滬，該會由駐漢主辦殷惠昶，張延齡，主任毛和源，洪雪帆會同國民政府救濟會委員李組紳商議收容所，及臨時防疫醫院等種種計劃。

此次武漢水災奇重，早爲下游人士關心，旅滬甬人張壽鏞，以疊接旅漢同鄉告急電，知此間災情危急，被難人民離漢者日衆，公司江輪已有人滿之患，旅漢甬人欲返籍避災，每有無船可搭之苦，特商同三北寧紹二公司，專開新寧興，甬興，菩戊三輪來漢，援救被難人民，以免擁擠，並致電四明銀行，託該行設法轉告旅漢同鄉，言明該三輪，不日均可先後到漢，聞該行接電後，業已知照寧波旅鄂同鄉救濟會，轉告周知，又聞寧波旅滬同鄉會，及上海四明公所，亦有是項電報拍致四明銀行。

5 德士古棧被焚

八月二十七日午後三時五分，日租界附近德士古油棧，因鍋爐熱度過高，將油棧引燃，一時黑烟冲天，經漢市公安局保安隊及十，十一兩署員警與保安會救火人員趕往施救，當將附近居民救出，時國府救濟水災會委員朱慶瀾等，適由水上飛機站下機，乘輪經過該處，同行者有李晉，及漢市長何葆華等，急派輪赴肇事地點，將木划五只拖出，

何市長及李晉，并令各民划趕往救人，救一人賞洋一元，各划再三不受，嗣將何葆華市長派人將火路切斷，火焰直至傍晚未息，聞該棧所有積存火油，損失不少。

6 阜昌棧房失火

本市特三區阜昌棧房原存洋火及大批顏料，該行因水漲，恐被浸溼，特於八月十六晨起，運往他處，詎正搬運間，有某苦力，竟將烟頭誤擲其內，致肇焚如，幸經公安局，用輕火龍前往施救僅燒阜昌一家。

7 取締假名招謠

警備部准水災急賑會函，以近查有越軌之徒，私組救護名義，在外招謠，既無裨於民，復有擾於市面，特請嚴加取締，以免紛歧，又據記者所目覩，常有無聊之徒，假借名義，僱一小划，招謠水面，無所事事，如真有災民在水中求救者，則又推謂別有急務，置之不顧，此種小划，實屬妨礙交通，且有故意擁擠於怡園或後花樓口以觀熱鬧者，無知之行，誠堪痛恨。警部據急賑會函後，比分令所屬各機關部隊，對假借名義在外招謠之徒，嚴重取締矣。

8 大水中犧牲者

大水爲災，死者甚夥，茲就所得調查如下：八月十五午前十一時，餘記里後，有夏揚奎，行至水深處，因立足不穩，致遭溺斃，(二)十五日午後六時，守仁里一號，劉汝舟，因關電燈不慎，致被觸斃，(三)十六晨有賣豆漿者，李金芳，在招商局碼頭，遇獨立砲兵一團二營馬夫，買豆漿一碗，因糖太少，猛踢一脚，致將李金芳，踢至水深處不起，(四)十四午前九時，新直街，福壽里，有民婦劉方氏，因與林祥發口角，致被推倒水中，滅頂斃命。其餘更可想而知矣。

9 維持金融

漢市水災，瞬已經月，不僅出進口貿易，均陷於停頓狀況，即各商店亦相繼歇業，金融自難週轉，據傳全市各種放款，將近三千萬，其中屆期應行償還者，當然不在少數，一經牽動，勢必使市面發生不良現象，省府主席何成濬，二十八晚六時，特假黃陂路三十八號，召集各銀行負責人談話，請其各以維持市面調劑金融爲重，將以前放款酌予展限，仍照原定契繼續認息，俟水退再行責令如數清償，其資力確能屆期償還者，仍聽

其依限交割。

10 設立臨時醫院

湖北水災急賑會，於十九日商決組織湖北水災急賑會臨時醫院，內容組織規模極大，盡量收容醫治難民，一概免費，已覓定新華公司爲院址，原駐該處之稽查處，將遷至一江春齋菜館，另由該會敦聘陸德澤爲院長。

11 警部添設義渡

警備部以本市街道，被水淹過深，非船不能通行，而市內之小划，大半爲人所僱定，水災急賑會，連日辦理公渡義渡，仍因市民過多，供不應求，致困居里分中之居民，欲圖出外購買食物，亦極困難，亦間有用門板木盆渡出者，然危險殊甚，警備部乃特於十七日着手籌添義渡，即令船舶檢查所備小划二百隻應用，十八日由該部參謀處製定義渡旗幟，標明地點，不取渡資，分配各街巷，起卸地點，互相銜接，凡各警備區交界地點，則責由各警署長負責銜接，以免乘者中途涉水，並以舒水災急賑會所辦義渡之力，以應市民之需。

12 限制船舶登記

日來江水大漲，大街里巷，均非船不行，外江船隻，既供不應求，索價日昂，總之市內船隻，已達兩千有餘，其中未經登記者甚多，警備部爲謀治安嚴密起見，又令船舶檢查處，繼續舉行登記，並決定限制辦法：（一）已登記者不許再增船登記。（二）近日被淹市街之商店住戶機關，得登記之。（三）登記船隻，全數不得過三千二百號。（四）函各辦事處補行登記，過期不補，一律扣留。

本市被水之區，所有渡船，業經武漢警備司令部，舉行登記完畢，並責成船舶檢查所，以後對於未經登記之船隻，一律驅出江岸，茲將已經登記船隻數目，統計如下：

（一）各機關所備者共六百一十三處，（二）各人民團體共五百九十五號，（三）各商號住戶共一千〇一十一號，統計二千二百二十九號。

警備部以本市水淹，交通不便，除令積極籌設義渡外，並擬開放少數划船，入市自由營業，以便居民，茲將各辦法分述於後，以告讀者。

公渡 一。規定行駛路線，互相銜接。二。規定相當渡資，船戶不得多取，乘客不

得故意少與，務求其本。三·軍人不得強行搭坐，不付渡資。四·派兵押船以維秩序。五·所收渡資均交船戶。

義渡 義渡行駛地點，即為受災最重地點。如鐵路張公堤一帶，專渡災民至收容所或其他地點或回籍，此項義渡經費，均由公家籌撥，絕不收取渡資。

自由營業船 現已擬定開放數十隻划船入市，自由營業，以便市民自由僱用，（船費並無一定標準）。

防險處以漢市各街積水甚深，人民往來頗感不便，特僱大批船隻，組織義渡，載送人民，不取渡資，以利交通，惟此項義渡路線如不明確規定，勢必不能普及，該會於二十二日特就全市各街，劃分幹支兩路線，所有幹線義渡，劃歸急賑會辦理，其餘各地，則按警署區域劃為支線，由警備部督同公安局辦理，視地方之繁僻，定各線渡船之多少，至躉船設立地點，亦已規定如下：（一）濟生三馬路，（二）六渡橋，（三）民權路，（四）橋口，（五）招商局，（六）三新街，（七）鐵路堤，（八）民生路，（九）沿江馬路，（十）歆生路，（十一）江漢路，（十二）江漢關，（十三）怡園，（十四）電報局，（十五）華清街，（十

六、日租界。

13 嚴禁拉船

此次所有各機關團體，商店，及私人住宅，均備有小舟，插有登記旗幟，往來水面以利公務，而利交通，詎連日有少數不肖之徒，冒着軍服，在外任意拉船，肆其兇暴，以致水深火熱之民衆，尤加其痛苦，而重要公務，殘破商業，無告小民，深受蹂躪，更不待言，武漢防險處聞悉，業已呈准行營禁止，如再有不肖之徒，任意拉船，准其扭送警備部嚴厲懲辦。

14 淹斃難民

漢市既無一片乾淨土，急賑會對於漢口難民，絡續移送武昌，並在凱字營搭蓋蓆棚，業已收容有難民數千名，詎料日前青山堤潰決，逆流倒灌，聞該處難民因逃避不及，淹斃十餘名，急賑會派員前往視察，據聞尚有多數難民，浸在水中，待賑孔般，並有小孩伏在屋頂悲啼求救，厥狀極慘。

15 美紅十字會賑濟水災

關於美國紅十字會以美金十萬元，救濟水災消息，據二十七日晨駐漢美總領事特約漢商會主席賀衡夫及國府救濟水災會湖北分會委員貝克等面述此事經過云：本月十三日漢口商會主席賀衡夫，會同福中公司徐維榮君，至美國駐漢總領事署訪總領事歐敦司君，詳談湖北水災，爲患之廣，以及人民受極大之痛苦，並述此次災難之重，武漢人士財力誠恐不足，以應賑濟之要求，因此須向中國他處以及外洋各國求援，當經美總領歐君答以美國政府對於全世界之經濟不振，無不深知，尤其是本人對於長江流域人民，此次水災所受之痛苦，亦深表同情，並確知美國政府及人民對於此次災情亦莫不表同樣之好感，歐總領經賀徐兩君提議後，當電美國國務院轉達美國紅十字會核辦，並許在呈文中將湖北各縣及武漢驚人災情從重陳述，美國紅十字會對此項災情所需鉅額之款，雖不能担負責任，然爲拯救災民表示同情起見，又以武漢人民受災最重中心點，業經籌撥美金十萬元，照現在銀價計算，合銀四十五萬元之譜，以爲武漢急賑之用，此款一俟匯到，卽交賑災團體應用。

16 以貨押款

漢口大水災的經過

漢商會以本市爲全國中心，集合中外貿易，欲使金融之周轉，端賴貨物之流通，稍一阻滯，百業皆停，此次大水爲災，全市淹沒，金融市面，俱瀕於危，該會有鑒於此，連日向銀行團預商，如有以貸押款者，允予充分接濟。盡量維持，並指定隆茂平和安利英三打包廠堆存貨物，已函請特三區市政管理局飭隊保護在案，錢業公會亦有維持押款之組織，昨該會已通告各公會分知各該同業，倘因水勢梗阻，周轉不靈，藉押貨以活潑市面，如持有堆單或提單儘可向該會陳明確數，以便與銀行團或錢業公會切實磋商，負責押款。

大水中
之郵務
工作！

今歲水災爲近數十年來所僅見，影響所及，各項事業未有不受打擊者，本市郵局在此期內，雖經盡力維持，然對於工作時間及郵件運輸，仍須稍有變更，茲將該局近日大概情形拉雜記之如次。

(一) 郵務管理局營業時間，暫改爲自上午七時起至下午五時止。

(二) 武陽漢各郵局多數淹水，其職員有在船上工作者，亦有在水面搭跳立於跳板上工作者。

(三)各項營業，除包裹暫停收寄外，均照常辦理，至外省收寄湖北境內各處之包裹，前雖一度完全停止，但寄鄂西一帶如沙市宜昌等處者，現可恢復收寄，并特別對於防疫藥物醫院用品及其他為賑濟水災施用物件包裹不加限制，無論寄至漢口或本省其他各處者，皆可運寄，惟該管理局包裹處水量甚深，由外埠寄遞來漢之包裹收件人不便至局領取，故仍須繼續暫停。

(四)星期二三(即二十五、六日)無上海飛機到漢，星期二三四亦無飛機由漢口駛往上海。

(五)南京至北平間沿途各飛機站，多數被水淹沒，在各該站積水未退之先，該路飛機難以恢復行駛。

(六)本月三四兩日由倫敦及柏林發來漢口郵件，均已收到，并經按照投遞。

又郵務管理局為開辦水上行動郵局一節，茲接該散發傳單一紙，爰刊於左：今夏洪水橫流，本市地面盡成澤國，雖咫尺之間，若無船隻往來，其交通即為之阻隔，本局有鑒及此，特組設水上行動郵局四所，於八月二十四及二十六日先後開辦，每日自上午八時起

至下午四時止，分別繞走後列各處，在沿途各街市發售郵票，攬收平常掛號快遞航空各類郵件，予公衆以相當之便利，該郵局行動時即鳴汽車喇叭爲號。茲將繞走路線分別開列於後，凡交寄郵件者，務各注意及之。

一·行動一局行走路線：洞庭路，後花樓，交通路，中山路，民生路，沿江馬路，民權路再經過三民路一帶返洞庭路回局。

二·行動二局行走路線：怡和路，鄱陽路，江漢路，怡園，湖北路，五族街，德興里，大智門車站，歆生路，循禮門，再經過模範區一帶返怡和路回局。

三·行動三局行走路線：中山路，三新街，濟生一馬路，市政府，濟生五馬路，滿春馬路，寶善堂，慈善會，玉皇閣，堤街，橋口，橫馬路，惠民亭，居仁門，操場角，再經過觀音閣一帶至管理局。

四·行動四局行走路線：大智門車站，新馬路，華清街，漢景街，新興街，大新街，平和街，三元里，永清馬路，日租界，特一區，法租界，特二區，特三區，再經過江漢關，太平路，洞庭路一帶至管理局。

江水 漸退

自八月二十二日以後，江水以每日五分至三寸之速度，逐漸退落，惟截至九月六日止，計時兩週僅退去二尺，以後幾未見稍退。漢口怡園交通路口，積水尙有三尺餘深，究竟何日退盡，則在本書付印之時，尙不可知。

八月二十七日爲漢市被水第二十六日，水勢穩定，惟因風向關係，不能急退。

長江上游剿匪司令劉湘，二十七日，電行營何主任及徐夏兩師長報告上游水勢，日漸衰落，原電如下：湖北水災急賑會轉何主席雪竹兄，徐師長克成兄，夏師長靈炳兄均鑒，馬電奉悉，鄂省洪水泛濫，潰決堤防，漢市精華，亦成澤國，奉讀尊電，深用惻然，川中沿江居民，早罹水災，所幸隨即降落，迄未增漲，刻間水勢日衰，天亦放晴，如有繼漲，自當隨時電達，弟劉湘叩寢。

二十八日爲漢市被水第二十七日，江水又退落一寸五分。

漢防險處組設之初，所負任務，一爲搶救堤防，二爲協助治安，現在水勢已退，當不致另生問題。至治安方面，亦已佈置完善，極爲鞏固，故防險處工作，業已告一段落，現正辦理一切，待命結束，至防疫抽水之進行，防險處已分別令各主管機關辦理，抽

水一層，漢口方面，前本由漢興昌承辦，已領用工程費萬元，日前防險處曾派劉秉初與漢興昌會同着手進行測量，以便重行設計。

平漢路局現在南段終點，僅達滯口，旅客往返，雖有輪渡，頗感不便，該路委員黃振興爲恢復交通起見，擬於最短期內，用有效方法，修理丹水池及單洞門決口路基，特於昨具函防險處，請示進行方針，蓋平漢路填塞路基，與漢市排水有重大關係，聞防險處已函復路局，令直接與漢口市政府省府水利局會商進行，由局方指定地點日期，與上列兩機關詳擬辦法，積極辦理。

二十九日爲漢市被水第二十八日，江水曾退落兩寸許，而天氣仍晴，人心似稍安定，據商界消息，川水已驟落，宜沙水與堤平，惟上游陰雨仍連綿，但湖口由鄱陽湖流入江中之水極湍急，故一般推測，水不致大漲，但退落亦需時日耳。至詳情如何當候諸續集報告耳。

漢口水災實地視察記

新民報轉載

八月二日

八月三日，爲漢口平漢鐵路路基單洞門潰決之次日，本社同人，全體出發，實地勘查災區，並由排字工友喻君，赴招商局碼頭，僱得一舟，已言定每日二元，且付給定資矣。舟子張姓，祖孫兩人，泛宅爲命，由一碼頭行至後花樓口，遇一徒手軍服者，強拉舟子同去，詢其故，則以『你沒有旗，不行！』喻不敢與爭，尾之怡和布店門首，舟子畏係拉差，不欲往，軍服人持篙作欲擊狀，至此知難以理較，遂任其去，歸白同人如上狀。某君曰，江中寧無划子耶，不過增益往返之勞耳，遂又往覓，遇一趙姓舟子持半截槳，徜徉江岸，見本社覓舟者，趨前詢僱划否？但須先付給旗幟，俾便赴漢陽架划來漢。

漢口水災實地視察記

一三九

每日索代價洋三元，烈日當空，午餐初罷，舟子來報，『划子架來』矣！小憩有頃，即集合出發，至交通路西端登舟，出中山路，經江漢路，老圍側三新路，市府各路，折赴六橋坊由民權路下，行入中山路，過新市場下首，遇一上行划子，上插第三軍團特務團旗幟，喻君指而告予曰：『此予晨間僱就被拉之划子也！』唉！原來如此，相與一笑。

扁舟一葉，容與市中，當然初不覺苦，况在淡水區域，又決無傾覆之虞，甚且轉覺其趣，此特行過江漢路，未暇深思之情感耳。迨觀武漢印書館之工廠平房，悉沒水內，已爲被損失者不堪，更出三新路過辛壬里，則見其里門被水神佔領強半，舟子之始而前挽後推者，至此已裝置雙漿，鼓搖進行。首見大興巷屋頂，有人支架行軍床其上，水與簷齊。水面窗門板壁，狼藉飄流，人民有在水中打撈衣物者，有編木爲排推物品者，有蹲據矮屋頂者，有愁眉苦臉者，有談笑自若者。大抵樓居者，不感房屋傾圮，在此繁盛市場之中，當不至令其餓斃，亦姑聽天由命，未始非患難中養心之一法也。其破屋茅簷恃日常收入以資生活者，當然不勝其惴惴，以故每遇發給饅首者之降臨，或感謝接受，或倥倥盼望，亦有越過窗戶攀履木排，延腕承受者，此一般情形也。府南一路街心之崗

棚，已沒水及頂，其北，見一脫漆棺木，浮沉水面，不知由何處飄流至此。府東路矮屋一片，飄泊水板甚多，有小豕數頭，活動其上，似覓食狀，度不久非溺斃即餓死也。市府花園中，尚有一鴨浮水，以樹杪綠葉作浮萍，狀亦似感懷慘。市府各局樓，多被難民居住，保安隊住室，則已沉入水中矣。雙洞門蘆棚浮起，與層樓比高，不知者將疑蘆棚亦有連雲者也。鐵路上災民麇集，厥狀極慘，南北一望無際，不知多少，可爲一慨！八元里上海神州旅社，門內停舟，此中有人，其右鄰觀音堂，當然超出象外，惜觀音法力，不敵玄冥遠甚，豈楊枝甘露，揮灑過多也。左近有小舟打撈汽車，未審誰家物？此外種種，筆難盡述，歸途過總商會門首，見有攝影片者，其描寫災狀，勝余萬多矣。

由新聯保里至老聯保里一段，居民多係中小商店，及住宅，尤以妓館爲多。彼等生計優裕，所過之處，雖水深及膝，停業築埂，而熙來攘往之象，仍若無事。一般大足妓女，與三五頑童，且相與戲水爲樂，此固無待乎救護也。三新街則水深數尺，傢具漂流，附近商店住宅，多以木板爲排，紛紛遷徙，頗呈流離之苦，惠滋善堂僱小划一隻，沿戶散發饅首，過此由府南一路，至府北一路，行約里許，棚戶板屋，災民麇集，廣濟公

益會，大化天然兩善堂及善堂聯合會，用竹桿攜小籃於竿端，中盛饅首二三枚，舉以給人，惟難民忙於搬運什物，對此區區者，亦多漫不經意，而施者亦放舟前行，偶一舉籃而已。到府前花園至雙洞門沿平漢路埂上，災民不下數千人，處水深火熱之中，待救極形急迫，各善堂救生船，多集此處，高揭自幟，蕩漾水中，但難民以帶有行李，多不願舍陸登舟，故載運頗少。有寧波同鄉會以三船沿路散發麵包饅首鹽捲等食品，據謂兩日來，已分發三萬餘件，難民因該會所給食品味較甘美，嚼時頻頻點首微露快意，豫升恆，信義恆，協和三布店，亦聯合僱舟一隻散發麵包，商人於生意停頓之中，出款放賑，殊難能可貴也。至仁厚兩儀里一帶，因離街市較遠，水深數尺，居民多有菜色，記者正爲嘆惋，適有甯平保安會舟載稀飯數担，以長柄分給樓頭人，受者多用面盆盛之，蓋一粥不易，均欲多分此義粟仁漿也。

未幾舟過府西一路，水上公安局有渡划一隻，停泊牆陰，舟中踞坐一武弁，狀殊閒逸，記者視察至此，已數里，僅見政府機關之渡船一隻，雖舟停未動，而當局愛護人民之德意亦未可沒也。旋折回至民權路中山路交叉處，軍警荷槍持刀者凡七八人，蓋此處

水淺行人甚多，秩序維持，不易，警察第十二署慮有搶竊者，並於電桿上，貼布告一紙，「如有乘災搶竊者，一經拿獲，即行呈解槍決，此布，」云云。船停片刻，迎面來兩划，一爲公安局巡查船，一爲特業公會渡船，有人請附其船，船中人答云：「不搭人」，船至新市場下，水量漸淺，船底與地面摩擦成聲，記者正擬下水推舟，忽聞鑼聲鏗々，不知何警，詎冉冉而來者，果有小舟載掛公安局水龍船旗幟，中載小救火機一具，方欲啓問，何處有火警耶？旋見鏗々之聲，乃發自另一小船，船上約十餘人，中豎方旗一面，上書佛教會紅十字會水災急賑會銜名，中間書收容所三大字，船頭鳴鑼者着制服，胸間頭上各有特製紅十字一，殆表明爲紅十字會會員也，船舷坐者左臂纏書佛字之白布一條，想即佛徒弟子，分工合作，煞費苦心，惟於熱鬧場中，鳴鑼收容，似不及往後湖一帶收效之宏大也。此外公安七署，指定大華飯店長江飯店新市場爲難民收容所，惟聞該兩飯店收費仍昂，難民仍裹足不敢前，新市場則重門深鎖，不知已否收容難民，或恐難民逃逸，故嚴閉之也。另聞寧波會館，信成布店，在鐵路附近施發饅首，災民受惠頗多。五洲大藥房，因鑒於此次水災中，災民罹病者頗多，特在災區散發「良丹」五千瓶，以資

救濟。

八月四日

今日午後繼續出發，由交通路經江漢路之新聯保里西端南行，迤西入長康里，達東民巷鐵道線，返繞老圍後入泰寧里，轉雄偉路，過洪春德潤雲繡等里，下景家臺，出大智門大街，西至友益街，東至第三特區交界之點，再返大智門橫街，經市黨部，行營，銀行公會，福忠里一帶，覺水量毫未減少，且似有增加。

自單洞門潰決以後，本市街巷浸水於中者，殆在四分之三以上，凡馬路上水深尺餘，各里分，無論商店住宅，室內類皆浸置水中，倘各里居民，能協力同心，就里門施行堵水工作，雖出外無乾路可走，而室內清潔，則仍可保持常態，日昨所觀各處水量，以東民巷爲最深，約三尺餘，其他如泰寧街偉雄路，銘新街，吉慶街，大智街等處，水之深者不過二尺，淺則尺餘，爲災並不甚重，兩旁居民尙知自救，有將巷口或門首，用木板夾土，築成高壩，堵水進入者，有用水車或其他方法排水於外者，其中如大智路之和記洋行，冠昌機器廠，德昌腸廠，及江漢路中國銀行等，均用機器抽水，而堵水工作，

商店住戶，雖均有設備，尤以雲繡里爲最佳，里外水深尺餘，里內點水不浸，使各里咸如雲繡里之措置，則雖日日行走水中，而居住之所，固無恙也。吾人將於此觀市民自治之能力矣。至如市府區域之水深盈丈，則又當別論焉。

衛生之關係重要，在通都大邑之內，幾於盡人皆知，又多能言之矣。乃觀本市此次慘遭水災以後，殊覺市民在衛生上不甚注意，每聞臭氣撲鼻，令人作嘔，其貧苦而無法避免者，如以木板編釘成排，蹲踞水上，烈日薰蒸，鳩形鵠面者，在貧民住區，幾於隨處可見。又如老圍迤西及其後方，災民住屋有已半傾，無法搬遷，尙倚窗外望或拳曲屋頂者，宿露餐風，飢飽不時，談不上衛生無論矣。如各里內之任意傾潑穢水糞溺等物，致令臭氣薰蒸於烈日之下，室內非熱不能居處，日奔馳於水中者，其肌膚已受無量損失，此則於無可逃罪之天災中，不啻又益以人災矣。昨夜在新聯保等里，曾聞有人高呼『下河的——今日有保安會的划子來下河，你們不要再倒糞水中，如若不相信，就帶往警署罰辦』，此確係緊要之事。

晚餐後，因關心市府附近尙留居樓上災民，本社同人重往府北一路視察，時則日光

已斂，夜神初臨，各路處前日因被水沖去之電線，經水電公司修理，路燈已明，惟住戶多則黑暗，因電燈已斂，僅於室內備洋燭煤油燈等物而已。過八元里後，遙見鐵路沿線災民叢中，燈火熒然，有如殘星數點，掩映道旁森林之中，殊不勝其悽惻也。赴煥英里某姓樓窗外，據留居之某君云：『現比鄰爲防範盜賊起見，預置磚石於窗內，分班輪派居人司瞭望，倘發見有船由遠處開進時，卽問明何人，倘接近而仍不答，或答非所問，卽以磚石拋擲，適纔君等來時，余等高聲相問，卽此故也，此誠協力自衛之道，記者亦遇見兩三班，在吾人視日來居處於深水之樓上者，不知若何痛苦，乃某君則云，但房屋無傾圮之虞，且鎮日靜坐室中，較尋常猶覺安閒，蓋既無室外賣物者之喧聒，亦減少友朋往來之應酬也。』

八月五日

八月五日，曉霧初收，層雲蔽日，且喜天公不再惡作劇，似欲雨而未雨，記者澈夜未眠，本擬寢息，願一念及流離之災民竟輾轉不能成寐，遂振起精神，買我餘勇，乘舟赴鐵道線之災區視察。

晨七時許，舟抵雙洞門附近，遙聞哭聲甚哀，卽泊舟近岸探視，乃一老嫗撫壯年尸號泣不已，且哭訴不忍卒聽，旁人撈一空棺，爲之殮痊，（此處浮棺約十數具，蓋原尸已移去也），旋據老嫗泣稱，乃夫姓張，在跑馬廠側種菜爲業，丹水池堤潰，父子夫妻，倉皇逃命，氏夫因年邁被水冲去，氏子蹴居於此，正賦招魂，詎此子又罹時疫而死，言畢哭益慟，記者方擬勸慰，時上水舟載數人冉冉而來，內一赳赳者，負刀佩槍持棍在船頭高呼曰：「你們幹什麼的！」記者以調查災况對，彼亦甚表同情，視其船頭之三角旗上，書武漢警備司令部稽查處字樣，中書運送災民四字，舟中另有衣便服者三，軍官服者一，詢舟中人，知軍官爲何稽查員，渠登岸，舉手與災民爲禮，婉勸赴武昌收容所，許帶箱籠，惟不准連木器，婆心苦口，反復曉諭，旋有災民某出語衣便服者曰：「你們是來騙我們的，說什麼一日三餐，只怕一頓粥也吃不着。言時作猶笑，便服者指天畫地告曰：上有天，下有水，我們是奉司令的命令，來救爾等，并不強勉，如果捨不得傢具，不妨留一人看守，小孩婦女，可速往收容所……」某災民不待語畢，奪聲應曰：「我們的東西，是辛辛苦苦得來的，比不得有錢的人，不算什麼，救命就要救東西。」着

軍官服者又勸曉多時，知若輩難以理喻，即循原途而去。並謂政府機關今天備有百餘船隻，運送災民，至武昌紗廠絲布局及凱字營收容，警備部稽查處，亦有渡划十八隻，運到英國三碼頭轉輪渡江，但災民仍觀望不前，對政府之救施，似不勝其懷疑者，亦可異矣。

八時二十分，再抵慈善會後之單洞門口，即此次水災之禍源地點。當經詳細審視，見決口處僅寬四丈許，鐵軌被水沖斷，電桿亦毀折一根，水向外流，旁泊水災急賑會紅船一隻，空無一人，難民見記者將近岸，老幼咸集，訴苦不迭，中有黃陂人曾某，含涕告予等曰：『先生們！你曉得這個口子怎樣破的嗎？破口的那天早晨，只有碗大缺口，因為監工不給錢，他們工人就不做，監工說是有兩條龍在這裏，工人們聽着，就嚇得逃走，監工也就逃了，這樣的水，要是從前制台大人來叩一頭，馬上就會退盡，現在的官不信神，又不肯來監工叩頭，這些水那裏會退……』記者以其言語過於迷信，予以解釋，渠仍以不爲然的神情，繼續發表談話道：『我們住在這裏，兩邊都是水，性命好不危險，雖說大天有饅首吃，強的吃不完，弱的又不夠，我們並不願意在此吃饅首，實在

願意回家，等水退再來。但是船價太高，到黃陂縣，從前叫一隻船，只兩塊錢，現在要二十五六元，這麼貴，我們那裏有許多錢，請先生帶個信，請那些做好事的老爺，雇幾隻船，送我們回去，派幾個兵押着，不許船上多要船錢，照平常的船價，我們就是賣身，也都肯出，這樣天天發東西，到那天止！我們都是做工種田的人，吃了冤枉東西，怕多災星……」正滔滔不絕，旁有一中年婦人，厲聲叱之曰：「你有家回得去，我們家裏也淹了大水，回那裏去？你請這位先生帶這樣的信，說不要發饅首，想是要害死我們……」言時悽惻動人，記者恐其因此爭鬧，即上前止之曰：「你們要回去的，自然是多，但是不能回家的，當然還是到收容所去的好啊！並且他們走了，人也少了，你們或者還可以吃好的……」雙方至此恍然大悟，拱手稱謝，記者遂辭衆人，解纜再向前進。

上午九時半，舟抵居仁門操場角，馬路上災民麕集，支蓆架板而處，惟水深僅三四寸，兒童多戲水爲樂，見記者之船至，大喊「肚子餓了，討幾個饅首呀」，記者告以發饅首另外有人，予並非發饅首者，另一成童者忽出而厲聲相報曰：「你們扯白旗子的，都是掛名做好事，向你們討點東西，偏偏不給……」記者無端撞此一釘，苦無法聲辯，但

亦不必與辯，愈辯不但彼莫明其妙，且恐引起意外之語言也。適於此時，幸漢口潛仁善堂救濟船開來三隻，滿載饅首，并有一人立船頭發，救濟水，記者遂乘間折回，計來去舟行凡十里，外街則浮棺遍處，貓狗升屋，內街則污穢滿地，臭氣日溢，爰泚筆記之。

八月六日

八月六日午二三時頃，乘舟由江漢路東行，沿途爲本市商店繁盛之區，平日熙來攘往，車水馬龍，今則兩旁商店，多已閉門，或則門雖開而業已停，窗門板上，或書『送信人請走後門』或書『小心玻璃』等字樣，蕭條氣象，殊不欲觀，各店門欄，多於階上增高。

江漢關樓上之鐘，值三時欠五分，吾等舟抵此間，卽由太古碼頭下首，出江順流而下，江中見搬家船三隻，其一由武來漢，其二由漢赴武，舟中堆置家具衣物，可想見民衆避水情急，惟思適彼樂土耳，過粵漢輪渡碼頭後，泊舟法租界維多利門首，徒步起埠，是處爲特一區與法租界交界之點，有抽水機一部置此，由外人二督促工作，另有特二區構築之土埂，所以防法界之水下溢也，沿江下行數武，見江水已高出馬路地平線數寸，

幸馬路與江岸人行路間，建有土埂，防護得力，故特一區界內，獲免水患。吾人步履此間，恍如舟行數日初登大陸者然，聞某君言，劉塵蘇廳長私宅，在此間江邊，若干日前，劉得上游水汛報告，即納已款四百元，飭工程人員，趕建防水工程，植木爲基，累土作圩，故以上沿江各街俱患水，此乃獨幸無恙，居民多頌其功偉焉。特一區之北爲日租界，地勢之低，與特一區等，日人亦以事先防範，免水侵入，人力可以抵禦天災，於此得一證矣。

吾人此行，以視察水情爲目的，特一區之街邊，既無可視，乃囑舟子上溯至特二區江岸相候，另僱人力車繞行至華清街入法租界地段內，則見如壽里街面之水，視江漢路尤深，其後天聲天仙各舞臺一帶，水之最深者，約七八尺，由公德共和等里達車站附近，水深尺餘二尺不等，該處原屬低窪之區，每值伏汛，常成澤國；惟租界外大智門車站之站臺，則較附近各地爲高，雖今年水勢汹涌，亦只四周環繞，而臺尙餘兩步階段，在水面以上，由車站東行，過輔堂里街口，南望共舞臺協隆北里友益街北口，估計水深約二尺，再經恆生里北瞰望平街暨法捕房等處，水深約一尺餘，南折經長清里偉英里間，一

面水深，一面較淺，深者二尺內外，淺者尺二三寸，蓋亦以地勢關係也，沿路商店，均開門營業，門欄前各橫一板，兩面敷泥禦水，然門內依然無一片乾地，其營業狀況，即此可見，再上行抵法租界與特二區交界線，則沙包橫埂於道，上置刺網拒馬，聞沙包係特二區之防水設備，而拒馬則法租界增置其上也。

越沙包入特二區五族街，經青年會東方旅館等處，儘馬路兩旁積水浸灌，路心則致驟雨初晴無異，各商店門前，均作防水設置，並由門限上搭一跳板接街心，俾便顧客往來，不至揭厲爲勞，第二女子中學校內，水已浸入方車水於外，長江影戲院門前，雖小溪一灣，而院內仍照常演映劇片可見牛浸慘烈之中，而市民之及時尋樂者，尙有其人也。馬路以東各橫街，如黃陂路，蘭陵路，天津街已皆置於水中，惟深淺或有不等，記者以時已薄暮，遂轉過天津街，直趨江干，沿岸覓舟，旋下至中央銀行門首，亦見桔槔一架，施行車水工作，至此乃登舟穿行泊輪之間，棧橋之下，伏身而過。歸途由三碼頭而行，過第三特區管理局警察署，由漢潤里南端出口，新昌里之前後，儼然背陸面水之觀，惟舟行出口處，似水仍向內流，豈江水尙在浸灌中耶？乃循怡園後轉江漢路返社，時

已七時左右矣。

八月七日

(昨日因雨未出外視察)前夜天復肆虐，雷聲殷殷，雨聲淋淋，今日破曉仍濃雲密布，微雨紛飛，嗣後雨點漸鉅，墮瓦有聲，幸時大時小，且雨且霽，兼之川江襄河之水，排踏而來，以故市內積水，又平漲四五寸，即前日無水區域，亦多浸潤及之。例如交通路東端轉入後花樓口前本無水者，昨則已沒脛矣。猪巷堆有沙包，巷內僅泥濘而已，其次民生路先祇馬路一帶，積水寸許，昨亦漸入街內，再則如清芬馬路，積水先僅至美成戲園止，昨已漲至雅廉里內，而民權路之九洲飯店以東，及中街，永寧巷沈家廟一帶，昨俱同時浸水，自此本市之內，無特別設置而有尋常道路可步行者，殆幾希矣。記者以洪水無情，侵逼不已，深慮市府區域暨鐵路災民，不知作何情態，傍晚乘划繞行一週，由三新街逕趨市府花園之樹杪而過，抵第七小學後則見鐵路上棲櫛之災民，已多支撐蘆蓆，聊蔽風雨，並有崗棚數具置路邊，殆係浮路水面之物，而災民取以遮雨者。舟近路傍，見露天下災民仍蝟集，時則細雨濛濛沾衣悉濕，而彼等則似漫未覺察者然，第不知

大雨之時，厥狀奚似，思之長歎！聞武昌收容所已布置就緒，當局且派員曉諭其渡江安身，一方既未雨綢繆，一方乃不忍舍去，箕風暴雨，人各有心，卽此亦可見矣。舟繞煥英智星大成等里後，循府東路經八元里掩鼻而過，六橋坊轉中山路北行而返，沿途舟車銜接，輪槳撞擊，兩旁商店雖多閉門歇業，而萬家燈火，固依稀尋常光景也。

本市府東一路，水深約四尺，大興巷壬冬街一帶，因廁所甚多，故水呈黑色，臭氣薰人，然難民尙自若，有忘其身處險地。貓狗踞立屋頂，狂叫亂吠，若不勝其悲慘而呼援救之者。又仁厚里屋頂，有兩人對弈，津津不倦，謝東山圍棋賭墅之往事，不得專美於前矣。

市府自遷地辦公後，原址仍派保安隊守護，由樓窗出入，門前架紮木排小船，中山公園內之划船蓋備危險時逃生之需也。昨晚七時許，記者路過是處，聞雀牌錚錚聲，自前秘書處而來，蓋守護兵藉以消遣也，如此水深之中，市府人員，竟能好整以暇，其鎮定之功，亦未可厚非也。

此次慘遭水災之難民，投奔收容所者，固已擁擠不堪，警察七署所指定之容收所，

如大華飯店新市場，亦均有人滿之患，（？）昨日貼出白紙條，書收容已滿字樣，拒絕災民。熟悉內容者，稱該兩處收容所，均尚可容災民，惟大華飯店乘水營業，增高房金，不願稍受損失，而新市場經理恐該場場址被災民拆毀，故令場內人員，封鎖餘屋云。

八月八日

本市浸入水中者，今已八日矣，當局排水計劃雖已具體的規定，但市面何日恢復常態，殊未敢預定，昨日某君詢余以十二日前便有乾路可走之消息，確否？余惟答以且待事實而已。今日見江漢路三分里附近，堆置木板甚夥，聞將由該路南由浙江興業門首起至老圃鐵路邊，另由中山路折至民生路東出河街下延致特二區，作一長圍，俟圍成即抽水，在此圍之內，數日內當可無水，要知圍外如何？且聽下回分解。並聞江邊一線，昨已動工，其餘當然繼續構築，此誠水居民衆之福音，吾人所應大書特書者也。

此次水災之鉅前所未有，而人口之損失，迄無詳細報告，傳聞地方法院當單洞門潰決之日，監獄中犯人逃走若干，溺斃若干，記者以無徵不信，未便擅行揭載，致貽不實之譏，昨午後三時，特赴地方法院，實地調查，至則見該院沒入水中者丈餘，舟由院側

越牆而入，二門口，有法警守衛，詢阮檢查官，（阮字子明首席檢查官也）在院否？聞人以正在辦公對，刺人，延詣廳事相見，阮君着白夏布長衫，年將及艾，髮已蒼，態度謙和，彼此首致寒暄，記者次道來意，據云：監犯中共有犯人四百餘，二日此間被水，三日解往武昌模範監獄者，二百七十餘人，尚有百三十餘名，不知下落，度乘間脫逃矣。若云溺斃水中，但數日來並未發現浮尸，可證明矣。典獄長查某，因日前水勢洶猛，致犯人名冊案卷，俱被沖去，現在清查中，寄押模範監獄中之人犯，乃係問名造冊，典獄長尚未呈報到院，故於其詳數，不甚清晰云云。至此記者乃興辭而去。

歸途於市府之南，遇兩舟迎面而來，尾各繫棺木一具，旗幟上書漢口紅十字會佛教會等字樣，蓋急賑會之救護船也，記者曾與舟中人談話，始悉其一為劉幼卿，一為鎮培元，另一女職員，剪髮梳博士頭，着灰布長褂，若是近視，殆亦以其為男子也。且項繫念珠，一望而知其為佛門弟子也。據劉稱，彼等係紅十字會佛教會之聯合組織，共有舟八隻，專在後湖撈尸棺及浮尸，紅會組織，分義渡掩埋預備救護四隊，義渡專司渡人，掩埋專司收屍，預備即為掩埋隊之預備，救護隊則司送物救人者也云云，其收獲之尸或

棺，卽以繩繫於船後，由六渡橋轉船送漢陽掩埋。

傍晚由後花樓出民生路，行至胡家巷口水浸丈遠，乃以車代步，前行抵與民生路交叉處，水深尺餘，全路亦被浸沒，街心及兩旁人行路水深三數寸不等，馬路兩旁斜坡，已能行舟，沿途各商店門首，均有跳板接連街心，蓋前昨水未漲時，街心及兩旁尚有一線乾土，用以便利顧客者，今則各商店雖多能在門口用磚泥木板堵水，室內未至全浸，而跳板已失去作用，街心雖車馬如織，喧囂有加，而商店之冷落，已與中山馬路無異矣。其尤令人感歎者，則沿途用磚塊木板填足呆若木雞欲哭強笑之雉妓也。是間向爲下等妓女薈萃之區，若輩生活，素無保障，在常時已不堪龜奴鴇母之凌楚剝削，值此洪汎災重之秋，人各自救不暇，尙何有心作章台之行，而若輩之痛苦，自益不堪言狀矣。斯固亦應列入災民之數，而籌具體救濟之方，固不必以其傷風化交通妨礙觀瞻，而斷然取締之也。

八月九日

今年水災之鉅，普及十六省，蓋不獨本市有蕩析離居之慘也，惟吾人目擊膚受，則

以本市爲最切，故調查不厭其詳，紀述不嫌其瑣，良以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今年既遭此水災，明年當不使再見，吾身既感此痛苦，後人當不令復受也，市民一般心理，恆以張公堤爲本市惟一屏障，倘張公堤有險，則惴惴恐懼，奔走相告，固不料丹水池地當本市下游，乃因該處鐵路被沖，而水勢迂迴上至單洞門，復突圍而出，以澤沛全市也。玄冥之神，亦狡獪矣哉！

行至府南二路，三新池浴塘門口，見兩擺江（船名）並行，中間數人，船身均向內傾，似有沉覆之虞，詢之舟子，乃悉爲拖運汽車者，因汽車沒水甚深，不能行駛，而又非人力所能推挽，故以兩船拽之行，兩舟對傾水面，汽車則潛行水底，亦水中搬運笨重物品之一新法也。

中山公園爲本市唯一游樂地，自上月二十九日丹水池潰決後，該園卽沒水丈餘，記者已旬日不履其園矣，昨日舟過該園前院，觸於吾人眼簾者，僅氣象台，音樂亭，石山，及樹巔屋脊而已。氣象台地基甚高，尙露三樓及風向器，音樂亭建在假山之上，水未入前，每遇佳日，各校學生，均攜是具在此亭同樂，故以名亭，今則爲守園者之棲栖地

，繫小舟三四隊，如海島焉，石山建築工程頗佳，內有瀑布裸女，村舍山林，今已入水過半矣。此外 總理紀念堂，各紀念碑，或微露石峯，或篙漿可擊，園丁云：此處水深可兩丈，再進至游泳池，足球場則一望無涯水天一色。游泳台上藤椅堆積如山，想係水來時搬置高處以免漂流者也，勝地陸沉不盡令人今昔之感。

此次水災，市民多不勝其悲憤，蓋以人謀不臧，並非回天無術也。昨日舟過府南一路一百四十號門牌之紅屋水平二樓，岌岌可危，板壁上大書粉字四行，字頗工整，其詞曰：『街上行船不見浪，冲到百姓房屋上，只說漢口有水災，不知何日得安康。』寥寥二十八字，文雖俚俗，不值一粲，而描寫大水情況，與願望安居樂業之苦心，則不啻爲數十萬災民寫照也。

八月十日

本市水災之禍源在丹水池，查丹水池係市郊集鎮之名，距市區十五里，劉家廟（江岸車站所在地）在其南，計程約七里，譚家磯在其北，計程十五里，鐵路在其東約里許，更東有我國造紙廠美孚煤油棧，去秋市政府爲維持地方公安起見，設置警察第十九署

於此，商業亦有可觀，將來或益發達，就今日形勢觀之，固與二十年前之劉家廟等也。記者今晨特乘舟沿江順流而下，並攜攝影機逕趨潰決之處，該處平漢路，計潰口二：一爲一百零五段，路基被水沖潰七丈餘，見大駁船隨水吸進時，舟子努力把持，厥狀殊險，一爲一百零三段，沖潰二丈餘，密邇美孚油棧，據土人云：當水衝進之際，先毀路基，繼毀鐵軌，難民匆迫逃避，匍匐軌上，越過決口，水湧其下，稍一失足，卽身果魚腹矣。百零五段之決口，大此三倍，水勢亦較猛烈，路軌有被水衝起者，俱橫斜水面，有一段被沖作曲線者，狀如半環然，路基被毀之斷面，出水面尺餘，土猶頻頻下墮，江水向鐵路以西蕩漾，按丹水池之決口，爲上月二十九日，現已十日餘矣，內外水量平鋪，倘江水不退落，則路基之修復，殆無從着手，現路局對上下客貨之經過此處者，均用駁船引渡，今日已立秋三日，伏汎已過，水無再漲，交通上之障礙，似猶較易解除，惟彌望橫流，萬頃濁浪，農村只見樹杪，住宅僅餘屋脊，禾田蔬圃，尺地無存，行商坐賈，望洋興歎，嗟我小民，何以卒歲，此種痛苦，何日解除哉！

八月十一日

日來水勢趨漲，本市堤防橋口皇經堂等處，最爲危險，因於正午十二時許，鼓棹馳往該地查勘，由三新街轉府東五路府北一路，沿平漢路直上，詎舟抵後湖，風雨交加，波濤洶湧，舟子力不能支，幾遭傾覆，記者慮有危險，遂命舟子沿中山路前進，迨抵觀音閣馬路時，風號益劇，遂泊舟於觀音巷，由存仁巷步行，至漢正街時已入暮，始循原道而返，茲錄所見如次：

本市內街沒水，已九日矣，因水流平緩，除單洞門內決口處沖倒房屋外，其他雖現危險狀態，倒塌尙少，詎昨日風伯肆虐，幸免於水者，復罹風災，計寧波同鄉會側，吹倒板屋四五間，和平街場屋約十間，勛昌里側及長墩子前福生里後棚戶倒塌約百餘間，梅神父醫院之看病室，倒塌六間，雙洞門附近之棚戶，倒十數間，中山路側天一街天一巷一帶住宅，約百數十間，因水及二樓，再益大風，大半倒毀，至該路外後湖一帶遠望櫛比之房屋，倒塌更不可數計，而觀音閣馬路及觀音巷之板屋，亦倒十餘間，因建築腐朽，岌岌可危者可六七十間，總計昨日被大風吹倒之房屋，在四五百間上，亦云慘矣。

此次大水，全市幅幘被水淹沒者，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經查勘所得，除特一區僅有

積水，日租界防堵得力，尙有乾土，此外僅漢正街，黃陂街，花樓街，堤街四幹線，但漢正街之支路，如存仁巷等處，亦已水深尺許，堤街巷積水泛濫，黃陂街亦有一部份浸水，而花樓街則僅本社口，至方正里，尙可步行，其他則均有行不得之憾。

本市排水工作，報端宣傳有日矣，最初謂明日卽有乾路可走，實則究竟何日可將一部積水排盡，卽包攬工程者，亦未必有肯定之答復，不意今日天復肆虐，悽悽朔風，以陰以雨，而欲退不退之江水，清晨似已低落寸許矣，願以逆風杜捲，傍晚又復如故，此誠須人力之所能爲也。昨日已聞排水工程，準自今日開始，第一期排水圍線，亦已築成，線內外之交通，因此益感不便，（例如由中山路入水塔內須易舟車，否則徒步涉水耳）午餐之後，冒雨乘舟赴江干視察，抵江漢關引領北望，則見沿已岸植二十餘年之大樹，縱橫水面：一端則枝葉帶雨，一端則根節沾泥，時細雨濛濛，株數幾何，則未遑一一數也，加之朔風怒吼，濁浪排空，沿江新築兩板夾土之水圍，則又被沖潰數處，所謂排水工作，在此種情勢之下，當然不能開始，更難怪包工者之怠忽矣，而遠年大木，亦可連根拔起，亦難怪築圍木質之植基不固矣。所可疑者，築此圍之目的在防水，今未及排出

，而木圍已潰，倘排出以後再潰，不將令吾市民重陷於水耶！此則包工者應負之責任，而監督包工者應注意者也。

八月十二日

自丹水池單洞門潰決後，本市堤防岌岌可慮者，厥惟橋口以上之川漢路基，及皇經堂堤，因於今日正午冒着泛舟，前往橋口以上實地查勘，舟自三新街由府西路轉府北一路，經中山路上段前進，沿途如慈善會附近之板屋，中山路邊之棚戶，昨僅岌岌可危者，今已倒塌大半，甚或水深及頂，隨波漂流，總計約二百餘戶，未倒之屋，亦多用木支撐，居民咸集馬路中心，留尺許空隙，以利行人，水深二尺，至七八尺，再上至橋口，因路軌阻隔，舟不能通，遂停泊於鐵路邊，登陸步行，至太平洋肥皂廠止，凡四里許，路上災民麪集，兩旁積水氾濫，行人均攀車而過，偶一失足，非墮泥濘中，即沒於臭水，有臨淵履冰之戒也。

昨日東北風怒號時，川漢路基皇經堂堤，均極危險，市府派工程隊，於晨一時起至六時，竭力救護，於皇經堂堤上，加填土包二三層，水勢遂殺，至川漢路基，則濱臨大

水，自一百三十二段起，至太平洋肥皂廠止，距水將及一尺，昨日風起浪湧時，水已越堤而過，萍絮蘆葦隨浪尙留於路軌上者已寸許，市府對於此堤，特派汪華樓吳國柄分上下段負責，自大堤角至太平洋肥皂廠下，由汪負責，自太平洋肥皂廠上至韓家墩，由吳負責，據原參加搶險之土著告記者，昨日風大時，路基之外，波濤沖洗，路基之內，積水浸潤，發現漏孔已三四處，比經堵住，而汪主任恐有不測，向土工臨時獎各土工洋一元，並叩頭跪求就斜坡打樁填土特別努力，工人感激之餘，果於數小時內竣工，轉危爲安，截止昨晚八時，此處路基，已無危險，惟太平洋肥皂廠以上，則正在搶救中，據下段之監工汪芸皋稱，本工程隊共有十隊在堤工作，（每隊五十人）本段工人現奉令撥兩隊至吳工程師處協助，今夜備有汽燈多盞，沿途安掛，準備通宵搶築，如再無激浪，雖水漲亦可無虞。

日來本市對上游搶險工作，頗集中於皇經堂至宗關一帶，已如上述，查皇經堂堤，即係平漢路之延長線，用以防禦襄水者，堤身較平漢路基爲低且窄，出水面之低處僅寸許，（六合鑛務局前）高可六八寸，所幸襄水勢平，堤外且有多數帆船（大小約二三百隻）

停泊，浪花不致侵入堤內，與此堤成平行線，相距約三丈許，堤身高廣，其上住戶鄰比者，則張公堤是也，故皇經堂堤如果潰決，則水浸張公堤脚，兩堤間之居民，即身受其殃，另與張公堤成平行線，相距約四五丈，高相若而寬稍遜者，則爲川漢路基也，該堤捍禦水患爲張公堤之屏障，故該處之張公堤，內外均有搶護，處自然安全地帶，雖兩旁均有積水浸蝕堤脚，尙無若何危險，惟川漢路基，內有積水浸蝕，外有江浪沖洗，確已危險萬狀，而該堤關係復較皇經堂堤爲重大，萬一不幸出險，則不徒兩堤間之居民悉將與波臣伍，即張公堤亦瀕危矣，誠爲目前萬不可忽之工程也。

吾人向只知本市西部有兩道防線：一張公堤，二平漢路，昨日實地調查，始知此兩線之外，尙有川漢路基爲外圍也。川漢路基上之災民麇集，並不減於平漢路，而慘苦則過之。其人多華商馬場飛機場新營盤一帶之老農老圃，自上月被水而後，即移住於此，支蓆棚，聊蔽風雨，並見其曝米於竹床之上，度被水浸之物，其炊事即就路上爲之，路基兩旁均水府，水中浮棺甚多，金碧斑斕，而腐臭之氣，雖剎那頃路過其間，猶撲鼻欲嘔，不知久居其地者，何以禦之也。襄河之水較潔，但鹽汲非易，聞難民即以此作飲料

，是則所居所食，無往而非與臭爲緣，顧亦安之若素，所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者也。

張公堤夾在川平兩路之間，因堤面之寬度約十丈，附近窮苦商人，卽蒼萃爲市，瓦屋茅庵，間隔排列，卽以張公堤街名，有警察第十五署之派出所所在焉，上月襄水暴發，宗關以上之民衆，因所居已被水淹而徙居於此，或畏水浸沒所居，而預卜宅於此，其臨時房屋，均築於原有市房之隙地，如作戰時散兵線之「伍間增加」然，其人多係申新泰安兩紗廠之工人，因廠內逐日開工，由此路可直達故也。

皇經堂堤面上，原住棚戶千餘人，其棚以舊帆船爲底，上架蘆蓆，蓋備水漲時浮家泛宅之需也，近因襄河水溢，湖中居民避水移此堤上，戶口益爲繁密，飲料就近汲漢水，較住川漢路基者潔淨多矣。惟記者等是日所經上述三處，並未遇見施舍食料藥料者，豈爲時已宴，施舍已過去耶，抑以地處偏僻，距市較遠，無人知此，聞尙有尤爲慘苦之難民耶，合附及之，以引起慈善大家之注意焉。

八月十三日

八月十三日，乘舟至橋口視察，舟抵大堤角而返，茲分述所見所聞於後：

在平漢鐵路路基之左右，均有積水，其西水面較高，已與路平，路軌尙存水外，東則水面較低，距路面約數寸，兩旁均在車水，路之西有一淌，向係堆置棺木之處，今則貯水盈盈，但路東之積水，仍向淌中車入，路西之一端堆有土包，亦防水工作，土包之外，即容水處，及度則下流，故路西亦車水，此并非路局保路之工作，乃附培樓上之居民爲之，懼浸其室家也，計機器水車一輛，脚車手車則甚多，獨惜各個動作，彼此不相聯絡，未免耗力多而收效寡耳。路上車輛之下，均有災民暫時借住，草蓆蔽褥，錯雜紛陳，稍忽而昂其首，即不免皮破臉腫矣，路之兩旁，除堆置貨物外，當然亦屬災民蜂屯蟻集之領域，男男女女，大大小小，老老少少，有就隙地作炊事者。有嬉戲水邊自樂者，更有呻吟地上似久病莫興者，水如黑海，泥似陰溝，污穢渣滓，滿谷滿坑，空氣之濁，殆與舊式廁所無異，而此間人之皮膚，恆作焦黃色，蓬首垢面，自不待言，豈不知衛生而惡臭哉？亦不得已耳，人謂此係災民之窟，吾謂此則人間地獄而已。

平漢路南段之終點，由橋口至玉帶門車站一帶，道軌滿停廠車，車內均裝有貨物，

蓋係北運之品。已上車而未能運出者。聞多雜貨如布疋海菜之類。雖係廠車，而上覆油布，且由轉運公司派人看守，商家當不致受鉅大損失，惟車下之軌道兩旁，滿佈小麥包與蔴油筒，蓋係由豫中運到之貨品，尙未送入堆棧，而堆棧復被水浸，當然拒絕承受，運商迫不獲已，只得暫置路旁縱橫狼藉，復因水氣下襲，烈日上蒸，麥乃糜爛作奇臭，行路之人，過此咸掩鼻急走，以養民之物，不惟殘廢無用，且有害衛生，民真天地不仁，以物爲芻狗矣。至血本所關之商人，更不知作何感想，吁，可慨也。

大堤角附近，浮棺星羅，綠萍水濃密不能撥槳，欲向前往，則恐迂緩遲延，有誤歸途，無已，停泊焉，詢據難民據稱，前日大風，濟生堂在王家墩新建之厝屋倒塌，內厝靈柩甚多，豪富者，月出租金，賃一房專置一棺，中人之家，年納租金，寄柩其中，待運回籍安葬春祀秋賞，恆各就棺首之標識，頂禮奠爵，慎重追遠，詎庸原非，但有因人事變遷存置數十年以上者，詎此次洪水氾濫，竟禍及枯骨，因風雨關係，故浮棺多集於此，屍親有悉此慘劇者，紛紛僱船覓認，或舟載而去，或抬停高岸，一片綠萍大水中，疊疊皆是，不下二三百具，且多爲佳材，有紅氈外裹者，有金漆燦爛者，觸目淒涼，不

欲卒看，正擬解纜返社，某又告記者曰：吳佩孚姨妹之柩，數年前寄在濟生厝屋，爾時吳氏，炙手可熱，齋奠甚豐，自革命軍座定武漢後，吳氏寄居川中，其死姨妹亦變爲若敖之鬼。昨有吳之戚某，聞訊來此，覓棺不得，撈尸亦不得，悲憤不勝，現正向濟生堂交涉，不知此一場失棺糾紛，將如何了結也。

八月十四日

在當局準備排水之數日間，橫逞兇暴之洪水，竟一漲再漲不已，殊非吾人始料所及，亦惟徒喚奈何，綜計數日來市面積水之增加量，較之單洞門潰決之日（二日），約高漲一尺有餘，僅前昨兩日間，則已增漲六七寸之多，各線防水圍均已沒頂，舍望下游潮汎早落，由水自然退去外。殆非人力所能使水減去分寸，固無怪市民之建壇誦經也。

特三區瀕臨長江，地勢較低，在單洞門未決以前，沿江各碼頭及江漢路東段，已因江水內溢，積潦數日，惟最深不過尺餘耳，昨則江岸及各馬路，水深均在二尺四五寸左右，車輛至難通行，沿江排水圍，已在水中，入特二區，已可一舟直達，市面水量，與特三區同，江水仍續行內汜，地面較寬之處，波紋盪漾迴旋。至商店之蕭條景象，自不

待言，由特二區入法租界，各路口堆置土包，遮斷交通，各交界線處只可徒步進出，地狹人稠，殊感擁擠，婦孺每失足落水，爲狀狼狽不堪，蓋積水極爲污濁，不僅泥沾衣履，且惡臭在身，非大事浣濯不易消失也。願路旁無知流氓，且恣行譁笑爲快，其幸災樂禍之情態，尤令人切齒，法租界內之被水情況，仍與前同。不過水量較深，範圍較廣，惟各路之障礙物，市民甚望其速即拆除耳。由此出特一區，亦只華景街一路可通，自前夜水漲，臨時堤埂高度有限，而水勢則源源不絕，遂致越堤而過，沿江各碼頭以及各街口堤埂已先後沖潰，水深處約二三尺。由特一區入日租界，仍不能舟行，遂即折返，晚間由電話詢本社特約訪友以水訊，據答稱昨晨長江上游水頭下瀉時，日租界之沿江防水堤埂，亦幾被沖潰，一時日僑居民，分班搶堵，卒能以多數人力戰勝水力，市面幸免氾濫。

本市舊街道中之四大幹路，日前尙留有片段的乾土者，今僅餘漢正街一線而已。若花樓街自江漢路交叉處起，至打銅巷上首，水深已數寸至二三尺，黃陂街下段，自北首起，水已浸至興仁巷，大董家前巷穢子街，水亦沒脛，上段雖尙無水，然相差亦微。折

而至河街，里巷積水，漸次橫溢至龍王廟，王家巷，打扣巷，鮑家巷，集稼嘴等處，沿河一帶碼頭，均被水淹，市民於龍王廟集稼嘴兩處，高搭彩棚，延僧唸經，並紮蝦蟹黑龜等水族，及紙人紙馬甚多，高揭黃榜，亦莊亦諧，路人指以相告，謂蝦兵蟹將，乃龍王之武。今茲舉以焚化者，祇求龍王垂憫災情，並遣此大批兵將，驅水入海，口若懸河，嚶語連篇，其愚可哂，其情亦可憐也。再進漢正街，武聖廟巷，水可盈尺，鉅街面僅六七寸，難民視此爲樂土，廬集兩旁，櫛比露居，但有釜甑無棚架，可知其來此不久。至福音堂普愛醫院門前，難民尤爲擁擠，有自橋口來者，有自漢陽來者，摩肩接踵，秩序凌雜，厥狀尤慘，若再漲水盈尺，則全市縱橫數十里，幾無尺地倖免矣。

姑嫂樹爲市郊集鎮之一，農村環焉，平時日中爲市，四鄉之民，各致其服田力穡之所有，入市易其所無，猶有古者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之風，商賈多糧食雜貨各業，距市區十五里，與丹水池同，附近黃家大灣，爲一著名村莊，爲農民蒼萃之鄉，去秋市政府曾劃姑市爲農區，並置警察第十八署，保衛地方治安，上月丹水池潰決，姑市街道及黃家大灣之民宅，均沒入水中，舟中遙望，只見一片汪洋，僅露屋脊樹杪，如江海浮楫，隱

約可見，兩處難民，悉避居張公堤之第六段堤上，姑市商民，並在堤上搭置蓆棚，臨時營業。平漢路線與張公堤之十八段，向係零星村落，錯綜林立，戶牖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衆以農圃爲業，平時夏間，連阡接陌，綠雲一片，出作入息，秧歌互達，田家樂趣，令人艷羨，而在此間，十餘里之藕池，初夏青錢點溪，盛暑紛紛映日，泊夫冷露初墮，蓮房已實，而池中物尤爲吾市民佐餐妙品，今則橫流汜濫，彌望無際，禾苗蔬菜，悉被飄沒，水面惟見殘葉浮萍，飄流盪漾，與浮棺傾斜其中，吁！慘矣！

八月十六日

今日爲考察各處水情，因擴大視察範圍，假榮華輪渡江，繞武昌漢陽本市濱臨江河各處一週，爰將目擊水情，依據路線分述如次：

1 由江漢路到徐家棚

過午一時，由本社赤足短衣出里門，登自備小划，出後花樓，轉洞庭街下行，沿路水量，較前日又覺增深，扁舟容與其間者益夥，舟子稍一疏忽，立即碰撞，而篙槳相擊聲，時與舟子行人互叱聲相呼應，至兩旁商店之蕭條景象，尤屬與日俱增。有加靡已。

出洞庭街折行江岸，直抵三北公司碼頭登榮華輪。炎日當空，汗流浹背，迨啓旋後，始覺薰風南來，暑氣頓減，破浪斜渡，直向下新河進發，縱覽江流，浩蕩一瀉，江中飄流禾黍青苗，前後相望，嗚呼！此今秋吾民生活所賴之物也。時二時三十分，抵徐家棚車站之南端，大副輪南向，沿江上溯，江岸之沿江堤，江水距堤面尺許，其地勢低下者，則已與堤平，或以土包堵截，以堤內安全，堤外之棚戶，大都被水神驅逐矣。

2 由下新河到筷子街

舟抵下新河，遙見河口之內，停泊帆船甚多，禮和煉礦砂廠，已被淹沒，過中新河，達裕華紗廠，大門臨江，岸上已積水約二尺，鐵欄僅露寸許，幸防水工作堅實，水未浸入，廠內仍照常開工，與裕華隔上新河相望者，爲震寰紗廠，門前水已平岸，岸上堆有土袋，廠內亦在開工，再上爲凱字營之砲台，係舊日建築物，今則土台尙存，而砲已撤去，有工人多名取此台之土以制水，蓋善於利用廢物者也。附近江邊，停泊日商第一真盛丸黑殼煤舟一艘，輪中水手，謂此係帝國主義之物云。過上新河，爲第一紗廠，其駁岸尙距水面約尺許，前面花亭與起水機房均被淹，但岸上行人，熙來攘往，無異平時

，殆日來所僅見之景象也。大堤口以上郭家巷街心低水面尺餘，沿岸均堆土包。堤外居民，均遷鳳凰山上，且有軍隊督工。福善堂門前泊大駁船一艘，上滿裝蔴袋，蓋皆防水之用，自此以上入筷子街境，瀕以房屋浸水三四尺，房屋倒塌亦多，筷子街因瀕江濱，年年被淹，今夏則尤甚，全街蓋俱在水中矣。

3 由漢陽門至白沙洲

漢陽門外之新馬路，在一碼頭輪渡與王家巷輪渡碼頭之間，沿江駁岸，均已上水寸餘，而馬路中則仍可步履如常，沿江一帶，堆積防水材料土石木板甚夥，過黃鶴樓前石塔下南端，爲新馬路之起點至製麻局等處，江岸房屋，俱沒水中，路上並無人行，僅扁舟三五，若停若駛，平湖門外之武昌乙丙兩棧，自輪遙望，水已入該棧之圍牆矣。再上砲兵營，額題國家干城四字，水已封門約三尺，平湖一二三巷及黃華館湖北織布局，水量平鋪沿路，約二尺左右，布局車水甚忙，紡紗局開前水量尤深。輪過鮎魚套，一望帆檣林立，江漢造船廠屋，半出水面，附近棚戶，多數消失，有僅露棚頂者。白沙洲造紙廠之下首，見有兩輪烟囪，外露尺餘，厥狀傾斜，詢之水手，據稱該處爲修理輪舶之所

，此輪未及修竣，而山洪下降，遂洩溺其中云。造紙廠內之被水神佔領。

4. 抵武慶閘轉鸚鵡洲

上溯至武慶閘之決口處，則見閘堤決口約有半里之距離，兩端房屋，傾倒甚多，即離決口稍遠處之堤上棚戶，亦杳無居人，想當堤決口時即已倉皇逃散也。現該處堤身已全沒水中，蓋堤即幸而不至潰決，亦難免江流之氾濫越過也，由決口內望，渺無津涯，只扁舟三五載沉載浮其中，遙見決口兩旁，猶有少數樹杪與屋頂微出水面，宛同萍藻，而由決口直望，則水平如鏡，可想見該處堤內之村落，多隨洪流以去矣。厥狀之慘，寧堪回溯，由武慶閘決口上溯，木竹排前後銜接，或謂居排上者較高樓大廈，尤爲安適，在今日言之，殆非虛語，再原擬赴武泰閘一觀，以覓划未獲，遂就此向漢陽鸚鵡洲返輪焉。

5. 過晴川閣望禹王廟

鸚鵡洲泊木排殊夥，漢陽之欄江堤盾其後前，堤外房屋，下半部俱沒水中，牆多頹傾。居民大多遷居木排上，竹木徵收局內水深三尺餘，漢陽東門外兩旁房屋，悉在水中

，視其屋之高低，水或及簷或逾窗，樓房中仍有人住樓上，然建築不堅，狀殊危險。晴川閣上下，均有難民棲止，繞龜山入小江口時，覺江面高於河面，水向內灌，延首遙望武昌蛇山鳳凰山巔，難民棚戶林立，錯綜上下，而小江口內則帆檣如蔗，民船櫛比，集稼嘴碼頭左右之房屋，大都乾濕各半，漢陽鐵廠棧房一帶，水深及腹，鐵廠外已成澤國，廠內亦然。門前有石碑高聳，則盛大老板之紀念碑也，然已如植水中矣。兵工廠防水工事尚佳，據水手云：廠內尚有積水，係由牆基浸入，因廠屋甚寬，排除甚為費力云。禹王廟高峙大別山巔，令人迴想其當年治水之殊勳，澤沛萬世，曷勝景仰，子輿謂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也，今天下雖未盡溺，使禹王生存今日，更當作何感想哉？

由龜山西至黑山東

本市瀕襄河岸有武聖廟碼頭，以其廟距河伊邇得名，漢陽又因對岸碼頭之名，亦有武聖廟碼頭，其下為乾隆巷洋碼頭，上為寶幫公所等處，街面均可行舟，不讓本市專美，在寶幫公所之上首，水量較深，冲倒河邊房屋數所，浙江興業銀行漢陽堆棧門前，水深高與行人肩齊，森森碼頭聚興誠銀行第二貨棧，新業油廠則屋內行舟矣。五豐機製粉

廠，水深可三尺，湖北省立第三中學植立河邊之木質牌坊，淹沒大半。上述數處，地勢並不算低，乃均成澤國，足見水勢之大。是日吾儕目光所接之處，蓋無一處非水淹民居，氣象愁慘。惟自艾家嘴以上經鋼鐵廠至黑山東麓，沿岸林叢茂密，高木縱橫雜別，夾水成溪，舟舶溪中，儼若畫舫，由林隙遠窺隔堤民居，則村落鼎峙，水光鏡明，風景象天然之美，若在所謂詩人者，不知將如何詠歎？然而吾人災民也，卽雜居是間者，亦無一人而非愁苦不堪者也，尙復何言！

7 由皇經堂到民生路

黑山濱河之麓，爲採石廠，本市新建各馬路，均係採石於此。山上棚戶烽屯，爲採石工人與難民所居，難民聞卽係附近湖中農民，今採石旣已停工，是則山上所居者，悉爲飢民也。遙望梅子山巔，亦見棚戶甚多，當然亦屬飢民蒼萃之所，飢民相望於山巔水涯，推食食之者果何人哉？不禁憂且懼矣！舟中右顧北岸，見皇經堂堤上，水已漫溢，迨轉輪順河而下，時已烟波籠罩，惟見燈光與水光相映，樓居與舟居無殊而已。尤可慨者，沿途見開往內河小輪上，搭客異常擁擠，各輪仍停碼頭，（如萬安巷郭家巷咸寧碼頭）

須明日始開行。輪抵招商局碼頭登岸，岸上水深四五尺。

八月十九日

當漢市洪水初犯之時，市府路一帶之無家可歸者，以爲武昌地勢較高，防水亦力，當不至有被淹之虞，遂多喬遷省垣，藉免陷溺，不意覆載無私，一視同仁，武昌北城一角，今日已有水深及胸者矣，聞武昌城內之進水，自本月十二號，萬年閘堤街臨時沙包堤防坍塌始，堤街之外爲筷子湖尾，湖江間之筷子街，則早已被淹，濁流瀾漫，有如墨鏡，貧民屋簷，露半身於墨鏡之上。十八日西北風起，北墨鏡上之房屋，又多被濁浪掀去，至堤街潰決以後，其所影響於城內之區域，爲監亭街，監牆角，府後街等處，水已次第浸入。而首當其衝者。卽監亭街也。十六日筷子湖又有某處決口，於是北城一角，截至今日止，深處已在胸堂上，此外如青龍巷，候補街，糧道街，大板橋，橫街頭，府院街及武勝門附近均有被淹之處，最深者達四尺，此則連日筷子湖決，萬年閘堤決，青山堤倒，積玉橋坍之結果也。

武漢民衆，多係客籍寄居，尤以下游較衆，自洪水橫流以來，客籍民衆，紛紛乘輪

離開水區，適彼樂土，卽非客籍而別有所適者，亦有其人，以故輪船往來，不待其卸車，而出口艙位，已被購定一空，尤以前三日間爲甚，輪船公司之利市三倍，自不待言，而輪中茶役與碼頭力夫，更屬狼狽爲奸，乘水打劫，吾友某君，雖非客籍，但武昌與廬山，均有自己產業，昨以武昌住宅，沒水過膝，且房屋建造有年，恐生意外，遂挈眷赴潯上山，於晚八九時登英商怡和公司之瑞和輪，隨帶行李四十餘件，碼頭轉運之費，頗屬不貲，計由躉船轉入輪船，爲碼頭夫役領域，船外轉入艙內，係輪船茶房領域，卽此舉手之勞，耗去廿餘元之多，而其行李並非笨重箱籠之屬，不過數件零星未及歸併耳，蓋茶房與力夫事先已有默契，故弄此狡獪也。迨既上船，而所謂大餐間官艙房艙統艙者，均被捷足先登，已無棲身之所，茶房乃認爲發財機會，多方訛索，雙方再三協商，最後決定就船之最下層，增置一架竹床兩把藤椅，權代鋪位，茶房初索洋七十五元，結果以六十五元成交，並另提附件，卽一酒資在外，二票價自理，三先交四十元作担保，這一件茶房與乘客之漢潯臨時協定，算是調印了。

八月二十日

市內積水，昨日開始退落，今晨確已減低三寸有奇，過午以後，又徐徐增漲，入夜殊又恢復前日原狀，何物禍水，竟如是之不易去！倘積水久不退落，窮苦災民生活之路將愈狹，此誠值得注意之一問題也。記者爲災民生活問題，特赴急賑會設置慈善會與新市場兩收容所視察，爰紀其見聞如次：

慈善會進門爲一大院落，院中建有黎元洪之銅像，爲該會董事所建，已有年矣，像之後有樓房兩排，現爲市立醫院院址及憲兵營駐所，當單洞門未破以前，湖北水災急賑會，指定該處爲第一收容所，時沿牆搭有鑲鐵棚廠，可供災民居住，班已水深六尺，黎氏銅像，矗立水中，各棚災民乃就走廊柱及垣牆等處，支撐竹床木板，浮棲其上，蹲臥雜沓，水作綠黑色，腥臭之氣，聞者掩鼻，浮萍渣草，異常污穢，災民溲溺，如在舟中者然，經烈日蒸發，此廣大之院落，去糞窖一間耳。災民患病之多，有由來矣。記者到達之時，正值該所發粥之際，秩序紊亂不堪，叫囂聲震耳鼓，詢之該所執事，獲悉此中入計三千餘，但有去者來者，數目仍無多鉅離，每日昇食兩次，原係饅粥並進，現因案竈淹沒，無地製造饅首，因只發粥兩次，亦無鹹菜，但粥較前濃且無限量，每日兩餐，

每餐需粥四十担，由九具鍋灶分煮，每鍋需米九升，每日共需米一石六斗有奇，原兼供鐵路上災民給養，現因無煮粥之所，已停止矣。院中泊駁船一具，小划二十餘號，災民行動，仍極感不便，記者舟過時，苦求附搭，謂有病人，將入市買藥，不獲已，允之，舟中略詢其情，訴苦不置，殊可哀也。

自單洞門潰決，新市場即設爲難民收容所，所屋本極寬大，惟該廠辦事人員佔一部份，駐軍又佔一部份，且除空場外，別無他空屋可供難民栖息，此間人均席地而臥，各就盈尺之地，而起居飲食焉，污穢滿地，狼籍不堪，觸鼻作臭，災民便溺，多向就近水中，洗滌衣物，亦在此濁流，水作深綠色，渣草浮蓋，時有物蠕蠕而動，積潦已腐，宜乎子子生焉。聞所內尙容災民二千餘人，病者頗多，呻吟於樓角廊隅，瘦骨嶙峋，慘不忍睹，梅神父醫院，在二樓設一臨時診視處，有女醫士一，臨症發藥，意甚懇勸，醫藥概不取費，聞尙有小划數隻，每日來往巡診，未診者覆診，已診者覆診，濟人於危，彌足嘉也。

八月二十一日

漢口水災實地視察記

市內積水，並無增減，自今以後，其將徐徐退落乎，近聞平漢鐵路之劉家廟至橋口一帶，已被水淹沒，乃於午時乘舟前往視察，爰記別見如次：平漢路南段之終點，由江岸車站（劉家廟）南達橋口一帶，在一星期以前，路上枕木路軌，尙高出水面尺許，近自上游洪水下流，路右之積水，已漫溢路面，深者二尺以上，淺亦盈尺有餘，舟已可徐行而過，前往路上之災民，聞已遷去不少，但此去彼來，仍覺人滿，惟前之所以逃居於此者，以其爲一綫乾土也，今則僅有之乾土，已可自由行舟，災民等乃就其託足之領域內，架置木板竹床，鷺居其上，聊避陷溺，亦有搭置蓆，似作相當期間之居留者然，一切布施船舶如發饅首之類，甚鮮光臨，較半月前另增一番悽慘景象，但不知災民何以餬口耳。

由煥英大成等里之後方，沿平漢上溯，迴視中山公園之氣象台，則已不可復見，立舟中西望戴家山，但見鐵路以外，一片汪洋，茫乎不知其畔岸，浩乎不知其津涯，前之村落田園，今則樹杪屋脊，隱約可見，湖中之『架亭屋』本已被水滅頂，忽多浮起，與水而齊，居民之建此式房屋，原爲便於搬遷。今將自動轉徙矣。

八月二十一日

本市近日積水，較前微有低減，約計二三分左右，聞下游水退動，上游亦無水報汛告，近數日間，水量或有顯著之退落，亦未可知。

本市自十四五日江水繼漲以後，街道交通，頓成爲極重大而極不易解決之問題，急賑會與警備司令部，雖已先後增設義渡，力圖周濟，而在事實上仍發現種種困難，蓋義渡之裝卸有定所，而人事之複雜，勢難如景簡單。記者視察中山路東達民生路，下至青年會，觀見關於交通之事，書不勝書，約略言之，中山路總商會附近，見一壯年負一年約七十之老者，涉行水中，遙望之，只見其頭部游行水面，而各種小舟，左馳右突，稍一不慎，卽有傾倒水內之虞，旋經義渡救起，亦幸事也。又在特二區界內，見一皓首老者肩荷數齡孺子，向往來舟中人行乞，罕見有應者，吾知非吝也，蓋由其水畔無零碎銅元耳。惟是此等少弱，大有投入災民收容所之資格，乃甘乞行於漂水之中，是亦不可解者矣。

在十四五日以前，市面嘗見舟車相接，輪槳互擊之現象，今被所謂「划子」者完全佔

領矣。最近二三日來，水中各種交通器俱，除划子外，花樣新翻，光怪陸離，舉例言之，則有房門一扇，週圍木板，形如長盤，底則平坦，縫間以布縷合水泥塗之，上可容兩三人，大抵以一人撐篙進行，一人持瓢，盤中水外傾，此最普通之新式舟也，惟無登記旗幟耳。又有抄板四合，其質則新而澤，其形視划而短，前作三角形，後則垂直線，其中亦可容兩人，（體胖者例外）各執橈鼓搖而行，用力須均，否則覆矣。更有脚盆一具，兩旁各繫煤油筒兩枚，一人蹲踞盆中，持篙而行，狀殊狼狽，不忍卒觀。復有鋪板兩扇，前後中橫木編製成排，其上置一小竹床，兩人在水中前後負荷，如昇肩輿然，遇無舟之人，輒詢「到那裏去？」蓋兜攬生意者。意即人力車夫新闢之生路歟？然而其情彌可憫矣！此外以門床各種板木之屬，編釘成排者，更觸目可見茲不贅述。

本日下午，特赴武昌視察，由永興里出發，經交通路轉江漢路至江漢關前，路程不過里許，歷三小時始抵輪渡碼頭，渡輪甚小，肩挑負販，擁擠不堪，約歷一時，輪始泊岸。武昌沿江馬路，已遭水浸，沿黃鶴樓前積水深數寸，不能步履，中間搭有橋樑，勉可涉水車行，由司門口過南樓，轉火巷西大街，經閱馬廠至武昌路，繞道至三道街，沿

途熙來攘往，較未淹水前猶覺鬧熱，武昌路隧道約數十武，涼風習習，暑氛全消，災民麤集兩側，或坐或臥，雖面有菜色，而處境尙安適，武昌軍校派有學生三數人，荷槍鵠立於路口，蓋監護災民者也，登蛇山之巔，遠瞰鳳凰山，近視前後左右，蓆棚櫛比，一片淒涼，據識者告予曰，此兩山難民，不下數萬人，日僅由慈善團體給饅首二三枚，災民食不飽，衣不完，其慘苦殊非筆墨所能形容，患病者尤日益增多，沿途呻吟地下者，比比皆是，歸時由三道街轉府院街，經橫街頭過斗級營，由黃鶴樓抵輪渡碼頭，自斗級營至黃鵠磯頭，災民均隨地而臥，間有煮粥售人者，藉此博蠅頭利，救人自救，亦佳事也。沿渡來往，多屬避水者，攜兒挈女，紛亂不堪，可想見此次災區之大，受害者之衆也。

八月二十二日

今日天氣酷熱，在下午二三時間室內寒暑表高漲至九十六度，入夜東北風作，室外殊涼爽，室入熱度亦隨夜深而遞減，市內積水，微有退落，茲將今日視察所得，分述如次：由中山路轉三新街出市府路，沿鐵路東上湖，視察路上災民，觀其踐履所及，或距水不及一尺，或竟浮榻於水中，至路上災民，較前此殆減去其半。記者歷視雙洞門與單

洞門之間，時值下午三時左右，烈日當空，揮汗如雨，迴憶半月以前，沿途歷逢發饅粥之舟，前後踵接，已慮及難乎爲繼矣，昨果未見其一，即散發藥品，亦未之見，彼此相左歟？抑無其人歟？以意度之，蓋以後者爲多。

自洪水氾濫市區以後，人各用划子，奈舟子多未受街道交通訓練，一旦駕划入市，橫撞直衝，而崗警復不慣於水面動作，無法取締，往往數划并列，任意擁擠，遂致市面秩序，凌雜無章，尤以清晨菜市附近爲甚，此係過去之情況，近二三日來已有大進步矣，其所以有進步之故，則『靠左邊走』四字之功，殊不可泯，昨見通衢崗棚之頂，牆壁之上，多書靠左邊走字樣，當然係指揮划舟之用。

八月二十四日

今日西北風緊，炎威禁斂，吾人雖舟行於日光之下，已不似前日之揮汗如雨矣。入夜暑氣大減，涼風續來，室內寒暑表，在八十五度之分晝上，視前日過午蓋有十度之差，天候如此，水量決無再增，是則本市之危險時期，已屬過去，則敢斷言。若然則本市準備遠去之商民，已可安心在此居住，待水退落，各復常業，固無須於此負笈提籠，而

自蹈外國商船茶房之宰割剝削也。至於市內積水，今晨三時起，又稍有降低，若繼續下降，則十四日以後所增之水量，三日內即可全消，此亦堪爲我可憫之市民告慰者也。

傍晚，乘舟由江漢路西段南折入中山路，經過中國銀行門首，見其窗中出一溜筒，有水湧湧傾瀉，汨汨作聲，浪花四濺致舟子不敢「靠左邊走」，蓋行中人正用機器排水也，此誠今日最急之務，余意以爲市民應聯合行之，若僅各人排除屋中水，是只解決住的問題，未顧及行的問題耳。中行對面，爲浙江興業銀行，其右側卽中山路北端，有大躉船一艘，短衣赤足人，蟻集其上，蓋有數路義渡，以此爲集中點，俾各路啣接者也。惜乎各里分之業主，尙有未備里中公划者，負當局無人民便利交通之苦心矣，余舟溯中山路上行，兩邊商店閉戶之多，自不待言，路心常見負販售賣食品，有盛於盆內，以兩手捧之以行者，有置諸板上，以兩人擁之行者，亦有人在板上，以篙撐之前進者，然稍一不慎，人貨俱有覆溺之虞，形態萬變，罄竹難書。姑無論船隻往來，彼等隨時有一觸卽倒之危懼，卽周身浸在水內，僅頭部蠕蠕水面，而口中復連續作淒苦之叫賣聲，無形中已是百病張本，倘非爲生活逼迫，寧有樂此者乎？過民生路時，擬卽出觀江岸，聞同善里

某逆旅，有倒屋之謠，因再上實地調查，乃無其事，且據館中人云：建築尚佳，可無他虞，又詢該館住難民幾何？但云客滿而已。

暮色蒼茫，朔風益緊，出民生路至江岸，尙見人力車三數輛遲遲水中，水已及車之靠背，仍有人乘其巔頂，若與划子競勝負者也。余舟過其旁，輒呼舟子遠離，懼撞車也，彼車上人亦頻呼『望到來』不已，旁觀者爲之心悸，當事人更將奚若耶？招商局碼頭，竟有一車全浸水中，僅露出棚沿寸許，若非其前有人行動，殆不知有車矣。於此可見洪水期間，車夫之生活問題，殆尤爲不易解決。過江漢關，轉江漢路，夜神廣大之幙，已覆大地，迴憶月前斯時過此，萬家燈火，士女雜踏，馬路上得烏烏之聲，邊路上珊珊濟濟之影，覽之目不暇接，行之步不遑讓，今惟慘淡路燈於波光掩映中，迎送扁舟三五去來來而已，『嘻！他們屋裏，還是乾的！』舟過既濟水電前時，撈篙人忽作此語，余注視之，則見其堵水之門欄，高出水面尺餘，又一舟子接聲應曰：『他們防得好哇！』余甚以其言爲有道理，此次若非防得好，電廠水廠豈能無恙耶？『防得好！』言之有理，可惜我們住的地方太大了，力量又太小了！

漢口長江水量紀錄

(一)七月份之水量(以英尺為準)

日期	水量	日期	水量	日期	水量
一日	三九尺	十日	四一·七尺	十九日	四六·四尺
二日	三九尺	十一日	四二·六尺	二十日	四六·五尺
三日	三九尺	十二日	四三·五尺	二十一日	四六·七尺
四日	三九·二尺	十三日	四四·二尺	二十二日	四七·一尺
五日	三九·二尺	十四日	四四·八尺	二十三日	四七·七尺
六日	三九·四尺	十五日	四五·四尺	二十四日	四八·二尺
七日	三九·八尺	十六日	四五·九尺	二十五日	四八·五尺
八日	四〇·七尺	十七日	四六·一尺	二十六日	四八·九尺
九日	四一尺	十八日	四六·三尺	二十七日	四九·四尺

廿八日	四九·九尺	三十日	四九·八尺	三十一日	四九·六尺
廿九日	五〇·一尺				

（二）八月份之水量

八日	五〇·四尺	十六日	五二·七尺	二十四日	五三·二尺
七日	五〇·三尺	十五日	五二·二尺	二十三日	五三·二尺
六日	五〇·一尺	十四日	五一·八尺	二十二日	五三·四尺
五日	五〇·〇尺	十三日	五一·二尺	二十一日	五三·四尺
四日	五〇·〇尺	十二日	五〇·六尺	二十日	五三·二尺
三日	四九·九尺	十一日	五〇·六尺	十九日	五三·六尺
二日	四九·八尺	十日	五〇·六尺	十八日	五三·四尺
一日	四九·七尺	九日	五〇·五尺	十七日	五二·七尺

關於水災的言論

抵抗天災「煙士披理純」

謝蓀茂

人類之進化，本係與洪水猛獸及一切天然災患奮鬥之結果，故一般民族對於天然災患之奮鬥能力如何，實足以判定其民族本身程度之高低，易詞以言，則天災之來，實足以試驗人類適應環境能力之大小也。

物質文明之程度，固與對抗天災之能力有關係，然吾人當知人類之對抗天然災患，實遠在物質文明發達之前，荒古之世，中國即有大洪水之災，當時固無所謂物質文明也，然則中國之先民，何以亦能抵抗鉅大之天災耶？是必有所謂「煙士披理純」者，鼓勵當時先民之精神，使其勇往直前，戰勝天災，此「煙士披理純」者何耶？曰：一為自信與努力，一為同情與互助。

吾人對於看似不可抵抗之天災，第一先應有「人定勝天」之自信，因此自信，方生努力，第二同爲被災之人，應有互相體恤之同情，因此同情，方生互助，自信以鼓勇氣，互助以合羣力，其效果必非常偉大，先民藉此，已戰勝種種自然之困難，爲吾人造成光明燦爛之世界，吾人今日所憑藉之物質文明，已百千倍於先民，豈可對天災而搖首無事哉。

此次武漢水災吾人所最感痛心者，一爲多數民衆，大都無「人定可以勝天」之自信力，二爲被災人民，多數缺乏同情，惟知各自爲謀，不肯互助，蓋此次水災雖非人力所可完全抵抗，而人力能救濟其一部份，此則吾人所敢確信者也。而武漢當局在水災初起之時，既未竭其最善之努力，一般人民亦未聞以此自謀，而蕞爾之日租界，則反能在四面皆水之困境中，支持至十數日之久，至十三日以後，因水勢大漲，雖亦同歸淪陷，然而人事既盡，固亦可以告無罪矣，而一般人因日租界之最後亦不免於被水，益信天災之不可抗，竟有人以爲日租界前此防水之努力，爲徒勞而可省者，此種惰性之表示，吾人實覺較水災本身尤可悲也。

在此大災患中，人人悉當自救，亦人人悉當互救，災民之待救者既多，勢不能悉恃少數慈善家之賑濟，惟被災者之自救與互救，其力量最爲偉大，而武漢人民，處此災患之中，甚多各自爲謀，極少互相救助。吾人出行市上，每見私家所備划船，遇有災民要求附搭者，大都惡聲相加，卽主人勉強首肯，而舟子亦必出惡言，甚有將梟水求援之難民，用力推諸水中者，此種順手方便，尙不肯爲，則其他可知。卽此一端，則其餘可知。嗚呼！人心至於如此，卽無天災，亦正多滅亡之道。吾人真不暇爲水災悲矣。

嘆乎煙士披理純·吾夢寐以求之·天災不足懼·惟以無汝爲憂！

急救水災與米價

楚珩

湖北省政府昨日招集武漢各界於漢市商會，共商急救水災之法，結果成立湖北水災急賑委員會，並推定常委十一人，假商會開始工作，卽日由省府向銀團借款三十萬元，爲辦理賑濟之需，記者昨日「遠水難救近火」之慮，於此蓋已得一解決矣。今後吾人所希望於急賑會負責諸君者，惟以革命之精神，積極將事而已。不辭譴陋，願貢其一得之愚。

焉。

吾人之見，以爲在今日急救水災，應分兩途，兼籌並進，一曰救人，一曰防水，救人者以現借之賑款，救濟不幸已罹災，又幸而逃出之災民也，防水者從速踏勘瀕水險區，迅作應急處置，勿使復有不幸之災民也。關於救人事宜，在急賑會組織章程內，已規定由各縣長同地方士紳，散放急賑，另有人提議設置收容所等等，自係應急措置，惟如何督促縣長士紳，使多數災民，卽受實惠，有限賑款，不至他溢，此則望急賑會，詳訂辦法，並望省政府對辦理賑務者，嚴之賞罰也，關於防水事宜，在目前水勢洶湧之際，似覺切要，一俟水勢稍落，自無問題，蓋目下天候，猶人久病初起，難保不續降雨，故查勘堤防，實爲必要。且今明日適值滿潮之期，江水流出不易，昨夜月復微暈，若係南風，則推波逐流，水去尙易，萬一北風，則江干防水設備，益不容緩，此雖未列入賑會範圍之事，而與籌辦急賑之目的，固並行不悖者也。故以防水與救人之說並進焉。

復次米價問題，在目前似亦有注意之價值，迴顧霖雨以來，米價漸見上漲，截至昨日，市上米價，似較未雨以前，每石增加一元五角左右，值茲洪水遍地之日，各業進款

甚艱，而災民與貧民，更感謀生乏術。試舉市上人力車夫例之，平均每人須擔負二人之生活，日以三升米計，則每日須增二百餘文之必需費用，似此微資，在富者誠不值一笑，貧民不能發生問題乎？記者對各業之商民，向持愛護態度，今爲此言，將勿疑予米商難堪耶？實則不然。各米店之貨品，並非由今日販進，固勿庸乘此危急時機，而高抬米價致累及貧民也。須知救災爲慈善事業，今舉世方急救水災之不暇，各業因水閉門停頓貿易者不知凡幾，米商又何必於此時而見利忘義，貽人以乘水打劫之譏爲耶？因談急救水災，附爰及之。

民國二十年漢口大水記

一九六

漢口防水彙刊第一種
謝 蓀 茂 編

民國二十年漢口大水記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八月
漢口特別市政府彙印

